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 车站街下的黑夜

[加拿大] 大卫·理查兹 著
赵伐 刘敏 朱丽亚 译

DAVID ADAMS RICHARDS



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

重庆出版社



Winner of the Governor General's Award

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得主

“大卫·亚当斯·理查兹展示了人类为了爱、为了归属而进行的抗争。”

——加拿大著名消费者杂志《麦克莱恩》

“……小说的人物跃然纸上，令读者不能忘怀。”

——《蒙特利尔报》

“理查兹的人物描写深刻、真实，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的天赋。”

——《环球邮报》

“理查兹的佳著之一……他的声音是当今加拿大小说界最强劲、最重要的声音之一。”

“一次对爱、对灵魂拯救的探索。”

——《渥太华公民报》

“与斯坦贝克、福克纳一样，大卫·亚当斯·理查兹把自己的小说局限在他所熟悉的人物和场景上，赢得了坚实的文学地位。”

——《温尼伯自由报》

“他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观察力和同情心去揭示他的人物的内心生活。”

——《多伦多星报》

“生活是严肃的，必须尤其庄重地对待。对于坚信这一观点的人，他的作品是必读不可的。”

——《大西洋诸省书评》

ISBN 7-5366-6829-5



9 787536 668294 >

ISBN 7-5366-6829-5/I • 1214

总定价：32.00 元（共二册）

本册定价：14.00 元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 车站街下的黑夜

[加拿大] 大卫·理查兹 著
赵伐 刘敏 朱丽亚 译



重庆出版社



David Adams Richards
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

本书据 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97 年版译出
中文版专有出版权© 2004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 1988 by David Adams Richard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车站街下的黑夜[I]/〔加〕
理查兹(Richards, D. A.)著;赵伐,刘敏,朱丽亚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8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赵伐,张敏生主编)
书名原文: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
ISBN 7-5366-6829-5

I. 车... II. ①理... ②赵... ③刘... ④朱...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592 号

(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
大卫·理查兹获奖作品选·车站街下的黑夜
〔加拿大〕大卫·理查兹 著
赵伐 刘敏 朱丽亚 译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发行部电话:023-68809494

网址:www.cqph.com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128 千
2004 年 8 月第一版 2004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ISBN 7-5366-6829-5/I·1214

总定价:32.00 元

前言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100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100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

史》，1994年版。)

100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就如像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关注，我们把自己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拿大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这一批共3本：鲁迪·威伯的家史小说《天伦之爱》、大卫·理查兹的《车站街下的黑夜》和《孩子间的仁爱》。

主编 赵 伐 张敏生

2004年6月1日

目 录

前言	(1)
正文	(1)
Acknowledgements.....	(164)

1972年的圣诞节。一棵装饰好的云杉树放在客厅的松木墙边。空气中有了夜晚的气息。他们家就在车站街，远处有家医院。

阿黛尔说她什么都没得到。午夜弥撒前她就上床睡觉了，圣诞节一大早便和父亲怄起气来，不肯拆开自己的礼物，穿着家居服，坐在楼梯上抱怨，心神不定、心烦意乱。

几年来，乔第一次在圣诞节没喝酒。但阿黛尔说，他很可能以另外的途径或另外的方式毁掉自己的努力。她等着他随时再拿起酒瓶。他是个大块头，魁梧，步子笨重。他走到街上，街道依着岩石，俯瞰河流；丽塔在楼上窗口张望，身子向后靠，像是害怕被他看见似的。他来回踱着步。一阵汽笛声从厂那边传来。

丽塔过去喜欢喝酒，但乔不喝了，她也少喝了。她同样心神不定，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不喝酒了。她害怕因为自己做了什么或说了什么，会引他再喝。她不知道做什么说什么——只是觉得自己该做该说点什么。他最后一次喝醉时把裤子烧了，香烟燃着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阿黛尔醒来，尖叫着从浴缸提来一塑料桶的水。可她没有泼向他的裤子，而是朝他砸去，砸到他脸上。那是两个月前发生的事，在万圣节那天。

阿黛尔早就烦了。她想回学校去。家人送她礼物，小妹米莉





求她拆开,她却忙着涂脚趾甲,把礼物一脚踢开。

家里其他人的房间都有电话,她提醒丽塔好久了,给她装一部,但丽塔骗了她。电视也不清楚,阿黛尔大叫着跑回自己的房间。此时,甚至连收音机里的音乐也使他情绪低落。

阿黛尔在家里走进走出,对乔不理不睬,她从身边经过时,乔拿出烟点上,对她时不时地点点头。一次,他冲她点头时,她突然对他大发雷霆,说是呀她很熟悉他了,早就知道他是谁了。说完,她假笑两声,脚后跟一转,趾高气扬大步上楼去了。

拉尔夫来到阿黛尔家,给她带了礼物;他个儿很高,红头发。那年秋天,他开始跟她好上了,当时她15岁,已经把他的照片挂到了家里,卧室里有两张,客厅有一张,还有一张在浴室又小又黑漆都剥落的洗脸台上,这张她谁都不让碰。

他穿了双崭新的靴子站在门口。她觉得这靴子看上去新得很滑稽,不管乔或丽塔说什么,他都一本正经地点头。

拉尔夫第一次跟乔说话时(乔那时还在酗酒),阿黛尔赶紧说:“这是乔——这——我父亲——我母亲去推销安利了,好养家糊口。”乔走上前和拉尔夫握手,她转身看着。小时候,拉尔夫就听说乔·沃尔什了。他听说他的腰伤了,虽然还能称作强壮,虽然还有过人的力气,但现在也只相当过去的一半了。镇上每个人都这么跟他说。

“我们想单独呆会儿,乔——去另一间屋吧。”她说完,便走进厨房,擦起餐桌来。

“听说你父亲过世了,我很抱歉。”乔对拉尔夫说。

“是——嗯,去另一间屋,乔。”阿黛尔又说了一遍,脸红了。

乔微笑着进了另一个房间。他一走,阿黛尔就没话可说了,一句也没有,她开始盯着钟看。拉尔夫一说话,她就点头,抬头看钟,好像在说:“我的天,呆得够久了。”

几分钟后，乔拿着几张照片出来。“看，”他对拉尔夫说，“我想让你看看我在布鲁克维尔森林里的营居。”

“嗯，他不想看，”阿黛尔说，仍抬头看着钟。乔把照片递给拉尔夫，阿黛尔生气地一把抓过去，照片散落在地板上。

“你看，”她说，“哼，看你弄得——你总这样——”

她从座位上跳下来，跪在地板上。乔穿着袜子，低头看着她。她火冒三丈：“你那腰从不活动，等你半夜三更脏兮兮回来，沃利·约翰斯顿要你去抬机器，让你跟那该死的机器较劲——哈哈——哈哈——哈哈，总有一天你的腰会完蛋的。从今往后妈就得一辈子跟尿布打交道了——可你倒不用担心，你有机会玩弹子机了——反正你最近好像特别爱玩嘛。”

拉尔夫靠着厨房的水槽，眼皮垂着。

“别这么没礼貌。”乔结巴着说。

“呵，”阿黛尔气愤地说，“没礼貌——你怎么不抽我两巴掌，要不用叉子戳我屁股，像你喝醉时那样。如果不是我妈，我们早都去了福利院——早都去市区的福利办了——像吉瑟斯·弗伦其曼那样。”

“看我会不会抽你？”乔说。他很难堪，奇怪地看着拉尔夫——好像不明白拉尔夫为什么会在她家里，为什么在听他们的谈话。

“嗯——连这些照片妈也不想让你摸，弄得上面全是指印——我不管了。”她这句话是高声嚷完的。

她突然站起来，假笑着把照片递给他。她头发上别了两根发卡，都是蝴蝶形的，看上去好像是刚刚落在她头上，正要把她带走似的。

乔刚一出去，她又坐了下来，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烟，让拉尔夫点上。

她很快地吸着，瘦削的右手剧烈地抖动。她使劲嚼着口香糖，不时瞥着另外一个房间，看他是不是又来了。





“乔是个酒鬼、蠢蛋。”她说，“很糟糕，没办法——我没提过，是吧，你看到了——很讨厌。对我来说，很讨厌。你认为有多讨厌，拉尔夫？”

“我不太清楚。”拉尔夫说。

“这地方真他妈的讨厌，”阿黛尔说，嘴巴突然不自然地扭曲了，“我不是那种爱骂脏话的女孩。”

她笑了，掐灭了香烟，睫毛飞快地眨了眨，好像黏住了似的。

眼下，阿黛尔正领着拉尔夫参观她家。从厨房到客厅，她拉着他的手，忿忿地看着每个人，尤其是小妹米莉，拉尔夫一进门，米莉就跑到他身边——对新来他们家的每一个人，她都是这样。

过了会儿，拉尔夫起身要走，阿黛尔陪他到门口，她的头发用很小的网套着，趿着拖鞋，依然带着逆反的表情盯着所有人。她的眼睛又大又蓝。不知为何，他在这儿时，她的那双眼睛总在失望地看着每个人。

她妈妈一直呆在厨房，怕碍着她。

可拉尔夫的靴子让阿黛尔火冒三丈。她母亲干吗没想到把靴子从门廊外拿进去？她埋怨丽塔，就是因为是拉尔夫的靴子才留在门廊外的，如果是别人的，早给拿进暖和的屋里了。拉尔夫在时她装出的那副大人样全没了，她咆哮着冲回房间，顺便还在米莉头上敲了一下。

丽塔叫拉尔夫明天再来，叫阿黛尔不要打米莉，米莉冲过去咬阿黛尔的腿时，她又朝她大吼。

拉尔夫走了，站在人行道上回头望着他们，其实那是雪堤上的一条小路，让雪盖住了一半。他站着，雪花落在他的红头发上。

“我不管，”阿黛尔大叫着，“在这个家里，我生下来就没朋友，谁为我做过啥——谁关心过我？”

节礼日^①那天，阿黛尔穿着紧身衣四处转悠，丽塔不得不十几次叮嘱她把衣服穿好，过会儿拉尔夫就接她去他家吃午饭了，她不该这么半裸着走来走去。丽塔站在水槽边，垂着胳膊，洗衣机在一旁又开始轰隆转着。

拉尔夫来了，她给他看礼物，指着每一件说：

“这些没一个能比得上我去年收到的礼物。”或者说，“这是迈拉送给我的——她是很费心了，可从没买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她离婚了，就在隔壁住。”

阿黛尔让拉尔夫看礼物时，乔进来站了会儿，在一旁看着他们。

“乔以前送给我好多，不过没放在这儿。”阿黛尔说。

乔走路要用拐杖，因为腿，或是因为腰。谁知道到底是因为啥。大家只知道他有哪儿不对，但没发现到底是哪儿。而且今天，他也不肯承认腿痛。他还去嗜酒者互诚协会^②领了第一张卡——每月一张卡——他连丽塔也没告诉，他要出去。所以家里没人明白这个圣诞节他为什么不喝酒了，大家忐忑不安，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辆出租车开到门前，拉来一车酒。

乔总是想尽力给阿黛尔买最好的礼物，可是好像一直都没足够的钱。今年他也想送点什么特别的，可一到买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只有15块钱。

她领着拉尔夫在圣诞树前转了转，给他看她挂在上面的灯泡。

她边转边说：“米莉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上面——弄得一团糟——他们劝我把这挂起来，就这个地方。我喜欢放高点儿。”

“谁把这放这儿的？”拉尔夫问。

“他呗。”阿黛尔回答。

①节礼日为圣诞节次日。是日，雇主应送礼物给雇员。

②北美的一种帮助嗜酒者戒酒的组织。





“他是谁？”

“还能有谁？”

“你是说你爸？”

“当然是他。他放的。”阿黛尔说。她停顿了一下，用鼻子喷了喷气，嘴唇像粉笔画的线一样细。

“他——他放的！”

有时候她放学回家很晚，进了屋，像个幽灵——在家里这已经成了她的标志——丽塔会等着她，接着就是为了什么的一番争吵。你去哪儿了？你和谁在一块儿？上帝啊，你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你有家要回啊。你知道几点了？但愿你不要吸毒哇！阿黛尔回过神来之后会傲慢地一口气回答：没去哪儿，没和谁在一起，我是阿黛尔，家是个猪圈。现在是大西洋时间，没有吸毒。接着，丽塔会拿起扫帚把她赶进她的房间。

接下来，她会隔着门对丽塔说，她不在乎，这没用，生活就是悲惨的，用不了多久世界就完了。所以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嗯，世界不会马上就完的——我希望你最好先打扫一下你的房间，收拾好你那些长裤和短裤。”

“世界马上会完的，”阿黛尔尖叫着说，“谁在乎？”

她们争吵时，邻居迈拉经常到他们家来。她吸着烟，头发略带金黄色，她一般先谈谈迈克，她的前夫。有时她和丽塔也会争吵，然后大约一个月不露面，然后在冬天的某个晚上，她又会再来——让她儿子拜伦先过来，三四分钟后她再来，脸冻得有点红，穿着白色的家居长裤，还有侧面带拉链的黑靴子。

迈拉总是站在阿黛尔一边——为了表明她比丽塔更理解十几岁的孩子。

于是，丽塔常感到寡不敌众，阿黛尔常觉得她在家里的地位增高了，她装模作样晃着肩膀走来走去，告诉丽塔说她就等着拉

尔夫来，然后他们会坐上大众汽车去卡尔加里——那是她梦想的地方。

“今天过得怎样啊？”迈拉问阿黛尔，和丽塔保持着距离。阿黛尔缩在角落里沮丧地盯着手指甲，好像在很费劲地抵挡咬它们的诱惑。湿润的雪落在窗户上，化了。

“一点都不好。”她抽着鼻子说。

“烦了，亲爱的？”

“很闷，总这样。”她会说，“妈总去别人家清扫地毯——”

“我知道，”迈拉说，“但你妈得养家糊口啊。”迈拉身上有股染发水和薄荷油的味道，她笑的时候，假牙让她的脸有点歪。

阿黛尔会在连裤袜上磨着指甲。她的腿很白，擦伤了，头发上有股冬日阳光的气味。

“嗯，她有了男朋友，我想应该和这个有点关系。”丽塔说，看着她俩，想笑笑。

“哦，妈，你对什么都糊涂吗？我没说男朋友——我当然没说拉尔夫，拉尔夫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我不会在这个家里再谈他。我烦得很——而且，”她大声嚷嚷，“不管走到哪儿，到处都是垃圾和制造污染的厂子！”

接下来她们沉默了一会儿。

“而且，”阿黛尔故意傻笑着，“每次我回家总是有事，爸总是在外边，一群小毛孩总是抱着你的腿。总会有什么事——迈拉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想他妈的尽快离开这里，开始自己的生活，没这帮孩子，没那个碰见谁就结巴得让一家人丢尽了脸的爸。他结巴得就像是在见什么议员讨份工作似的。”

阿黛尔一边这么说着，一边看着迈拉，迈拉还是坚持和丽塔保持着距离。阿黛尔坐在地板上，周围的人都在替她操心。对她来说，她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因为周围的人都觉得她挺特别，他们也喜欢对她的事大惊小怪。她还觉得虽然乔说话结结巴巴，





却总爱管着她。只要大家为了她的事大惊小怪，她就觉得自己很特别——至少迈拉在的时候是这样。

“还有，”阿黛尔最后说，“迈拉，你有许多朋友，妈一个也没有——我一遍遍地不知道说过多少回了！”

有时，乔从市区回来，口袋里装满了从失业办公室领的申请表。

在下雪天，他常坐下来填表，米莉常坐在旁边，或在地板上滚来滚去。阿黛尔时不时地走过来说：“米莉，打个滚装死。好啊，再滚过去，对，坐起来——好，说话，不是真说话——是把爪子举起来。好，现在抓跳蚤，踢后腿。”

玩烦了之后，她会去翻冰箱，找出些东西放在桌上。她时不时疑惑地看着父亲，似乎想知道他在做什么。乔不太会写字，所以经常全用大写字母。

“A 是啥意思，乔？”阿黛尔一边切一小块苹果嚼着，一边问道。雪落在外边的油桶上。

“黛儿，A 代表安格斯，我的中名。”

“哈，听起来有点蠢；锅炉修理工——是干吗的？”

“那是我——”

“嗯？”

“这样的，”乔几乎是在辩解，“我在矿上时做过技工，在森林里干过，在海军做过潜水员——所以我想我不只是个锅炉修理工——但得在表里填上。”

“很糟糕的工作，是吗？”

“不，黛儿，不糟糕——如果得到这工作的话，一年就有18000 块。”

“那你不会得到的。”

乔耸耸肩，膀子垂了下去，红棕色的头发脱了许多。黑色的厚裤子耷拉在没系鞋带的工作靴上。

有时阿黛尔放学后 would 去市区。她抱着书，帽子盖过耳朵，她会看到他走进失业办公室，或从那儿出来。脏雪把街弄得很湿，她走过时男孩子们就叫她的名字。每次在市区看到乔，她就害怕他会喝醉，就假装没认出他来。

一天，她看到他正和维尔·迈克利奥德说话。乔在说着什么，维尔站在那儿，怀里抱了些杂货，眼睛看着一边。乔的口袋里有铅笔、钢笔和击彩盘^①的彩票。他的衬衫敞着，胸毛在风里露着。阿黛尔正在等鲁比和詹妮特，于是她跑进泽勒商店，站在外套衣架后边，不让乔看到她。

去年冬天，乔想法找了些焊接的活，有两三次带着灼伤的眼睛回家。每当这时，他一回家就躺到沙发上，丽塔把茶叶袋放在他眼睛上。他的脸很宽，颧骨很高，连鬓胡子从面颊中间分开。他有时也留胡子。

他躺着，眼皮上放着茶叶袋，时不时拿下来，眨眨眼说：

“我还是看不见——你是谁？”

“特拉。”

“特拉——你好吗，亲爱的？”

“很好——你干吗把茶叶袋放眼睛上，乔？”

“因为我瞎了。”

他躺在沙发上，流露出满意的神色，两个茶叶袋鼓在他的眼窝上，丽塔拿来一只盛着水的杯子，往茶叶袋上浇点水，保持湿润。

他躺在那儿，茶叶袋放在眼睛上，尽量让自己舒服一些。

白天，家里总敞着门。住得远的孩子总把这儿当做上学放学路上一个休息的地方。人们进来站站，聊聊。丽塔帮别人带孩

①一种博彩的方式。





子，一次抱两个以上孩子是常见的事。那些孩子是下游斯凯镇上的，或是上游车站街上的，一天到晚在家里所有的门口穿进穿出。常能看见三四个男孩围着被阳光照射的金属厨台等着父母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依然穿着外套和靴子，在等米莉，或更多时候是在和丽塔聊天。丽塔整天都在屋里忙乎，衣衫凌乱，抱起孩子，顺手放到别的什么地方，抽着烟，跟他们说话时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米莉，擦擦你的鼻涕——擦擦；好——擤，擤，别太使劲，否则你会一辈子走路不稳，耳朵变聋的。”

“拜伦，伊万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得了一分——好，我把它记下来。”她走到厨房，从抽屉里拿出做记录的本子。“好，一分和两次帮助别人。去年这个时候——我看看。”

“去年这个时候我得了14分。”拜伦晃着胳膊说。拜伦是迈拉的儿子。他要是和丽塔说话，总用空手道的劈砍姿势赶跑比他小的孩子，或用短胖的手捏别人的脸，想让他们嘴唇看起来像鱼嘴一样。

在家里，拜伦有自己的娱乐天地，他养了5箱热带鱼。有时如果有小孩子要看他喂蛇，他就收门票。夏天，有时周末迈拉会出去玩，就让他自己去丽塔家。她会在桌台上留20块零花钱。她家的房车在小巷尽头，他坐在那里的吊床上可以看到发生的任何事情。他会在吊床上消磨时间，很无聊地吃着冰淇淋。小伙伴们围着他，看着冰淇淋慢慢地消失。他会让米莉跑回家给他做番茄酱调味三明治，然后让伊万吃三明治的面包皮，如果不吃的话，就不许呆在他家院子里。

伊万会走，他一走拜伦就更生气。他伸伸懒腰，像茧里的甲虫，面包屑掉在吊床上。有时米莉说，既然是游戏，如果他愿意，她可以把面包屑吃掉，可拜伦盯着她，不让阳光照着他的眼睛，说他才不在乎她吃什么。

接着，丽塔过来照看他们。镇上的人都把孩子托给她。有5个孩子坐在沙发上大声喊叫，两个或更多的孩子在睡觉，丽塔把袜子和内衣搭在肩上，端起要洗的衣服，下巴搁在衣服堆上，跨过两三个坐在厨房地板上的孩子，把衣服抱到地下室门口。她吃力地去端另一堆衣服时，还得把爬上桌子的孩子一个个地抱下来，她不停地对他们大叫，告诉他们别把胳膊伸到马桶里。

“不，你别这样做——要不记红记号了，看。”她举着小本子说。

有时乔因为腰不好卧床在家，她还得留意着他。

“该死的，乔，你不能起床！”

“我得去看看伯克夫人的锅炉——”

“如果你起来——我就打你那该死的头。”

有些时间，丽塔穿着黑色家居裤，裤子的拉链坏了，她用一个大白色的大别针别着。她衬衫上掉了几个纽扣，头发梳成马尾绑在脑后。她乳房丰满，相对身体而言，显得过大。

她是在河下游长大的。毕业后有段时间去了师范学院——但没拿到证书就离开了。那是15年前的事了。15年前的秋天她结了婚，从那时起她就为其他人做家务或者照看孩子。

不照看孩子的时候，她有时会出去给格洛丽娅·巴斯特拉切，或者河畔的其他两三个女人打扫房间。

2

迈拉做了能做的一切，为了让拜伦不要提起去和父亲一起生活，她开始贿赂他。早晨做牛奶冰淇淋和奶油巧克力，让他带





到学校去吃。她还订购有关热带鱼的书。有一天,妈妈为拜伦做的晚餐不是炸土豆片、汉堡和可乐,他就赌气跑到自己的卧室,还撞翻了一个鱼缸。后来那天晚上,他睡着后,穿着蓝色牛仔褲的迈拉,眼睛上依然还有妆,跪在地上拣那些鱼。第一次,迈拉开始考虑再婚了。

她在市区一家中心美容院工作,一直努力让熟客能光顾得更频繁点儿。她拿出电话号码本给她们打电话。

“惠伦夫人——头发一定长长了,是吗?”她停顿一下,听着,不时揉揉鼻子,拜伦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无精打采地看着她,她抬着胳膊随时准备“嘘嘘”地把他撵远点儿。“听我说,怎么不来剪头发——”

一阵沉默。

“哦……不,我觉得不算太早……你好久没来了……不,没听说啊……嗯,这只是……对……不是吗……对,他一巴掌打她嘴巴上了,打到莳萝泡菜上……是,我想他大概像只瓶子里的蝙蝠那样疯了,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对着只泡菜坛子发火……明天来吧,我们好好聊聊……告诉你一个惊喜……哦……新的男朋友……或许是新男朋友——维尔·迈克利奥德;看看到底是不是认真的……不不,你不来当然也没关系。”

拜伦坐在那儿不耐烦地四处瞧瞧看看,无法忍受一般地听她聊着。他从衬衫口袋里拽出一只老鼠亲着,或者突然使劲用鞋子在地板上弄出吱吱的声音,想引起她注意,她一看他,他就压着嗓子说:“上帝啊,放下电话吧。搞得你自己像个该死的蠢蛋。”

本来,迈拉差点就去上大学了。其实她都让她父亲把箱子拖到车上,开到了弗雷德里克顿。但接着她决定嫁给迈克,她很急切,什么也阻止不了。她父母甚至试着去讨好她,可是没用。他们说如果她在大学读一年,她就可以嫁给他,他们会为她举行

最好的婚礼。但就是因为那门把手。她站在房间里，几乎要同意了，接着听到父亲开干洗机的钥匙在咔哒作响，他一般把钥匙放在口袋里。就是因为那串咔哒作响的钥匙，还有他转动门把手的样子。她拿了把椅子顶住门，手提着一只鞋站在屋子中间，流着鼻涕。就是因为那转动的门把手使她嫁给了迈克。

一旦她嫁给了他，就再没什么更不寻常的了。总共 50 位客人参加了这个小型婚礼。所有的事情都按部就班地做了，她成了迈克·普伦夫人。父亲不得不回到学校，找到注册处，把学费要了回来，从女生住处的台阶上把箱子拖回了家。当这一切发生时，她觉得一切都结束了，她希望自己没结婚，她希望听了父母的话。她希望没看到门把手在那样转动。

迈克喜欢踢她的屁股，对她很粗暴。她开始染头发，去市中心，他开着那辆蒙特卡罗去找她，她就躲——现在，她得开始躲着那辆自己曾喜欢过的车了。

有时她也见见前夫，不过却总以打架结束。自从离婚后，如今她已经独自过了 3 年。刚开始的时候，她还觉得自己肯定不会孤单，但她的朋友们似乎也都离开了，一年一年地岁月蹉跎，时光都一去不复返了。她 22 岁时在车祸中掉了牙齿。她一直不习惯，她害怕笑。

以前，在每年年度巡游中她都是皇后，后来她去旅行了——精彩的旅行。他们看了《海洋世界》和《马维尔船长历险记》^①。她以为自己会永远旅行观光。但那是 15 年前了。早晨会有火车驶过，晚上也有一列，她听见声音就会跑到后门去看。房车离铁轨很近，会随着火车颤动起来。痛苦总是烦扰着她——她腰痛，有时想小便，却根本尿不出来。

^①美国 12 集科幻系列片，根据 C. C. 贝克的幽默连环画《马维尔船长》改编而成。





出车祸那天晚上他们都很年轻。她的朋友勒罗伊从挡风玻璃飞出去摔在柏油路上。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的铁的味道，远处是挡风玻璃的碎片。他们找到迈拉时，她夹在前座和仪器板中间，还在唱着。她嘴巴割破了——到现在还有个小疤痕。他们带她去医院，她歇斯底里地大笑。她和勒罗伊说话——他得熬夜，拿了护士的烟点上，安慰周围的每个人。他抓着迈拉开始跳舞。那天深夜他就昏迷了——死了。车祸之后，麻烦来了，她尿床了。婚后，丈夫一直让她穿塑料裤，有段时间他盖着毯子在门边的椅子上睡觉。

今年冬天，因为无聊，迈拉去医院做了志愿者。她去那儿访问病人，给他们看杂志，帮他们读信。杂志都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一些信以前也读过了。一些人插着导管，静静地躺在灯光下。在这次探望和下次探望之间，有些人更加虚弱，有些人则怀疑地看着她，好像什么事情惹恼了他们。

亨尼西医生不赞成志愿者计划，这是个新生事物。他老了，总是严厉地盯着她，每次她去医院时都觉得害怕。他参加过战争，然而他的态度中有种无法抵抗的善意，这让她没法老生他的气。

他的手抖着，跺着脚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他在医院里一边四处走一边低声诅咒，一个护士跟在他身后。人们一般都怕他。他和一个老家伙吵起来了，这人说来的志愿者让他很高兴。

“嗯，你不该这么高兴。”亨尼西医生说。

“为什么不该？”

“就因为你不应喜欢他们——你应该需要安静而不是让他们来。”

“你不喜欢他们吗，医生？”

“当然——他们当然很好，老兄——挺好。”

就这样，他话没说完就到了大厅，喘着粗气，在禁烟区抽着烟。

“迈拉，”他对她说，“你该回家了。”

“什么意思——还安排我临时照看萨洛米先生呢。”她抽出单子给他看。他接过那张纸，举在一臂之外的地方看着，说：

“噢，或许——但他睡着了——几乎快死了——要不你最好现在就回家。”他笑着说：“我喜欢你的黑漆新皮鞋。”在黑暗中，她木然地抬头看着他，他木然地走开了。

镇上，医院、车站、教堂和墓地高耸在所有其他的建筑之上。之下，树林那边，那条河淌着，横穿小镇中心。古老的建筑慢慢被替代了，慢慢远去了，它们的痕迹逐渐消失了。在冬季的阳光下，窗格玻璃看起来很光滑。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医生总觉得自己没法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总觉得自己很孤立。有时候，他一天得看 100 多个病人，他发现自己对每个病人几乎都很粗暴。世道在变。如今，大学里出来的护士们谈论的是单位时间，花在每个病人身上的单位时间。这不仅让老医生感到生气，而且都有点儿怀疑一切了。查房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容易发火了。他不喜欢护士，也不喜欢护士工会，他对什么工会都没有太多的好感。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护士们却都非常喜欢他，这倒不是因为他喜欢说空话去夸奖人。他郑重其事地四处宣扬他的想法。他宣称，要是人们因为鸡毛蒜皮的“小”病就来烦劳他开处方的话，就该被拉去枪毙；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的弟媳妇克莱尔“惹了祸”，他都会说：“惹了祸？嗯，很好。”

他最爱谁就烦谁，最在乎谁就跟谁吵，但对那些他不喜欢的人，他却一味地彬彬有礼。比如说，他总是要和克莱尔和阿黛尔吵架。不管阿黛尔说什么，他总反对。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阿





黛尔和母亲到社区中心玩宾果游戏^①。阿黛尔戴顶色彩艳丽的大帽子，显得她很瘦小。大风吹过树梢，人们踏在草地上，马路上已经覆盖了雪。下游河流越来越宽，成了海湾。他们能看到谷仓的四周，在屋子里能看见外边的灯光。

因为是11月，他开始谈停战纪念日^②。阿黛尔站在他们一旁听。

“世界要爆炸了，到明年，还得再来场世界大战。”她边说边用力吸着气。

“我也希望如此。”医生边说边看着阿黛尔，丽塔站在他们旁边。雪从树上给吹了下来。

“不过，我支持和平——除了那十几个打过仗的人以外，世界上的其他人都会支持和平的。”阿黛尔抓着她七彩的大花帽大声地说，好像要让她的声音穿过风中叫人听见一样。社区中心外边的门砰砰地响着。

这幢建筑曾是个旧教室。几年前，他们用滑木把它移到了这里。乔和一些把里边重新收拾了一下，加固了基础。他们在户外建了个圆形场地，孩子们就不用去河上滑冰了。房子后面还有马拉车，人们让那些马匹驮着越来越重的东西赛跑。不知为什么，医生总躲着马拉车，直到没办法才端着朗姆酒^③，来到栅栏跟前。人们都觉得他是个酒鬼，因为他和他们一起喝酒——人们认为除非他是酒鬼，否则不会这样。

“我根本就不赞成和平，”医生说，“和平对这个世界一点儿用都没有。其实，根本就没有用——我们就根本不该指望和平。”

此时，他红着脸，朝经过他身边的每个人点头，生起气来。

①宾果是一种碰运气的游戏，每个牌手有一张或多张印有不同数字的方块牌，当由叫牌人抽到并宣布各自的数字时即在方块牌上记分。第一个记下完整数字列的牌手为赢家。

②每年的11月11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日。

③用甘蔗或糖蜜等酿制的一种甜酒。

丽塔笑了，医生变得烦躁起来。首先，这是阿黛尔第一次晚上出来玩宾果游戏，她浑身上下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可膝盖却在夜晚的冷风中打着颤，门上电灯泡的灯光笼罩在霜冻的草地上。其次，因为她刚得了个奖，就在小手里攥着。第三，因为丽塔告诉阿黛尔不得无礼，而医生却觉得她倔得跟他一样。

早上的时候，人们会到他家里来等着看病。克莱尔会拿着他们的医疗保险号码，给他们安排时间。人们坐在他办公室的两排长椅上。他会从另一个门走进来，盯着他们，挥手让一个人跟他进去。

“在我面前别害羞。”人们会听到他对河下游来的一个印第安妇女说，“我是说我刚摸到胎儿的头。位置向下，还没在正位上——所以别在颠簸的路上开车，否则会阵痛——胎位还不正……”

他接着洗他那双又大又红的手，走了出去，眼光从厚眼镜片后透射出来，“在下周四给她安排个时间再来。”他说。

偶尔，格洛丽娅·巴斯特拉切会因为身体不适来这儿。谁都知道是她让这个乖张的老人很不自在；因为不管什么时候他给她检查时，都会叫克莱尔进来陪着。

晚饭后，他会去医院。

晚上有时他会三四次地进出医院。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哪一层楼，他要去哪儿。如果阿曼德·萨瓦德医生在医院里，亨尼西医生就会闷闷不乐地出来又进去。如果萨瓦德医生和麦克锡彻恩医生凑到一起——这两个人总是充满活力，情绪高昂——那亨尼西医生就越发显得抑郁了。

萨瓦德和麦克锡彻恩觉得，这老头之所以这样是有各种原因的。最主要的是因为没人再愿意搭理他了——不像他俩，自己搭理自己。很多时候，他开的处方都治不了病。而且，他们的生





活过得比他更有条理。此外,阿曼德觉得这老头对法语有偏见,他会经常等着他在这事上说出自己的看法。通常,萨瓦德会看着麦克锡彻恩或其他人说:“战争——战争。”在低低的笑声中,他会拍拍自己的额头。

他回到家,回到他弟媳妇克莱尔身边。他从没告诉过她他很爱她,所以最后她嫁给了他兄弟。他对她抱怨,说一切都不同了,他也要退休了。然后,用同样的口气,就好像是在骂着自己一样,他会把那些退了休的人都痛斥一遍。他还说退休这事都是年轻人定的法律,她坐着,穿着格子花呢裙子和短袜,一点也听不懂。他兄弟死后,他们就一起住在这又大又旧的风子里。房子在麦德吉尔加油站的下面,造得和其他农舍一样。房子在路后边,电力线左边,装着绿色的百叶窗,破旧的门廊上摆着三四把褪了色的柳条椅子。房子还有个谷仓,一些木头,旁边是片树林,还有一个用钉子钉牢的装煤槽,上面有交错的金属条。医生的办公室在路的右边,面对着大路。整整30年,他都在给这条路上的人看病。

现在没有什么是一样的了,他告诉她,可他又说一切都没变,没有什么是不同的。他身边的世界难道不是和他侄子拉尔夫身边的一样吗,难道不是和他侄女维拉身边的一样吗,难道不是和其他人身边的一样吗。哈!他几乎有些厌恶地摇摇头,你可以看到他灰色头发和衬衫领子之间露出的皮肤。路边雪堤映照过来的光浸入到夜晚的空气中。他会拿出些烟叶,放在后槽牙上嚼起来,接着再吐掉。

“你什么意思?”克莱尔问。

“我是说,一切都没变,一直是这样,永远会是这样。”他说着话走到一边去。

3

阿黛尔开始染头发，像其他朋友一样穿紧身牛仔裤和衬衫。可她一点也不满意自己的模样。她感觉自己不像其他孩子看起来那样顺眼，她继续尝试不同的风格，接着就放弃。她穿着紧身牛仔裤来回走，展示着她瘦削的臀部，然后突然一两个星期根本就不穿牛仔裤，只穿裙子。

她还记得家里的一件事，是她母亲采蓝莓的事。母亲穿着裙子，背景是被森林大火烧焦了的树林。有个人说她父亲搬不动地上的石头。乔从教堂回来，站在那儿，穿着蓝色的套装，看不见他脚上穿的鞋子，阳光在晃动的树影中照在他的头发和背上。乔搬起石头，扛在肩膀上，另一只手拧起她母亲，丽塔开始大叫起来。

阿黛尔常挖苦母亲，说她和他一起生活简直太愚蠢了。如果母亲想过她想要的生活，想给其他人看孩子，这些都没错，但阿黛尔自己却不愿意身陷其中。要是她长大以后，她的生活肯定会跟她母亲的大不相同。阿黛尔还觉得，只要是跟她母亲的生活大不相同，她的生活就肯定会好得多。

所以，家里的一切都让她沮丧。想起丽塔还有那些孩子就让她沮丧。晚上米莉又乱跑，该把她绑在床垫上，这样她就不会跑出去了，这让她沮丧。父亲身上有3个文身，这也让她沮丧。说了这些，你明白她的处境了吧。

父亲曾经有一次进过监狱。那是晚上，她来到窗边看着他。他看到她时，她大喊：“啊——他们会吊死你吗，还是怎么样？”





她感到头晕，踩到了钉子上，那钉子刺破了她的运动鞋，她脸朝下摔在了地上。

阿黛尔总爱发神经。如果米莉在旁边吃饭，她就不坐在桌旁。除非把面巾纸堆在盘子周围，挡住米莉的呼吸，否则她就不吃饭。

她会买瓶饮料，抿一两口，放在冰箱里，在上边贴上字条：“米莉——我朝里面吐唾沫了！”

有时她抱怨没什么可穿的，乔就说：“你啥时生日，黛儿？”

“你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生日？”

“你和我一样清楚——愚人节是我这个傻瓜的生日，全世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地取笑我。”

“嗯，不远了，是吗？”

“再说一遍？”

“生日不远了，对吗？”

“还有100万、1000万年呢。”

“哦，我们看看愚人节会发生什么。”

“不就是盐变成了糖吗，报纸上都是些蠢人写的蠢事。”阿黛尔说着，拿了个苏格兰甜面包吃着。

她在屋里走来走去，不管母亲说什么话，她都耸耸肩，表示不屑，要不就拿着历史书或数学书，像个幽灵似的在房间里飘来荡去，或者坐在窗台上，等拉尔夫的电话。

3月初，乔在医院呆了一星期，检查康复后出院了。这些检查似乎没什么用，从没真正发现过什么。

阿黛尔总和他以争吵结束，不管什么事都能引起争吵。

“今天怎么样啊？”

“还好啊。”

“那为什么不出门或去做点什么呢？”

“我担心自己现在能不能好好走路，黛儿。”

“嗯，我给你揉揉腰吧。”

“不用——接着聊聊吧——我的腰没事。”

“别这么固执，真讨厌，乔——让我给你揉揉那该死的腰，像以前那样！”

她坐在他对面一句话也不说，像个法官一样。屋里满是香烟的味道。在春天潮湿的阳光下，她冷漠地对他说，她知道他不喜欢拉尔夫——她可以看出来，她可以从他身上看出来。

“我很喜欢拉尔夫。”乔回答。

“拉尔夫和我没打算结婚——我们只是想按照习惯在一起住，在外面树林里或其他什么地方。”

他没有回答。

“那，你怎么想的？”

“别烦我了。”

“你当然会想的！”

乔就静静地看着她。

“我的父母从没结婚。”

“乔，那是因为世上的人都知道，你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父母。”她突然打断了他。

丽塔走进来对她说了点什么，阿黛尔傻笑着打着呵欠，看着窗外。她常常从冰箱拿出饮料，上面有字条写着：“我朝里面吐唾沫了。”一天下午，米莉在厨房里坐着，阿黛尔虔诚地把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准备喝一点。就在她把饮料送到嘴边的时候，米莉抽着鼻子说：“我也朝里面吐唾沫了。”

阿黛尔还有其他毛病。其中一个是她经常做噩梦，根本就不能好好睡觉。胃也很敏感。还有，有个老师总是很滑稽地看着她。她用零用钱在泽勒商店买的油炸食物有点问题——她走到隔间里坐下，他们给她上了冷的肉汤，她没吃，他们又不退钱。





因为这个，她说她不回学校了。

“不是谁都能拿我当傻瓜。”她尖叫着，“我今天晚上不洗碗了！”

她说着，很快活似的，好像她已经神秘地解决了所有事情，她跑到楼上砰地关上了门。

“我们谁惹你了？”丽塔喊着。

“哦，丽塔，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生活的现实——让我开导开导你进水的脑子——你嫁给了乔，那是个酒鬼混蛋，就是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丽塔说，“如果我拿着铲刀上去，小姑娘——你可没那么厉害——如果我上楼去——”

“那你来吧，”阿黛尔大声叫着，“我不怕你，我谁也不怕——一点都不怕。”

“如果你不听话，我就上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阿黛尔咆哮着。

一阵沉默。

丽塔开始上楼梯。

“在这个家里我什么都没有，而且我总是犯恶心——妈，难道你不知道——你知道的，妈——我一直恶心，还神经紧张。”

丽塔站在楼梯半道上，抬头看着栏杆顶。

一阵沉默。

丽塔走下楼梯。

“就像那一次，哈，爸把我留在树林里，我差点被印第安人或其他什么人给油炸吃了，这不是不可能的，还有那次圣诞节时的旅行——还记得不，爸，我想你不记得了。还有那次你带我们去马戏团看德国军队里最高的人，那人可不像说的那么高——你和塞西尔打架，后来你被关起来了，妈和我们不得不自个儿回家。第二天你和塞西尔出去喝了一杯，爸，谢天谢地你不记得

了。”

乔在椅子上坐着，听她们争吵。他帽子塞在口袋里，衬衫半敞着。天慢慢黑了，他一边听着，一边盯着地毯边上的地砖。

一天晚上，阿黛尔装好过夜的提包下了楼，磨损变形的鞋子从包的开口处露出来，她说要和拉尔夫出走，米莉大哭起来。不知为何，这时阿黛尔想让大家都知道，她多么了解性——现在，因为她生气，于是把自己知道的、懂得的，全讲了。

“我什么都知道，”她说，“什么事情我都懂！”

阿黛尔在门口站着，米莉想抓住她，想拉她回去。窗户上结了霜，走廊里可以闻到冰冻的味道。乔出去给他们买好吃的，还没回来。他的冰球鞋挂在钉子上。米莉闭着眼睛，眼睛都红了。她流着鼻涕，手一直抓着阿黛尔黑色的塑料腰带，阿黛尔一直想掰开她的手。米莉喊母亲过来帮忙，可丽塔就在灯泡下边的金属厨台旁坐着。

阿黛尔转过冷淡的小脸对米莉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米莉，我在医院的床上，乔出去喝醉了，在该死的鱼尾车里大声咆哮，每隔一个晚上就打母亲。你怎么想呢，米莉，这地方不错，嗯？”

说着，她狠狠地带上门，向小镇中心走去，牛仔裤上洒了香水。

4

冬季夏季的几个月转眼间过去了，秋天来了。

一天早晨6点钟的时候，天还漆黑，迈拉打电话给乔，说知





道他还睡着,但她的车坏了。外边又是那么寒气逼人。街道凹凸不平。天空弥漫着纸浆和烟雾的味道,河流下游的浮标灯闪烁着,似乎在说我可不是一盏随便的灯,而是一个浮筒形状的河流浮标灯。

乔穿上裤子和衬衫,束紧宽腰带,边咳嗽边点了一支烟。从楼上的窗户那儿他能闻到霜冻的味道,能看到迈拉那辆停在黑色砾石场上的房车里亮着的厨房灯。那块停车场夏天看不见,但现在,树叶又快掉完了。丽塔还在睡。他跨过她的衣服,带上了卧室的门。

乔到了房车那儿,迈拉在外面,雪落在他们身后的树林里,那是片供造纸浆的林子。她在家居服外面穿了件厚外套。迈拉打了个喷嚏,揉着眼睛。

“乔,”她问,“你蹲过监狱,是吗?”

“蹲过几次。”乔说。

“为什么事蹲监狱?”

“哦,因为打破扇窗玻璃,我在监狱呆过一阵儿。”乔说,“警察到家后——我打了一个。”

“哦,”迈拉说,“怎么回事,乔?”

“没啥,”乔说,“丽塔要离开我,我在家里大干了一场。警察把我带到监狱是为我好,我猜是这样。我没觉得啥,除了黛儿看我的时候。”

乔记得整个事情。那回他摔了椅子,椅子砸到了厨房后墙上。警察来了,他打了其中一个,他们给他上了手铐,他把手铐都挣脱了。年轻的女警朱迪·丹尼弗也拿着手铐想铐他,也被他挣脱了。当时他一直想:如果丽塔让我跟他们走,我就走。

那是夏天。走廊里放着好几袋垃圾,房子的大部分都重新收拾过了。他手上头发上还粘着油漆。前一天晚上他努力不喝醉,可最终还是喝醉了。

警察围在他身边，把他带了出来。人们都在街上。丽塔在哭。他看到朱迪·丹尼弗脸上流露出报复的神色。他对她笑笑，低头看着地上。

“唉，”迈拉说，“被抓走确实很糟糕，乔，丽塔和孩子们还在那……”

乔点点头。他笑了，眨眨眼。他宽宽的脸突然又很迷茫。

迈拉用力吸了口气，往四周看看，风吹到了她眼睛上。

“我们都疯了吗？”

“谁？”

“我们啊，所有的人。”

“我不知道。”乔轻轻地说，掀起引擎盖。

远处工厂的汽笛声在空气中响着，远处的狗在叫着——卡车经过时发出了轻微的咔哒声。

乔看着她笑了。从她敞开的外套他可以看见她的胸罩，她笑的时候，他能看到她上嘴唇的疤痕。

“童子军队长说拜伦从小队里抢了钱。”

“小队？”乔说。

“童子军小队的钱。他们在筹钱，有一百块，但现在——”她吞吞吐吐地说——“钱丢了，大家都说是拜伦干的。”

“啊，真糟糕。”乔说。

“是啊，因为那队长得找出个什么人来顶罪——也可能就是拜伦干的，而我只是个单身女人！”迈拉说的时候看着发动机。

“是呀，事情总这样。”乔说。

“你还在喝酒吗，乔？”迈拉关心地问道，一边查看着化油器。

“没有。”乔说。

“当然你没喝——当然没喝——但愿我也戒掉。”

“哦？”乔感到很惊奇。他知道迈拉不喝酒。





“我喝，”迈拉说，“我是个酒鬼。”说完打了个呵欠。迈拉看起来像另外一个人。雪花从冰冷的空气中飘落在某个地方。她的拇指起了水泡，缠了护创膏布。狗又叫了起来。

“拜伦很聪明，”迈拉说，“像个鬼精灵似的。米莉考试及格了吗？要不就是像在幼儿园时那样，退学了？”

乔拍了拍她的手，于是她把挡着的手抽了回去。

“她很好。”乔说。实际上他不清楚。现在他觉得有点尴尬，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说点别的。

“你该好好照顾丽塔，乔。”迈拉说，好像是强装的，突然悲天悯人起来，就像她拿着那些上个月的旧杂志穿过医院走廊时装出的那副关心别人的模样。

乔点了点头。他修车的时候，身上的旧粗帆布外套似乎起皱了。水沟里冰的颜色像凝乳的颜色一样，从中冒出些杂草来。

“是。她原来的日子可不容易。她年轻时就给别人擦地板。”迈拉说，“我是说，她现在还在干，在河的下游。以前，她干活的时候，人们常常从她身上跨过去。我就挡住他们。真的是这样。”

迈拉又说了她是怎么保护丽塔，说了丽塔一直怎么尊敬她。总是同样的事，看起来好像她只告诉了乔，而没对其他任何人说过似的。

“不管怎样，”迈拉说，“乔，你最糟的时候，要是她离开你，那你惨了。你那时像疯子似的。”

乔什么也没说，只点了点头。

他擦干净电池管，重新接上电缆，拧紧了。

“你参加的海军还是陆军，乔？”

“海军。”

“很刺激吧？”

“不刺激。”

“是在军队里刺的文身吗？”迈拉说。

“是啊。”乔说。

“一般来说，我讨厌有文身的男人，乔——但你例外。”

迈拉似乎不知道再说什么。阳光照射下来，像几年前一样。肺里可以呼吸到冰的气息。阳光在光秃秃的杨树上闪耀着，温暖了河岸，在下面的黑暗处洒着光亮。迈拉穿着一双结实的旧运动鞋，趾头处向上翻起。

“我讨厌嬉皮士，乔——你不讨厌吗？”她说。

“什么？”

“讨厌——嬉皮士吗？”他修车时，她靠在车的一边，头发垂在脸上，从侧面看着他。

“我不认识什么嬉皮士。”

“嗯，拉尔夫那样的——他姐姐维拉——真正的垮掉了的一代，我听说是。”她顿了一下说，“塞尔玛·皮勒的孩子。”

“哦，”乔说，“我从来没觉得拉尔夫是个嬉皮。”

“嗯，或许不是，”迈拉说，“我只知道很多女孩，迈克和她们以前在镇上闲逛，看起来像嬉皮士，老是披头散发的。”她凄惨地笑了，像是在对自己笑一样。乔盖上了引擎盖时，她赶紧走开了。

5

拉尔夫和他姐姐维拉几年前一样，住在这镇上，却不属于这镇子，他了解镇上的一切，人们却不了解他。他像个局外人一样到处闲逛，这也不是谁的错。

他高高瘦瘦的，红头发，五官很精致。虽然个子高，可体重





只有 127 磅。他在大学读过一段时间的书，接着去了技校。他父亲病了。他去医院看望时，觉得有种压力在让他干点什么。父亲让他为了母亲去干点什么，母亲也让他必须为病中的父亲干点什么。他母亲很优秀，在家里总是高高在上。有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教堂她哪儿也不去。邻居们整个冬天也看不见她，因为她不与人交往。在其他人家的房子中间，她的家看起来又清冷又孤单。

问题是拉尔夫不知道该干什么。他的化学和微积分在省里中学成绩是最高的，在大学里他不用费劲就能应付过去。

父亲病时，他常去医院看望。就在这时，母亲和他都感觉他们似乎在做什么不对劲的事，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晚上，他为母亲把去医院小路上的雪铲开了。

每天晚上拉尔夫去医院时，迈拉总是比他提前在病房里。她已成了父亲生命中最后几个星期的朋友，她一刻也不愿意离开。父亲只能呻吟着小声说话。他得了骨癌，在垂死挣扎。有时护士从他身下撤走床单，或者把他抬起来，他们都会折断他肩膀或是胳膊上的某根骨头。6 年来，他的骨质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一切似乎都只是在等待那一刻的到来。

他们进了病房，迈拉坐在那里告诉他们近来都有些什么事。

“今晚他的手指都是黄的。脚趾——大脚趾又断了——他一直在叫一个人，丹尼。”

“是他弟弟。”拉尔夫说。

“噢，他现在做什么？”

“他是验光师。”拉尔夫说。

“验光师？”迈拉说，“不错嘛。”她看着拉尔夫，好像他吹牛似的。

她盯着他母亲，开始轻声读点什么。

“这人是谁？”塞尔玛有一次问。

“她只是想帮帮忙。”拉尔夫说。不管在不在医院，拉尔夫总是一样的态度。他牙齿很大，和脸的比例倒很相配。他看起来总像在微笑。

有时候，要是塞尔玛觉得迈拉会在的话，她就不去医院。可她却不肯说让迈拉走，而迈拉也决心留下。所以在皮勒先生弥留的日子里，迈拉——虽然并不了解这个家庭最近几年的状况——但却很清楚他疾病的可怕细节，她儿子拜伦也同样清楚。

到最后，就在拉尔夫的父亲盼着她去的时候，她却和塞尔玛吵了一架，是因为关于去蒙特利尔治疗的一个电话。迈拉和皮勒先生已经讨论过去蒙特利尔治疗，她说那儿可以治好他。皮勒先生就记在了心里，认为只有在蒙特利尔他才能得救。最后，塞尔玛和医生不得不告诉他，就算到蒙特利尔他的病也没法治好了。因为如此，迈拉对他们都很失望，去了另一间病房。皮勒先生叫她的名字，他对塞尔玛很生气，因为是她把迈拉气走了，因为她没把他送到蒙特利尔去，所以也拒绝让她拉手。他躺在床上，眼泪从脸上流下来，他们在旁边坐着。

父亲死后，拉尔夫很怀念他，所以跟他父亲曾用过的东西形影不离——他的外套，喝酒的带皮套的小酒瓶，上面还有一幅蓝鼻子^①的画。街上的某种气息，每天的某个时刻，有些时候还有刚落在带铁栏杆和破旧台阶的法院里的雪，以及透过窗户快要消散的粉红色的光，这些都使他感到悲哀。

雪落在街道上，楼房上，坑坑洼洼的田地上。他和伊万·巴斯特拉切一起四处走着，他用那瓶子喝酒，尽量学着别人的样子喝酒，有时穿着父亲厚厚的冬季外套，戴着一顶蓝色的小丝绒帽。爱尔兰突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的一切都是爱尔

^①蓝鼻子一般是指清教徒似的人物。





兰的。他唱爱尔兰的反叛歌曲，喝烈性啤酒，大声宣布他记得父亲是神圣的爱尔兰人。他是爱尔兰人，他们是从爱尔兰来到加拿大的，这些想法对他来说变得极为重要。他穿着冬天的旧外套，咧着嘴恶狠狠地笑着。

拉尔夫相信世界上的一切，相信每个人做的每件事都会像命里注定一样要发生，而且事情一旦开了头，不管这开始有多荒谬，它都会注定要发展下去，因此，也就是绝对自然的。虽然他这么想，但他还是觉得，之所以他和阿黛尔交上了朋友，其实是因为别人都不关心他们。他们俩都不知道，该如何跟那些特别而有天分的人打交道——就是那些总自认为自己凡事都正确的家伙——也就是那些善于和别人交往的人。所以，最后他只能和阿黛尔走到一起了。他知道她父亲是个酒鬼，她母亲曾在他小时候照顾过他。

阿黛尔很纤细瘦削，所以，比起其他人，倒还是和他相配。他还发现了另外一件事——他俩都不喜欢音乐。他们故意错过舞会，或者远离音乐会。阿黛尔觉得那里或许会有酒，所以她讨厌那里，而拉尔夫自从被人痛打过以后，心里也一直害怕舞厅里会有恶棍欺负人。

阿黛尔和他呆在家里，不去参加舞会，但会一起去看看电影。

有时候，他会说服阿黛尔，把一瓶酒放在她的小包里给他带进去，这会让他们觉得很自豪，觉得自己都是厉害家伙。这样，即使阿黛尔自己不喝酒，也会觉得和他们同属一类。阿黛尔会经常冲着电影里的主人公大声起哄，他只好去捂她的嘴。阿黛尔还喜欢坐在电影院里咬她的手套，大拇指上都咬出了洞，他却没法让她不咬。所以，有一天他们看电影之前，他在她两只露指手套的拇指处涂上了辣椒，在这以后，她说她再也不会真正信任他了。

有时候，拉尔夫会靠晚上放电影赚点儿钱。他换片放片都比那些正式的放映员干得好，但每次他走以后，那些放映员总会发现机器出了毛病。这种事每个月有两回。拉尔夫满身都是焊锡的气味，脚上是双胶鞋，身上是咔叽布的牛仔裤，腰带上还多扎了4个孔，手上粘满机油。阿黛尔坐在凳子上，踢着脚下装电影胶片的锡皮桶。

父亲去世了一段时间之后，拉尔夫租了间公寓，尽管他母亲不想让他这么做，她想让他和她一起住在家里。两三个月后，其他同龄人听说他租了间公寓，于是就在他公寓里进进出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拉尔夫从来不阻止其他人用他的房子，从来没想到过会在房里碰见谁。他不知道会有人来偷他，也不知道他们会趁他不在时来用他的房子。他们又偷又住，可他根本没在意。

但真正的问题是，不久他们就不理他了，对待他就像这是间公用的公寓，大家都“想到了一处”，大家都是朋友。

就在这套公寓里，阿黛尔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每天放学后她都去那儿。

大学里的人在小镇里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拉尔夫认识大多数人，他和一些人一起上过课。拉尔夫的公寓成了所有人的聚会场所。

阿黛尔努力想讨好这些人，即使有时她甚至意识不到。她觉得他们说的必定都是对的，她开始学着他们那样穿衣服，亨尼西医生说她是“背朝黄土还想装扮成阔人样”。

然而，因为阿黛尔一直很穷，她在16岁之前就比其他人更多地体验了生活——至少是比那些呆在大学课堂上的人知道得多，而那些人总装出一副同情难过的样子。在恰当的时候，对恰当的事情做出难过的表情，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了。对于这个时代所关注的事，阿黛尔要比其他人见得多，也听说得多，可是，只要和这些人一比，她就觉得自己少了些什么。





也就是说，虚情假意的关心总是挺诱人的，但是，这些人的狡黠和做作却给阿黛尔的生活蒙上了层阴影。她还是爱翻胃，裙子还是有褶边，还是爱咬手套。

6

有一阵，拉尔夫听见有人在新民主党集会上演讲的声音。在街的那头，他能看见窗户里有盏灯，还能看见伯尔·蒂博多和阿曼德·萨瓦德医生，这两个人进进出出，萨瓦德医生一副学者派头。有的晚上他们会经过他家门口。萨瓦德留着山羊胡子，蒂博多的头发垂在面前。有人说，这个党有些新主张，还说这个党也要比其他党更实在些。

有时，拉尔夫也会去和伯尔聊聊天。伯尔是他的老邻居，就住在隔壁。他会同他一起坐在他家的地下室里，伯尔会想方设法把话题拉到新民主党上，变着法地想拉拉尔夫进来。有种感觉，那就是拉尔夫早开路了，而伯尔却还在原地——在铁路附近的那座奶油厂里，那儿有沙石和煤渣铺就的小路，还有黑暗的窗户。可每次伯尔一开口，他总会提到新民主党有多么新潮，多么有实力。他的头发会耷拉在眼睛上，他的妻子总会耐心地听着他，还时不时地瞅拉尔夫一眼，好像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提示来明白她丈夫的话。

然后，拉尔夫会回家。伊万·巴斯特拉切这时已经搬来和他一起住了，带着他的刀子，他身上还有自己刻的文身。他认为拉尔夫就像他父亲，或者哥哥。伊万 16 岁，自己在外面已经混了很长时间。有人来时，他就跑来跑去招待他们——拿饮料，泡

茶。他头发很长,衣服有股潮湿的味道。除了明亮的眼睛之外,他看起来就像个天真的小姑娘。他指节处有个“F. U. C. K.”(去你妈的)的文身,绕着手腕上文的是“危险”。他母亲是格洛丽娅·巴斯特拉切——迈拉的朋友——他崇拜他母亲。

整个秋天,人们来来去去。他们放了一枪,在墙上开出了个洞。有个男的从窗台上摔了下去,落在下面的走廊上。一天晚上,一个上游来的女孩把自己锁在浴室里,灌了一浴缸的水,溢得满地都是,然后吃了她自己所有的避孕药想自杀。他们最后把门打开时,她正坐在浴缸边上,穿着裤子和胸罩,胸口一起一伏地不停抽泣,水溢满了瓷砖地。

他们讨厌的东西他也假装不喜欢,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也假装喜欢——这样他和阿黛尔就融入他们了。有那么一阵,他俩都相信那些人既不拘束也不嫉妒,而他俩也没这些毛病。一下子,谁要是做事越突然,谁的心中就越有数,人也就越能干。于是,拉尔夫和阿黛尔彼此都假装正做着自己该做的事,而且是最佳的行事方式。阿黛尔会坐到豆袋椅^①上,她的棕色头发会垂在眼睛前,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突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彻底长大成熟的人一样——而且备受虐待。

阿黛尔现在有朋友了,两个月前她们还不理她呢,虽然两个月前她们在学校里还嘲笑她是“胆小鬼”——而现在这些女孩大声叫着她的名字,问她去不去公寓,问她那儿是不是有晚会。阿黛尔的腿瘦长,髌骨突出,领着这些女孩子,好像她很受欢迎。整个秋天,她都忍不住在想,自己已经交了那么多的新朋友。

那一年,鲁比是她的朋友之一,每天晚上都去公寓。她棕色的头发很长,戴着大耳环,有张很漂亮的娃娃脸,因为她长得美

①豆袋椅是种内部用小球作为填充物,形状可随体形而变化的椅子。





丽，所以对阿黛尔呼来唤去。她很受欢迎，假装很疯狂，虽然是她让别人为她疯狂的。小辛迪患有癫痫症，她爸总想把手伸到她的裤子里。每天早上，小辛迪醒来后就只有一个想法，为了鲁比她要变得像这条河一样疯狂。阿黛尔也是这么想的，因为她想跟她们一样。

鲁比常让拉尔夫给她帮忙，问他晚上她能不能带个男孩过来。拉尔夫总是说行，带男孩过来是“最好的”主意，不过拉尔夫带来的却总是些想和辛迪约会的男孩。辛迪拥有那个男孩的戒指，有那个男孩的高中校服等东西，但鲁比却拥有那个男孩。辛迪眨着白化的睫毛，穿着灯芯绒的新围嘴坐在那儿，满怀希望地四处看着。

阿黛尔有时对拉尔夫很生硬。她脾气暴躁，可他发现别人在变着法儿地占她便宜，取笑她，可就是因为这样，她才没被抛在一边或被看做另类。人们笑她不喝酒，他们说喝酒是很自然的，他明白这话会让她难过。很长时间，她从不对别人提起她父亲，也不对他们说她为什么远离酒精。她常让拉尔夫给詹妮特和鲁比买啤酒。她不想仅仅因为自己不喝酒，就让人家觉得自己是个扫别人兴的人。

“干杯。”他们喝酒时她大声说，“来啊，我们碰杯。”她眨着眼睛，及膝的羊毛袜上看得出有青草的痕迹，可爱的棕色头发上还有树叶。

因为阿黛尔觉得自己为讨好鲁比和詹妮特还做得远远不够，于是她们就老是利用她，取笑她，让她糊涂，让她神经紧张，让她恶心。在潮湿的秋日里，阿黛尔四处跑腿取悦她们，辛迪会跟在后边，她身上穿着件印满了和平标记的外套。

不知什么原因，潮湿的天气里，辛迪的癫痫会更厉害。有一次，她倒在篮球中心外的汽车旁，开始抽搐起来。阿黛尔马上跑过去，把她从污水坑里拖出来，想让她咬住根铅笔。鲁比和詹妮

特跑到珍妮餐厅里，藏在大衣架后。阿黛尔不停地亲着辛迪白化的睫毛，不停地给她按摩。可后来，辛迪却对鲁比表示抱歉。

此时，一切都很刺激。有个女孩吃了过量的避孕药，另一个威胁要割腕，除非她男朋友晚上从圣托马斯大学回来看她，她们一直坐在企图割腕的女孩身边熬到4点钟，外边风雨大作。这一切让阿黛尔觉得她有了父母所不知道的秘密，这个群体比你能想到的任何群体都乱——“乱”这个说法当时还比较新，也叫人震惊——其实，她就是那八九个人中的一个，她们都觉得自己理应保守这些秘密。

有时，到她们实在该回家的时候，拉尔夫会半裸着走来走去，尽量想说话客气一些。他还得去准备上木工课。街上昏暗的灯光照在光亮而高大的家具上，初冬的夜色中隐约可见高高的烟囱，冰上散发着煤渣的味道。这时，她们会找阿黛尔替她们求情。女孩子们把阿黛尔拉到厨房里，哀求她，握着她的手，在她耳边小声嘀咕。就像那些不习惯于被别人看重的人一样，这时，阿黛尔就会跑来跑去忙着努力让她们都高兴起来。“你出去的时候，詹妮特能留下吗——她母亲因为她吸麻醉品而大发雷霆呢。”

因为这样，她们觉得自己突然从父母那里躲了出来，这也正是她们最想要的。阿黛尔没意识到这个，她只觉得自己就像个女仆。下午为她们往外面的商店跑，即使不买东西，也在泽勒商店陪她们排队——她发现她们不管何时去什么地方，实际上从没叫过她。可拉尔夫一提起这事，她就生气，就这样，一切被抛到了角落。问题是阿黛尔认为新的友情会持续下去，认为对于鲁比和詹妮特来说，现在她们已经变成离不开的朋友了。她意识到她们怎么嘲笑别人，怎样刻薄地谈论那些不喜欢的人，但是只要和她们在一起，和她们不分开，她们就不会那样谈论她了。

住在楼上的是一个叫贝琳达的女人，她和她女儿玛吉一起





生活,这个叫贝琳达的女人是维尔以前的女朋友。每天早晨5点钟,她就得起床到河那边去工作。晚上,虽然拉尔夫想让大家安静点,但没人听他的。每次这个女人碰到他,就冷冷地盯着他,然后一步跨两个台阶地跑上楼去。晚上,她就拿着拖把敲地板。她没钱搬出去,房东从来也不为她说两句,房东不为任何人说话。

下午的时候,贝琳达会拿些吃的爬到楼上。她用棍子把大门支着,把面粉袋子拖到台阶上,外边,雪花飞旋着落在写着“欢迎光临”的垫子上。接着她下楼,把土豆拖上来。她路过拉尔夫的门口时,女孩子们正站在那儿等拉尔夫回家让她们进门。贝琳达先拿罐装食品,然后去拖面袋子。整个过程,女孩们都站在门口,脸上是一副不屑的神情。一次,贝琳达经过她们旁边时,其中一个女孩跑到楼下门口,把支门的木棍踢倒,然后飞快地跑了上来。还有一次,当这个女人不得不把面粉放在2楼平台处,上到3楼去开家门时,辛迪、鲁比和詹妮特就把面粉踢倒在台阶上。

“谁干的?”女人问。

“我们没看见——它自己倒的。”

“它不会自己倒。”

“是自己倒的。”

“不是。”

“是——是自己倒的——自己撒的,你还不信?”

“我可没钱浪费面粉。”女人说。

“那就别浪费,”詹妮特说,“别——那就别着手浪费呀。”

贝琳达上楼回了家,然后又下来,告诉她们她报了警。她穿了条裤腿很紧的旧裤子,大运动衫,暗绿色的冬季羊毛外套。维尔曾发誓要娶她,她也曾一直盼着他娶她。

尽管她总说她报警了,而警察压根就没来,女孩们就大笑起

来。正好，阿黛尔上楼来了。“黛尔来了，黛尔来了。”她们喊着，比平常更兴奋，好像她会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马上就能看出这场面好玩。

阿黛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此时却自以为知道，知道这很好玩。她大笑起来，用手捂着嘴。傍晚的气息渗入墙里，在这昏暗的公寓楼里，她们觉得这是最好的地方。

现在，即使阿黛尔终于有了朋友，她依然还是便秘，睡不好觉，她怕拉尔夫喜欢上辛迪，或者鲁比，甚至詹妮特。她害怕这就是女孩们想要的。她记得鲁比怎样搂他，笑着，眨着眼。每次阿黛尔躺下睡觉，就看到那双眨动的眼睛。

在朋友们说的许多事当中，拉尔夫觉得没法和他们争论，这倒不是因为他和他们的看法一样，而是因为他只知道自己没把握。有时，他采取的是与公寓里的其他人截然相反的看法。

比较重要的一点争论是，这代人不仅发明了毒品，而且每个吸毒的人都比别人更了解生活。拉尔夫却说他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他拿着帕尔白兰地，穿着父亲的旧外套，从母亲那儿刚回来。他母亲哭了，为了屋后松了的篱笆木板在生她死去的丈夫的气。

有些来他公寓的人就是这么想的，而这个公寓促成了这想法，还有镇上的警察，他们把他的公寓认定为一个聚集地，一个月来搜两次。

警察可以把拉尔夫带走，而且的确把他带走过，这让母亲的邻居们很同情她，为这样聪明的笨蛋正在受到他应有的惩罚而感到开心——这事发生时，邻居们也都是这么看拉尔夫的。

一次，在溜冰场演出的乐队演出后顺便来了，带了些酒，于是传言说拉尔夫家有个晚会。他自己直到从母亲家走回来才知道。





拉尔夫很快发现,尽管自己体重 127 磅,尽管自己系着一根宽大的牛仔腰带,他却没法把公寓照顾好。只要他去看他妈,她总会叫他趁着还没惹上什么麻烦,赶快搬回去。

塞尔玛家的窗帘和家具是白色的。咖啡桌是厚玻璃做的,上面有圆的玻璃杯垫。空气中有淡淡的香烟味道,但似乎这味道从来不在你呆的那个房间里。

塞尔玛会和拉尔夫聊天,劝说他这一生得做点什么,让他得想想父亲,他父亲曾想让他当法官。“他就是想让你活得有点儿出息。”她说。让她最失望的是女儿维拉,她不想让拉尔夫成为维拉!

“你知道,拉尔夫,在镇上闲荡可不是什么生活——那样只会有麻烦。你爸和我已经有了个这样的女儿,有了个甚至不去参加他葬礼的女儿。我们已经有了个这样的女儿,拉尔夫,她和嬉皮士一起游荡,住在一起,结了婚,又离了。我们已经有了个女儿了,拉尔夫,就像——”

她看着他,喘着粗气,把目光转向房间里面。

有时,他会带阿黛尔看望母亲。她家在轨道外侧,在迈拉的房车上,房子在冬天的空气中哀伤地若隐若现。一条小溪穿过房子后面一片快要枯死的灌木丛,踏过的草地上有个旧秋千。篱笆木板松了,在风中咔哒咔哒作响。砖块让窗户看起来空落落的,虽然前院收拾过了,可还有未完工的痕迹。车库很大,有斑驳油漆的味道。阿黛尔和他坐在外边的秋千上,风吹不到秋千这儿。有时可以看到她没系扣的外套在飘动。秋天的晚上,空气中有股铁的味道,黑暗的小路上弥漫着苹果的香味。

秋千外边,在挺新的棚屋的一侧,除了浇灌草地的塑料管,里面什么也没有。被人踩过花园外还有一小圈空地。以前,他们放学后常去,可以离其他人远远的。阿黛尔坐在拉尔夫腿上,

吃着胡萝卜——她常吃,为了保护眼睛,她害怕会瞎。拉尔夫把手放在她外套下面,在她有弹性的裤子上暖手。阿黛尔踢踏着脚,嚼着胡萝卜,担心牙齿变坏,担心眼睛因为看黑板而疲劳。风吹在她腿上,翻过的土地散发出霜的味道,坚硬的石头缝里长着萝卜。

7

39

乔·沃尔什 14 岁起就开始工作了。17 岁生日一过就参加了海军,成了加拿大皇家海军“育空舰”上的一名潜水员。一次,有个士官长说了乔的一个朋友的坏话,乔把他打翻在通往厨房的柚木台阶上。为此,他被送进了监狱。那士官长说乔无缘无故打了他,而乔却不愿说出真相,不愿为自己辩护。他就像有些男人那样固执,他们这种人有个特点,觉得如果自己不开口就肯定有理。他在海军里面受够了,于是回了家,娶了丽塔。当时每个认识她的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她会去搭理他。他们有了两个孩子。

他天性爱喝酒,不得不喝——如果不喝酒就不是自己了。他要去做真正的自己,做自己心目中的自己。对他来说,只有喝酒才是惟一自然和正确的事。

30 岁过后他境遇就变了。30 岁那年,他在灭火的时候被拖拉机压了。他时断时续地在病床上躺了一年,最后丢了工作,每天都喝得醉醺醺的。每次喝酒时,乔都决心要戒掉。坐在酒馆里,坐在码头上,在家附近干活时,他会有意地绕着路去酒馆里,好像是在给自己设置障碍,好像脑子里根本就没在想要买酒,就





在他又一次摇摇晃晃走在买酒的路上时，他总是在下定决心，把酒戒掉。

他会把酒瓶子带到河岸，把它们扔了——只不过，半夜的时候他还会爬下去再把它们捡上来。河岸离他家后门大约有60码，后门正对着这条河。河边有小块的草地和桤木，下午，男人和女人们会躲在那里喝酒——有退伍老军人，还有长大了却不知道该干什么的女孩子，结果到了50岁时还依然穿着印花布的衣服，头上别着银发夹。乔常蹒跚着去和他们喝酒，在一起唱唱歌。有时他的朋友，从加斯佩来的推销员也一起来，他常在车里的旅行箱内放瓶酒。乔把他带到家里，想让阿黛尔叫他一声皮特叔叔。接着早晨起来，乔就看不清楚自己或别人的脸了。他坐在外边走廊里，椅子对着墙，这时丽塔和阿黛尔走着去教堂。

1月，有一次他光着脚走到河边，踩到了一个碎酒瓶，把跟腱给割伤了。他的左脚也出了问题，之后他发现再也找不到全职工作了——只能去给人打零工。有一阵他找了个工作，给当地一家财务公司从没按时还款的人家搬走家具。他会闯到别人家里，孩子们吓得大哭起来，男人们骂他，恐吓他，女人们又是喊叫，又是哀求。阳光照在台阶上，就像冒着水蒸气一样，蒲公英乱七八糟地躺在刚割过的草地上。他会把椅子和沙发拿走——他讨厌自己，也讨厌这个世界。不久，除了喝酒，他什么都不干了。

因为他的窘况，丽塔不得不开始自己干活、挣钱，可在那个时候，人们还都不大接受女人出门去干活，总觉得这样不合常理。在那个时候，要是女人出门干活的话，这个家也就差不多快完了。也就是说，现在那些鼓吹妇女应有自己事业的人，在当时都很心安理得地呆在家里，因为那时呆在家里就跟现在出门工作一样平常。可是丽塔，还有像丽塔一样的很多女人，每天都得工作。

就这样，乔一直喝了7年酒。神父的话也没有作用，达兰神父甚至到家里来跟乔说他会下地狱的——好像他还没在地狱里似的——丽塔坐在角落里，胸脯很丰满，而乔像座塔似的站在神父面前，孩子般地点着头。

乔总是离医院和诊所远远的，总是躲着那些说有办法让他戒酒的人。那个时候他非常讨厌互诚协会和戒瘾诊所，每次提起它们都要诅咒一番。这时，他还盯着丽塔，像是为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在责备她一样。

有些晚上，人们会在很远的里奇路那边的水渠旁看见他。他穿着外套，戴着手套，独自在雪堤旁。在漫漫长夜中，阿黛尔已经变得一眼就能辨出他那宽阔而有些畸形的后背了。

接下来，他有3个月没喝酒。

3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丽塔让他看一下孩子，他的心情不好，因为她要跟那些他觉得曾取笑过他的人出去，他觉得喝一杯酒可以让一切都好起来。

好，我所需要的就是一杯酒，他心想。一杯啤酒，啤酒是什么——什么都不是——一杯啤酒算不了什么——不会像上次那样——是啊，上次——

他边这样想，边来回走着，不安地朝窗外张望——尽力想让自己别去喝酒。要不，一切都将不同了。

他向丽塔保证过他会照看阿黛尔的。为了圣诞节的演出，丽塔帮着去准备道具，她已经怀了米莉。她曾想方设法让乔对圣诞节演出感兴趣，因为她知道只要他在干活，就不会喝酒——丽塔或许也感觉到他要醉酒了。

离圣诞节越来越近，乔总是感觉在圣诞节不喝酒根本不可能。

“看着黛儿——我会照看黛儿——没问题。”

他在想着喝上一杯，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想法之后随之而来





的恐惧感——接着是一种强烈的安全感，他都3个月没沾一滴酒了——所以，一杯啤酒没什么大不了的。

喝杯啤酒要不了人命的，他想。丽塔在给别人做家务，而那些人根本就瞧不起他，想起这些他就觉得很生气。

他弄醒阿黛尔，把她放在载重半吨的卡车里，然后向酒馆开去。他偷了丽塔放在厨房抽屉里准备过圣诞节的钱，但他只想花一点儿，他一进去就买了两杯，阿黛尔在外面卡车上等着。他盯着酒看了一个小时——差不多有这么久——然后下定决心还是不去喝。

那天晚上，他回家时很晚了——沿着河岸向上走，星光照在雪地上。他唱着一支从船上学来的爱尔兰老歌，想起那次在温哥华打架的事。他已经把卡车，还有坐在车里的阿黛尔全忘了。

丽塔当时还是个年轻女人。因为她出去干活，有些男人觉得她应该很轻浮，应该很容易被勾引。于是，他们假装关心她，因为他们能屈尊俯就地对待她丈夫。更糟的是，他们假装也喜欢乔，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要把乔叫上。乔有时候会和丽塔一起出去，可他总觉得自己在场的时候，丽塔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乔只是在心里隐隐觉得，他们想要的不是他，而是丽塔。但他没有把这想法告诉她。他把那个士官长打翻在地时的那股倔劲又上来了。



每隔六七个月，迈拉就会交些新朋友。她会经常和新朋友搅在一起，不怎么到丽塔家来。有时候，可能觉得实在说不过去

了，她也会到家来坐坐。她会坐在椅子上喝杯茶，不多久就走了。

看看别人家孩子当着你面的表现，你就可以知道这家人是怎么想你的了。只要迈拉刚来就要走，只要迈拉只准备呆一小会儿，只要乔或者丽塔有所举动想让她走（尽管似乎再没别的什么人来他们家串门了），阿黛尔和米莉就会很害怕，很紧张。阿黛尔总是想说个笑话让大家轻松一下，而米莉总是跟在她后面把笑话再讲一遍。迈拉穿着宽松的蓝裤子，戴着围巾坐在那里听着。可每次笑话讲到要紧的地方（起码在阿黛尔看来），迈拉却起身要走了。不管她笑话讲得有多快，不管她是怎么讲的，也不管丽塔坐在那里是副什么样子，迈拉总是（还是在阿黛尔看来）没法听完笑话的要紧部分。

全家人都觉得做了什么不对劲的事情。一天晚上，阿黛尔在迈拉家的院子里看见一队汽车。

“快点儿去，快点儿去。”阿黛尔兴奋地对丽塔说，“我看着孩子，我看孩子，我来看。快点去吧，他们大概在拍卖什么东西。”

“我听话——我会听话的。”米莉叫着，在院子里跑着。“我会听话的——”

丽塔穿好衣服出去了，几分钟后就回来了。阿黛尔缠着她问，她生气了。

“她们聚在那里打桥牌。”她说，“我不想闯进那些打桥牌的女人中间去。我还有一大堆衣服要熨。”

“哈，她们谁都打不过你。”阿黛尔尖叫着，突然发起脾气来，从米莉头上扔过去一块抹布，还踢翻了椅子。

“我一辈子也没玩过桥牌。”丽塔说。

不知为什么，这让阿黛尔更生气了。

丽塔的上衣松松垮垮的。她梳着马尾头，穿着磨损的鞋子，





笑着让阿黛尔和米莉帮她做奶油软糖。但阿黛尔跑上楼去了，放起了一张披头士的老唱片，米莉站在门旁求她快出来。

星期四下午，迈拉总会带着阿黛尔出去兜兜风。有那么一次，迈拉比平常安静很多。阿黛尔坐在旁边的座位上，从车窗里看着那条河。车子掠过房屋和田野，阿黛尔在拼命地想找些开心的事说说。但每次迈拉瞥她一眼时，她马上低下头去看自己的靴子。

迈拉把车停在一条小路边上，看着一片长着苹果树的地。她下了车，斜靠在引擎盖上。很长一段时间，她盯着那块地，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着烟。那块地曾经是她和她前夫迈克的，在他们离婚的时候卖掉了。

“你想让我出来吗，迈拉？”阿黛尔问，把窗户摇下半英寸。

“你在想什么？”

“嗯？”

“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

“我想尿尿，迈拉。”

“什么？”

“我真的想。我的后牙肿了，校车已经开到河下边了。”

“我知道，我知道，亲爱的黛儿。等一会儿，我也想尿尿。”

几分钟过去了，迈拉还是呆在那儿。秋天里的一阵大风吹起她红色的方巾，空气中有鹅卵石的气味。

“今天你们家请我吃晚饭，黛儿宝贝，可我去不了。给你妈说，我明天去看她。”

阿黛尔看着镜子前边挂的兔子爪，摸了一下，想求些好运气。

有一段时间迈拉没去看他们，而是花更多时间和河对岸的

朋友在一起。一天晚上，丽塔刚拉上窗帘，就听到迈拉的汽车在她家院子里转，喇叭叫着，但此时没人走到窗户边去。

迈拉还是在每个星期三去医院。一天，她路过一个房间时，听见有人在叫她。

“嗨！”有个男的在叫她。是亚伦·加勒特，在河下游树林里干活的老头。他有7个女儿和5个儿子，都在做伐木造纸浆的活儿。他家客厅中间有个大电视，还有把家居椅，地上铺着棕色瓷砖，他坐在那把椅子上已经看了1000多场冰球比赛了。在1972年和俄国的系列赛时，他把前门拆掉了，这样，他的朋友们就可以坐在门廊里看球。但是，总有太多的人到他家，所以他自己反而被挤到后边去了。最后，他倚在门廊的窗户上看，前边都是半蹲半站着的人，而他的侄子和侄女们只能坐在台阶上。他有个叫吉洁的小侄女，那时才8岁，长着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在阳光下，她靠在他胳膊上睡着了。加拿大队进那个制胜的一球时，他碰巧正盯着一株种在花盆里的植物，那是他妻子放在窗台上的。他看着那绿色的枝条，想起了大海，走了一下神，错过了得分时刻。

迈拉走了进来。这病房很大，有股白色的被单和淡淡的血腥味。房间里有6张床，但只有3个病人。亚伦·加勒特摔在了树桩上，肚皮给划破了。现在，他开心地让迈拉看伤口。迈拉很不情愿地看了看，手绢攥得更紧了。他的皮肤是棕色的，上面尽是伤疤，十个手指向四处弯曲着。乔·沃尔什坐在墙角和他聊着。

“这是迈拉——”亚伦微笑地说，想把床边桌上的糖果递给她。

受伤的身体总是会让人感到害怕。他的手很粗糙，胳膊肘看起来又细又瘦，好像他都快没力气了。这时候，迈拉呆呆地站在那里，不敢去看乔一眼。她轻声说想再看看他的伤口——不知





为了什么,她觉得应该这样做。她始终直勾勾地盯着前面。

“噢,你应该好好照顾自己。”她突然说道,声音却很不自然。

亚伦又递给她一些糖果,那是她刚才没接的。她使劲回想他儿子和女儿们的名字,想问问他。克劳德是她惟一能想起来的名字,可很不幸,她忘记了他还在监狱里。

“克劳德现在在哪儿?”迈拉问,声音很大,似乎有点生气。

“克劳德很好,”亚伦说,“还在监狱。”他笑着,突然又拿自己和身上的伤口开起了玩笑。接着,他又善意地拿乔开起了玩笑,笑他不再喝酒了。但迈拉盯着前方,眨着眼,好像在乔身上根本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亚伦又转向乔,说他不该这么蠢。接着,他又说起很久以前一个夏天的晚上,在迈拉 13 岁的时候,为了让大家看她胸罩上的花,她把裙子掀到头顶。但乔觉得自己不该笑。于是,老亚伦不知所措了,除了这边看看,那边瞧瞧,发表一下议论,也不知道在跟谁说着话,他问外面是不是下雪了。

最后,他看起来很尴尬,因为这是一次痛苦的探访,对他和别人都一样。



看过亚伦·加勒特回家后,乔听说阿黛尔在商店偷东西被抓住了。丽塔在厨房桌子边坐着,米莉在看电视,她戴着彩色的大帽子,五六个洋娃娃全在沙发上陪着她。她穿着睡衣,没穿短裤,拿着她妈妈的 3 个蓝色大刷子,在刷洋娃娃的头发。

雪覆盖在草地上，仍有几块地方是裸露的。他们家在一个斜坡上，车道通向下边的桤木林。乔走到外面，把垃圾桶搬到街上，这时，他可以看见阿黛尔卧室里的灯——上面罩着一块橙子皮，屋里显得有了些颜色。乔酗酒的时候，常常清晨两点或两点半从后面进来。他蹒跚着穿过那些黑黑的田地，有时候会被石头绊倒。在地里走到一半的时候，他会看见灯灭了。一直都这样。他在外边站着，想了一会儿，喘着粗气，吐了口唾沫，点了一支烟。他看见门廊台阶上的冰在微弱的灯光下发着光。他抹了一下脸，进了里屋。家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墙边是那株很大的喜林芋^①。

回家前，亚伦让他去河边看看小鸡和猪喂了没有，让他往猪槽里放些石头，好让猪磨牙，还让他去他们家的林子里看看，检查一下林地。他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出院，但事情必须有人做。他信不过在家的儿子。他儿子除了去看看有没有信，冬天从不出门。

所以，他让乔去做，乔也答应了。去林子看看很容易，看一下亚伦围起来的林子是不是还好，到溪边看看是否有鹿的踪迹。这是个寒冷的下午，一阵阵微风掠过树梢。几个月前，他和丽塔来这儿钓过鲑鱼，现在这里却冷冷清清的。这冷清让乔一阵刺激，因为可以闻到狩猎的气息。其实他已经嗅出鹿的气味了，知道它们就在这儿。

黄昏时，树梢上的天空出现了微红的薄雾。乔年轻时常和父亲出来在这儿干活。他不常去镇上，但有时会独自搭便车去参加舞会。日暮时分，他走到街上，女修道院的灯光亮了，法院的台阶看起来很孤寂。因为寒冷，他感到腿阵阵刺痛。有时搭不上车，他就步行回家；有时比较晚了，路上飘着兽皮和动物的气

^①喜林芋属热带美洲攀附植物，常被当做室内观赏植物。





味,他一路向前走着,远方的海湾有盏孤灯在静静地闪烁着。

乔在小溪旁风化的石台上坐了一会儿。他觉得很奇怪,自己那次在芬迪湾的涡轮机中遇险时竟然没有死。他坐在那儿回想着。

他在圆形的涡轮机中摸索了 10 分钟,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后来,他不得不像进来的时候那样小心地游回去,要不然他就会彻底失去方向感。

是,太奇怪了。如果有人问他怎么了,他没法回答。顺着机器边上往回游的时候,他不得不打开备用氧气瓶。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出口,回到了水面上,他的氧气只够用 4 分钟了。

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要去多做些事,但每次做事的时候,却总觉得自己想做的不是这件。他莫名其妙地发抖,还把唾沫吐到两腿中间。米莉因为有多动症,得吃新药,于是他们给她吃利他林^①。去年春天,她滑倒摔在了房子后面的河堤上,他把她抱回屋里。第二天下午,她爬出窗户想要上房顶。还有一次,她被卡在了马路下边的排水管道里。人们听到地下室那儿传出的口哨和叫喊声,那么巧,是米莉,她被卡在了排水管道里。

他想了一会儿这事。他想起那涡轮机,想起了他是怎么想办法钻进去的,但却不记得自己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他坐着,空气中有白蜡树和黑暗的味道。他感到肚子饿了。他伸直一条腿,想放松一下。他听到灌木丛里一阵劈啪声,看见有鹿的尖角在两棵树间的空隙闪了一下,然后就不见了。

他回到家,丽塔因为阿黛尔在商店偷了东西,对她非常生气,她让乔上楼“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女儿”。

米莉看着他问:“嗨,爸爸——你要去管她吗?”

①一种中枢神经调节药物。

“当然了。”

他重重地靠着米莉坐在沙发上，拿起个洋娃娃。他笑着看着她，亲了一下洋娃娃，她让他亲所有的洋娃娃。她亲了他一下，要去摸他背上隆起的包。

他把她抱起来，抱到楼上的床上。

他把米莉放到床上，然后去看阿黛尔。这是她第二次在商店偷东西被抓住。第一次，她只偷了些眼影。但这次，她把5袋连裤袜藏在裤子里，想从商店边上溜出去，结果被抓住了。

“泽勒商店开在那里，不是为了让你把喜欢的东西往裤子里放的。”乔说着走进屋里，生气地四处看着。她的房间从他上一次来过后就完全变了。床头现在是一幅画了朵花的招贴画，以前没有。现在门上写着的一句话是“致所有的小马屁精——呆在外边，在痛苦中等死吧”，以前也没有。胸罩和无檐小便帽在房间里乱放着，裤子放在椅子上。乔一下子注意到了这些，他觉得自己进来得有些唐突。他把裤子从椅子上小心拿开，坐了下来。

阿黛尔正躺在床上看杂志。她的脸很白，嘴唇动着，在读她看的東西。她时不时地使劲拍着杂志的书页。远处，俄国船正鸣着汽笛。她头上有个大的卷发夹，就在她头顶上，头发扎在两边，这让她的耳朵看起来显得特别惹人怜爱。

“你干吗不去看看老亚伦——你知道，”他磕磕巴巴地说，“我们可是去他家吃过上百顿的晚饭。”

“和我没关系。”阿黛尔低声说道。

“你以前为了攒冰球明星卡，可是经常让他给你买泡泡糖的，是不是？”他说，“老亚伦四处逛，嘴里嚼着泡泡糖。”阿黛尔鼻子哼了哼。

她的粉红色上衣一直扣到喉咙那儿，皮肤看起来像奶油的颜色一样。她鼻子上有个小疙瘩，上面涂了点祛痘霜。

乔有些口吃，阿黛尔想要表现自己的时候就会学他。因为





害怕她学他口吃，他很犹豫，不大敢和她说话。他独自去树林时，有时他会走到一棵树那儿，冲着树说：“嗨，你好吗？我叫乔·沃尔什，造锅炉的，也是什么都修的修理工。我和妻子丽塔还有两个孩子住在一起。”他根本就不口吃，他会自信地点着头。

好像只要在那时他可以把每个词的音都发准，他就可以从此不再结巴了。但他回到家以后，他说话时又老是会出现明显的中断。

就连丽塔也忍受不了了，她没耐心等他把话说完。阿黛尔也习惯了他的结巴，她会帮他把话说完，可那却根本不是他想说的。

只有紧张时他才口吃。当他在失业办公室找工作的时候，当他和丽塔出去到学校去看演出，或者是上教堂的时候也会口吃。

乔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支烟，下嘴唇鼓着，嘴里呼着气，鼻子一抽一抽的。他把手垫在屁股底下，四处张望。在梳妆台上，有一张老的黑白照片，是阿黛尔小时候的。她周围是一群鸽子，胳膊和腿上都有鸽子，两只鸽子落在她头上，现在看起来，她那时怕极了的样子显得很可笑。看到这些，还有阿黛尔的鲜花图片、贴花纸和不干胶贴纸，腰圆膀大的乔坐在那儿，再一次觉得他在多管闲事，没办法对她厉害起来。他进屋时还想着要对她厉害一些，但现在他却默默无语了，而是听着从远处奶油厂那儿传来的火车声。

突然，他情不自禁地对她说，他醉酒并不是想伤害她们，要是她心里难过的话，他很抱歉。他说起他最后一次喝酒胡闹的事，闹了有18天。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想回家，但没勇气。他想其他人肯定已经走了。有一次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间办公室里。人们进进出出，但几乎没人理睬他。人事经理站在角落

里,在小声对秘书说着什么,而秘书正看着他。乔发现他是在魁北克的一座矿上。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那儿去的,但很显然他应该去那儿。

他们叫了个警卫来,因为他们英语说不好,他又不会说法语。最后他说清楚了,他要去把家人接来,要把他们带到魁北克来,决定一出,他便又上了路。

像往常一样,他发现了一家酒馆,于是又把去魁北克的事全忘得一干二净。两天后,他出现在新斯科舍省的特鲁罗,和另外一些人喝了起来,那些人成了他的朋友,都会来看他的。他记起来了,他曾向自己保证过再不喝酒了。全世界想戒酒的意愿也没有他的强烈。他甚至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修理汽车。他印了名片,还在广播上打了广告。但像许多酒鬼一样,虽然他能很轻松地赚到钱,但他又喝醉了。而且,一旦他开始喝酒,以前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错的,都没有了意义,现在他得做点什么别的,做点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事。

接着,他发现自己到了里希巴克托的监狱里。在路上过了一天,喝了17罐让他清醒的啤酒以后,他发现自己坐在厨房的椅子上,阿黛尔正费劲地喂他汤喝。

他在给阿黛尔讲着这些,但她啥也没说,不时地抽抽鼻子,好像没听,又接着翻了一页杂志。

“现在我知道这是病。”他满怀希望地说道,好像是在自言自语。“我以前不知道。”

他看着自己的手,搓了搓,然后看着床头柜上拉尔夫的照片,是她放在那里的。

她头上有只卷发夹子,这使她看起来活像是在头上顶了一只独角兽的角。

乔告诉她,他年轻时喝酒,但或许他不会再喝了,他要尽最大努力不再喝了。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能富起来。他笨拙地笑





了。他说他记得的事情要比她想的多得多——是的，他记得。他记得他们住在市区的时候，屋里没有暖气，阿黛尔感冒了。他记得这个。怀米莉的时候，丽塔差点流产了。后来，来了些社会工作者，他们要把孩子们带走。他记得这个。他记得以前阿黛尔的裙子口袋里总装着汤罐头，还有个大的开罐器，因为她觉得这汤有用，可以治他的酒后不适，只要他回家， she 就把罐头递给他。还有一阵子，她总是把一个洋娃娃放在枕头底下，那是他在马戏团为她赢来的。他打赌她不记得了。他笑着四处看看，又咳嗽起来。突然，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开始求她原谅他。

“我知道，”他一说完，她就说道。“我知道。”

她很快地看了他一眼，眼睛睁得圆圆的，又回过头去看书。

“我知道，”她说，“是的，当然——我知道。”

10

那艘“高尔基号”俄国船已经在这儿搁浅 3 个星期了。有个叫特罗萨夫的士官长对迈拉很客气。她领他在河上看了看，带他去了冰上溜石俱乐部^①，给他解释比赛规则。她好像已经暂时忘了自己的烦恼。

人们组织了几次上俄国船参观的活动，还给俄国人安排了时间去滑冰。船正在修理，友好地对待这些搁了浅的外国人，直到把他们送走，这也是很自然的。不知为什么，拉尔夫和特罗萨夫交上了朋友。他们谈论冰球和拳击，职业比赛与业余运动，彼

^①起源于苏格兰的一种冰上溜石游戏，两队比赛，每队四人，将沉重的椭圆形石头（石壶）滑向位于冰道两端的圆圈中心为胜。

此称赞各自的球队。一天下午，迈拉和他们在一起，说有人告诉她，俄国人在冰球方面很出众，在一般的运动项目上也很优秀。她看着拉尔夫，深深地叹了口气，好像已经对绝大多数加拿大人都厌倦了一样。

特罗萨夫圆滑地说，虽然加拿大人是不错的冰球选手，可让他觉得不安的是，他们不知道怎么从运动中找乐。要是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训练得更刻苦些，虽然会少挣些钱，但毫无疑问会从中受益。他没有提 1972 年的系列赛。特罗萨夫没提起，而迈拉一点也不知道。她只是点着头，好像终于发现了一个和她意见一致的人。拉尔夫更多是听，他很少说话。他觉得总体上特罗萨夫像是他们的大哥一样，因此还可以对他们更厉害一些。

有些事是特罗萨夫没办法不做的，其中之一就是对船上的人实行宵禁。宵禁 8 点钟开始，任何到船上来的参观者下午都得组织起来游览。拜伦和迈拉经常出现在船附近或者码头上。

在一次参观时，拜伦偷了几支散装的俄国烟，想放进口袋，但碰巧被抓住了。

被偷了烟的那个俄国人，用俄语对特罗萨夫说了些什么。特罗萨夫从拜伦口袋里把烟掏出来。那个俄国人自言自语说着什么，走开了。拜伦看着迈拉，开始对她大喊。特罗萨夫想了一会儿，肩往后耸了耸，小米莉咧嘴笑了，特罗萨夫看到她笑，突然说：

“这儿不允许——你想要什么，开口就行。我们这儿不能有小偷。”

接着，他看着迈拉，迈拉脸红了。他抱起米莉，米莉还在咧嘴笑，一直在笑。

人们有种感觉，觉得不该去伤害俄国人的感情，因为俄国人是无辜的——无辜、生硬、傲慢——拉尔夫有这种感觉。不管什么时候他和特罗萨夫说话，他都本能地想：他们决不会对我们认





错——所以我们也别惹他们。

大桥出事了。船随水漂来，撞上了桥墩，把桥下侧撞了个大洞，造成了价值 100 万元的损失。俄国人一连好几天什么都没说，后来对此发表了声明，说这都是挪威船只的错。因为挪威人运电线杆的船没能正常地驶出航道，要么就是驶出的时间不对。为避免撞到码头，他们只能关了发动机，随着潮水漂浮——这是他们惟一能做的——所以他们撞到了桥。所幸没人受伤，可挪威人的那艘船已经出海了，还能怎么样呢？他们写了报告交给了港口主任，现在也正准备离开。赔偿？不！让他们付款很不合理。

就是这个不合理的说法吸引了拉尔夫。什么应该是合理的，什么又是不合理的，其实他们应承担的责任要比拉尔夫见过的其他海员都大。

阿黛尔说，她从 1972 年的冰球系列赛后就不喜欢他们了。她看见有些朋友——还有广播和电视的评论员——开始对加拿大队失去信心，甚至开始冷嘲热讽起来。小时候，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加拿大批评自己会被看做是项时髦的做法。这是她和乔喜欢的项目，她依然在每个星期六晚上看这个项目，她从来都不能理解那些讽刺挖苦的话。阿黛尔对拉尔夫说，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她不得不去浴室呕吐。要是加拿大输了比赛，她就像个鬼一样在屋里走来走去，不吃饭，只祈祷，嘴唇慢慢动着：“哦，上帝——让皮特·马荷利奇得一分吧。”

她不看报纸上有关比赛的报道，也不听广播。因为在她看来，很多报道都是假的。1972 年 9 月的事，除了我们和俄国人打了 8 场冰球赛，我们赢了，还有她第一次遇到了拉尔夫·皮勒以外，剩下的事她几乎一件也不记得了。

对于一直喜欢冰球的阿黛尔来说，尤其是对于住在蒙特利尔的法裔加拿大人来说，1972 年加拿大和俄国的系列赛就像是

场梦一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傻，但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会和她有一样的想法。不管是谁以什么方式瞧不起那些比赛，阿黛尔都会觉得他是个叛徒。特别是有些家伙，他们就是想以贬低那些比赛来炫耀自己好像是个专家似的，想以此证明自己才知道什么是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

阿黛尔向后踢着脚，活动着脚趾头，想给俄国的冰球选手起外号，拉尔夫在屋里转悠着。

“这个名字怎么样，”阿黛尔说着，一脸天真的表情，她鼻子上还有个痘。“亚历克斯·啃口香肠柯夫，要不——”她调皮地接着说道，“西蒙克·擦屁股柯夫。”她的眼睛透过睫毛看着拉尔夫，咧嘴笑了。“只要你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个什么‘柯夫’，就是个很好的俄国名字。就像‘擦屁股柯夫把球传给了啃口香肠柯夫，球又回传给了他妈的柯夫’。”她坐在那里说着，脚趾头不停地动。

停了好大一会儿，她又说：“西曼·罗切混蛋柯夫。”

一次，迈拉独自去了船上。那是晚上，水面上漂着浮油，风很大。她能闻到柏油的味道，头发被吹着贴在左面脸颊上。她挑了条老路，跨过结冰的水沟，上了公路，然后上的船。刺骨的雪花落在眼睛里，化成了水。船上的灯光投射到镇上临水的街道上。

第二天船就要离开了，特罗萨夫在等着她，但她却觉得有些不安。这两个星期以来，她一直都去船上，但现在却觉得自己很蠢。不知为什么，她并不知道船上会有女人和孩子。有一次她去船上的时候，特罗萨夫好像在对什么事情生着气，也对她很冷淡。今晚，有个女人一直在盯着她，好像她非常了解迈拉，迈拉也觉得有些心虚。迈拉淡色的金发有些湿了，看上去颜色深了些，她还戴着一对圆形的大耳环。本来，她还觉得自己戴上这副





耳环会显得很漂亮,但现在却觉得自己很难看。

有个女人不想让特罗萨夫和她在一起——大概她认为是为了他好吧。特罗萨夫以前可能觉得有个外国女人在身边也挺不错,但现在他却很不自在。他给她看了列宁格勒城外一个小镇的照片,还跟她说起了他妻子,说他妻子正在读工程学。他看着迈拉。迈拉的头发染过了,身上穿着蓝色的家居裤,裤脚仔细地翻了起来,裤子拉链突出来,好像她有个大肚子一样。不知为什么,她觉得他瞧不起她,很长时间以来她都这么觉得。她在他房间里的椅子上坐着,看着他,他说起什么的时候,她就往四处看看,笑一笑。有两个人经过门口时站在那儿,她笑了笑,他们站着看了她一会儿。一个人走了,又来了一个。他用俄语说了些什么,第一个人咧嘴笑了。特罗萨夫对他们说了些听起来不太愉快的话,他们耸了耸肩。

有人在下国际象棋,特罗萨夫带她去看。她一点都不懂象棋。房间里满是人,她转过身,那个不想让特罗萨夫和她在一起的女人正盯着她,迈拉很害怕。特罗萨夫对她说了些什么,她粗声大笑起来,其实只有在紧张时她才会那样笑。

他们顺着船上的通道往回走,过了几道门后到了特罗萨夫的房间,她在里面坐下。他整个脖子和脸都红了。他四处张望了好大一会儿,好像不愿意看她一样。这一刻,她的穿着打扮和所做的准备都显得那么糟糕。

这一切和她想像的彻底不同,也和他自己一直在设想的截然不同。

她点了一支烟,用故作老成的样子抽着,那是她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学的样子。她开始说起话来。她说起了她的前夫迈克,她是怎么为他难过的,他是怎么准备要娶那个小女孩的,还说明天她就会去找那个小女孩,跟她把迈克的事好好说说。(尽管迈拉嘴上说她会这么做,但她心里知道,她是不会这样做的。)她又

说起了她朋友们的闲话。她告诉他,她不愿去镇上的任何地方,这条河上游下游的人都不好。她脸上是一副从小就学会的做作而世故的样子。她笑了笑,小心翼翼地把烟掐灭了。

“你真是不可救药哇。”特罗萨夫说道。真巧,她的一番话恰好给了他说这话的机会。而这话不知为何一直在他的脑子里打转。特罗萨夫说这话的时候,那个矮小而长着黑亮头发的女人刚好从门口经过,正看着他们,而特罗萨夫说的这话就好像是在教训迈拉一样。接着,特罗萨夫突然看了看门外,向小个子女人高兴地挥挥手,好像是想让她知道,他自己也觉得训斥训斥迈拉是有必要的。



乔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他会看看窗外,想想天气会怎样。接着,他会吸上一支烟,下楼去烧上一壶水,然后,到镇上四处转悠,玩玩击彩盘,再去购物中心坐坐。

每天,乔都会去镇上,看看人们在做什么。接着,他会去失业办公室看看有没有工作。在丽塔出去干活的那些天,他会回家做做家务,准备午饭,接着又回镇上。有时,他站在角落里听人们谈话,然后又走到那座山上,顺着大路走回家。在家里,他会一边削土豆一边等着阿黛尔回来。

阿黛尔回到家时,她会看看桌上的灰尘或是米莉咬过的一片面包,再怀疑地看看他。然后,她会微微笑笑,回到楼上的房间。她会放上莱德·泽普林^①的专辑唱片,打电话把拉尔夫叫来。

^①英国著名摇滚乐队,重金属摇滚乐的先驱。1968年由吉他手吉米·佩奇、歌手罗伯特·普朗特、低音吉他手约翰·保罗和鼓手约翰·邦汉首次演出获得成功。





拉尔夫来了。他帮着乔和米莉找她的溜冰鞋。每天,米莉都找不到溜冰鞋,她会把所有的锅、水壶、手套、袜子全扔到厨房地。找到她的溜冰鞋后,他们就去溜冰场。

乔会给米莉系上溜冰鞋的鞋带,把她抱过栅栏,看着她滑走。在溜冰场上,她会像发电机一样来回滑上三四圈,尖叫着摔跟头,然后才回家。

等他们回到家,丽塔已经做好了晚饭。阿黛尔早就不见了,跟辛迪去了镇上。他们会一起吃晚饭。丽塔准备去溜石,她是从这个秋天开始溜的,乔洗碗,等着阿黛尔回家。他通常在8点钟要去参加会,而阿黛尔会在7点50到8点10分之间回来。

她回来时,乔一下便可看出她和新朋友过得怎么样。她进屋时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只是问他:“你要不要去开会?”

“去啊。”

“那去吧。”她说,“去参加你那可笑的会吧。”

他常去开会。一般他都坐在会场的左侧,和两三个人坐在一张桌子旁。乔不知道为什么这四五十个男女酒鬼开的简单的会能让他第二天不喝酒。他只知道这就是管用。

然而,那里有些人乔不太喜欢,但他也只能尽量去试着喜欢他们。有几个已经不喝酒的人在谈论着该怎么赚钱。他们说话的时候,乔会经常感到坐立不安,他会不高兴地四处张望。但他发现其他的男女都在忍耐,看上去他们也没什么意见,所以他觉得自己也不应该有什么意见。

开始的时候,一个叫亨利的曾答应要给乔找个活儿。现在,他好像忘得一干二净了。每次看到乔,亨利都笑着拍拍乔的腰,问他最近怎样,乔会点点头。“很好。不错——你这个月来聚会的时候,把你妻子也带来。”他说。

亨利戴着假发,但看起来却不太合适,因为那假发让他的额

头看上去大了许多，而头顶上好像有两种不同的头发。他看起来很好笑，可他完全不在乎，不在乎假发让他看起来好看了还是难看了。他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你首先看到的就是他的头顶。

他总在笑，假发没戴正。那歪到一旁的假发会让你突然注意到他的假牙。他有5年没喝酒了。他没有胃，他的胃因为酗酒给切除了。有两次胃出血差点要了他的命。他拿了15000块钱存到银行，建了自己的会计公司，接着又把所有的钱取出来和女朋友跑了。后来他回了家，可在回家路上，他的车从路上冲了出去，头上的皮在那次车祸中全掉了。那是他最后一次喝酒。

现在，坐在这个弥漫着烟味的房间里，他对乔说，他对自己经历的事觉得很满意。

“什么意思？”乔犹豫地问了一句。

“你在这里说话不像在外边那么结巴。”这人说，拍着乔的背大声笑着。

开始时，乔还很生气。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对他说这个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他犯了错，这样戒酒很蠢，他可不愿意这样。他要出去喝个烂醉。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还是一直到这里来。

他发现这儿有的人曾经喝酒要比他多得多，比他厉害得多，也比他失去的多得多，可是，现在他们不仅不再喝了，而且还在用纯真、善意的目光看着大家。

不过，亨利对他特别感兴趣。事实上，他从没把乔撇一边，而乔也习惯了他在跟前。他这人老是打扰乔，乔也不喜欢他，但乔就是想要向他这个人证明，自己是能够戒酒的。

每次，乔刚想着要喝点儿的时候，他就会想起那个戴棕色假发的人，他就会说：“如果他能戒掉，我也能。”



12

过了一阵,鲁比和詹妮特厌倦了阿黛尔,不再去公寓了。阿黛尔会在街上遇到她们。

“嗨,姑娘们——拉尔夫那儿有啤酒,”她说,“他给你们买的。”

她想照着两个月前那样说话,而两个月前她们是会和她拥抱,然后挽着胳膊一起走的(对这些女孩来说,互相拥抱总是很重要的)。可现在,她怎么说都没用了。

“哦,黛儿,我们还有事。”詹妮特会这样说。

“我不叫黛儿,我叫阿黛尔。”她低声说,突然有点害怕她们。她们笑着,好像这一直以来都是个笑话——这话里面是个侮辱她的笑话,她们之间经常会说起的,而她却一点儿也不知情。即使那个总在减肥的小辛迪,那个张着大嘴巴的小辛迪,那个她父亲一直想把手伸到她裤子里去的小辛迪,也会跟着她们笑。她笑的时候,浅色的睫毛会合在一起,上面会落上雪。

詹妮特说话的声音不大,却很尖。她总穿着带褶的裙子和尼龙袜,膝盖上有个胎记,耳朵像半个月亮一样从梳好的头发后露出来。她说:“哦,你干吗不跟我们说说你那讨厌的爸,还有你家的事?”

“我爸不讨厌,我家人也不讨厌。”阿黛尔说。她的嘴巴绷得就像铅笔划的直线。“我家人都很好。”

“不是你说的那样。”鲁比说道,好像这又成了过去两个月中她们之间的话题了,当时她讲那些话题的时候,阿黛尔以为自

己已经成了她们当中的一员，在像她们那样行事了。

“辛迪。”阿黛尔戴着针织帽子眨着眼叫道。在黑暗中，雪落在了她的帽子上。

“别老辛迪辛迪地叫她，”鲁比说，“你不是总笑话她发羊儿疯吗？”

“我——我从来没有。”阿黛尔说。

辛迪好像突然才意识到她们在说她。“叫癫痫。”她小声说道。

鲁比笑了。在商店外的冷风中，她的牙显得很白。她比詹妮特更让阿黛尔神经紧张，因为阿黛尔很喜欢她，喜欢她做的一切。

在泽勒商店旁边，她们在看着她，而人们正在商店门口进进出出。老年人从她们身边走过，女士们穿着雪天的靴子，香水里有种湿湿的雪的气味。迈拉正从路对面的美容院窗户那儿看着她们，鼻子贴在玻璃上。阿黛尔的胳肢窝下在出汗，她一紧张就这样。冷风吹在脸上，让她觉得有点儿晕。风中有股灯光、鱼和油煎土豆片的味道。

“你话说得太多了，”鲁比说，“都是说我们的——上帝知道你都说了我们些什么——你说我们是群妓女，说我们欺骗男孩子，在我们背后说我们的坏话——”

辛迪叹了口气，往四周看了看。她背上有一个大的和平标志，是鲜红色的，膝盖上也有两个。所以她走路时，你最先看到的是两个和平标志朝你走来。

过了一会儿，她们转身走远了，留下阿黛尔站在那里。



13

这个时候，拉尔夫的姐姐回家了。她叫维拉，大约 25 岁。那是 1973 年，拉尔夫有 4 年没见过她了。

维拉又高又瘦，戴了副老奶奶眼镜，穿着长长的花裙子。她常去公寓，坐在角落里的小豆袋椅上，听他们聊天。听了一会儿，就站起来和她男朋友内文静静地离开了。内文 32 岁，穿着花衬衫，喇叭裤，戴着大徽章，跟在她后面。

维拉会盯着阿黛尔看，但阿黛尔却意识不到，她也没注意她和维拉的坐姿是完全一样的，连说话的语调也一样。但是维拉曾在牛津呆过一年，她说话有英国口音，阿黛尔却没有。

小时候，维拉读过简·奥斯丁所有的作品。她开始写诗，在学校里还利用中午时间组织了诗歌小组。她兴趣广泛（内文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因为他留了小胡子，所以人们也都觉得他肯定也读过不少书）。维拉看起来总是很孤独。拉尔夫会看着她在小路上走着，像女学生那样抱着书，大圆眼镜上蒙着雾气，头发上也有雪。因为她总吃橘子，男孩们曾叫她“橘汁乳儿”。她总在找新朋友，总是很沉默。她以前有个笔友，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信件了。她曾走到邮局，去看是不是邮路的问题。最后，大约十个月后，她意识到再也不会收到一封信了。

她呆在家里，从不去外边。有时候她父亲会对她很生气，会笑话她像根泥地里的木桩子。他在她身边走过，大声喊着“垃圾里的木桩”。而她也很有固执，每次都会因为这个在家呆好几天。有一阵，因为拉尔夫在做科学实验，她就停下了写诗，开始研究

生物，然后回到家就开始谈论繁殖——这让塞尔玛觉得很尴尬。维拉对繁殖看得很客观，也很冷静。繁殖是这个生这个，又是那个生那个。她的蜡光卡纸上贴着联合国的演讲辞。她曾写了篇把小麦卖到中国去的短文，还得了奖。她曾以为她可以去联合国，但没去成。那时，拉尔夫非常非常喜欢她——他们还曾一起在溪谷里修过城堡——但是，当时他就觉得她不会、也不能和他很亲近。“我不像以前那样了，是吗，拉尔夫？”有一次，她坐在他的公寓里，这么问道。

“不像了。”拉尔夫说，抓抓耳朵，脸红了。

“那你为什么脸红啊？”

“我没脸红。”

“我想你还是原来的那个臭家伙，拉尔夫。”她从眼镜上边看着他，很快笑了笑，接着又皱了皱眉头，拉尔夫永远也不知道他到底看见她笑了没有。

“我不知道。”拉尔夫咧着嘴笑着，看起来很迷惑的样子。

“如果一个女人成了法人的头儿，你觉得怎样，拉尔夫——你会觉得不解吗？”

问题是，让拉尔夫不解的是法人究竟是什么东西，对此他一无所知，因此他根本就不清楚它们有什么区别。但不管怎么样，对维拉来说，如果女人想要有所成就的话，法人、律师还有职业都是指向成功的路标。拉尔夫从没想过以后要干什么，他感觉很困惑，担心会说错什么。他会笑笑，愉快地说：“我一点也不懂！”他很希望这能让他摆脱这窘境。

不管是对她不再相信的事，还是她依然相信的事，维拉都想搞明白。她想一下子就能把这些事给解决了。她和母亲一直不合，她想让拉尔夫原谅她这点，但因为阿黛尔在屋里，所以维拉只能把话说得晦涩一些，她想把事做得周全一些。





“她怎么样？”

“很好，不错。”拉尔夫说。

他们这样聊天的时候，拉尔夫会在屋里溜达。他头发很白而且满是灰尘，他想什么心事的时候，眼睛总是一眨一眨的。阿黛尔坐在那儿，好奇地看着他俩。

阿黛尔经常搞不清楚维拉在说些什么，但维拉说话的样子和思维方式却让她印象深刻。

比如，阿黛尔只有几件衣服可穿。她有几条灯芯绒裤子，几条牛仔裤，几件上衣，还有她上学时才不得不穿的套装。她一直很穷，所以她想凭借衣着打扮掩饰自己的贫穷。然而，对维拉来说，越不在乎衣服或外貌的人就越好。现在，阿黛尔总害怕在她面前穿得好了些，她也害怕化妆。因为维拉讨厌化妆。

阿黛尔最担心的是，她或许会喜欢上什么维拉不喜欢的东西，或者她会说什么让维拉反对的蠢话。

例如，维拉就不欣赏拉尔夫和她曾去看过的所有电影，他们曾在电影院里吃过甘草糖，喝过汽水。拉尔夫会说：“嗯，我们喜欢，这就是为啥我们去看电影——很有意思。”他看着她说这很有意思，但却又对这有意思的事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然后，拉尔夫又会兴奋起来，问她是不是每天还在弹钢琴。她以前早晨常练习莫扎特的曲子把他吵醒。她曾在女修道院修了钢琴课，练得很刻苦。她从不和朋友出去玩。15岁生日时，塞尔玛给她买了双溜冰鞋，她去参加了峡谷那儿的溜冰聚会。但是，她却回来得很早，手冻得冰冷，她说有人问起她的个人隐私。后来，她不得不找个舞伴一起去参加高中的正式舞会，但自己却不想去。拉尔夫从来没看见维拉出去约会过，所以他下午5点就准备好了椅子，坐在走廊里等着看她的男朋友。维拉下了楼，穿着粉红的长礼服，头发上大约有一千个小卷，这让她的鼻子显得太突出。她父亲大呼小叫地在她身边来回转着，赞叹她

是多么的美。

她匆匆出了门——和她的第一个表兄。

她 1967 年上大学后，事情就变了。开始她写信回家，过了一段时间就没信了。他们听到传言，说她在和一个黑人约会，和他在镇上四处逛悠，还挽着胳膊，这让塞尔玛失眠了。他们给她打电话，问她，后来就吵了起来。母亲让她回家，她说她会在感恩节和那人一起回来。

“你不要把他那样的人带来——那个什么扎伊尔人——不要让大家来议论我们。”塞尔玛说。“稍微想想你父亲，想想这镇上的人。只消记住是谁付的学费。要是让你父亲知道，那学校是那种鬼地方，什么事都跟毒品有关——孩子们被教得来恨起了自己的父母——跟教授们鬼混，那些教授腰带底下挂着几个学位，却个个都成了嬉皮士。那好吧——维拉，好吧。好吧——小姐——好吧。”

在这场争论中，拉尔夫听了一方的道理，又去听另一方。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突然坍塌在了他们身上。

他们让拉尔夫从学校请了一天假，让他去弗雷德里克顿和她谈谈。维拉对父母的反应感到高兴，一个新的维拉诞生了。一个急于想成为真正自己的维拉，一个就是想让她的父母这样做的维拉。

那个感恩节维拉没有回家，到了复活节也没有。

她没有回家，也没有写信，就连她住的地方他们听起来也觉得特别不吉利。

“我的上帝——我造了什么孽，要遭受这些？”拉尔夫放了学，塞尔玛就这么问。“她现在居然住在大学街的风子里，上帝啊！”

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会如此糟糕，但塞尔玛觉得就是这么糟





糕。她觉得维拉忘恩负义，她觉得维拉想毁了他们。

那个冬天，就连这幢房子本身也在展示着这个家庭所遭遇的不幸。窗户被白色的窗帘遮住了，你往楼上走时会感觉很冷。每天晚上，拉尔夫会拿着网和冰球棒到街上，在高高雪堤下的车道上练习射门，直到塞尔玛叫他回去吃晚饭。

拉尔夫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些事。他开始收到维拉的信。塞尔玛把信递给他时，他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和那天晚上她发现他正在和“沃尔什家的小妹”约会时一样。维拉在信封上画满了花儿和蜜蜂。

“看看这个，”塞尔玛几乎歇斯底里地说，“花和蜜蜂——花和蜜蜂。”

维拉的信里满篇都是她觉得可以让弟弟印象深刻的话，还总带着对上一代不尊重的嘲讽语气——因为他们都是已经犯过错误的了，而她自己还没有时间去犯。

维拉和他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很亲密，但现在他们却假装亲密。维拉只能给他写信，这对他的生活影响很大。他那时15岁，想在街上玩冰球，想去上学，他还喜欢着一个叫詹妮·曼尼的女孩——大家都叫她詹曼——他总想着她，就像你会去想一只蓝知更鸟一样。

14

那年秋天有一阵，乔又去森林干活了。他会在周末的时候从森林出来，平常就呆在林中的营居里。他是在给里诺的一个小锯木场伐木。四周都是伐倒的木材，横七竖八地堆放着。黑黝

黝的树干上有雪和烟的气味。他喜欢用链锯，因为就算他早上起来腰疼，用链锯也不大碍事。可是如今，有件事却与以往大不相同了，那就是每次周末他干完活回家时丽塔看他的样子。那样子好像在告诉他，他正在干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他以前也见过这样的眼光，是其他男人投过来的，但他原来从没在意过，也从没让他烦过。但是，现在他对这种目光有了新的看法。她会假装不是那样看他，会假装不在乎他，也会因为他进门时没有换掉靴子，或把一盘电缆线扔在了卡车座位上而向他大喊大叫。但这一切都不同了，好像她在关心着他，还有他的腰。他会把裤子挂在门上，然后躺在她身边。她会告诉他，阿黛尔的举止怪怪的，米莉想拿黑油漆去给两个孩子身上画，还有就是有人打电话来要他给他们做的鱼竿。可是这些也都不一样了。当他身上疼起来的时候，她会看看他，却装做没有注意的样子。

每到星期六，亚伦·加勒特和他会去打山鹑。乔走在林中的小路上，沐浴在寒冷的日光中，而山鹑会在碎石地上扑扇着翅膀。中午时他们会停下来，烧些开水，泡点红茶——茶又浓又黑，有白杨老枝的味道——但乔总会发现，丽塔在给他的午饭里准备了些特别的东西。他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会让他烦。他抬起头，透过树梢看着蓝色的天空。他也感觉到了，丽塔给亚伦说了些他的事。这老人会看着他，不管乔说些什么，他都会带着感激的表情和善地笑着。

一周内，他住在房车里，是用夹板做的，窗户是单格单格的。有时候，锯木场会来个人，到这里和他们住上一夜，但早饭前就会离开。

乔从来不谈自己的事。他很壮，很多时候都靠双臂的力量，这样腰就不吃力了。每天，他手中的链锯都在转，把树枝锯断，把树木截开，然后运走。在他工作的这块林中，他几乎每天都是从一大早就开始干，一直干到天黑。





因为乔是个大块头,其他人为了取乐,总想把他摔倒在地。有些个子小一些的男人会叫喊着从林中向他扑来,而他会闪到一旁,把他们推倒。接着,更多的伙计会上来再试。有时乔会休息休息,他会紧一紧链锯上的链子,或给链锯上点儿润滑油。这时,他会听到身后的树林中有响动。他转过身,却看不到一个人。但当他转身继续做手边的活儿,嘴里咬着火腿三明治时,他会听见白桦树枝断裂的声音。看看四周,他会看见雪中冒出一顶帽子。他会转过身来笑笑,接着吃他的三明治。然后,他会看见一根伸出的木棍,上边还绑了根带子,他们想拿这个套住他的午餐篮子,拉到树林中去。当他们觉得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他会捡起一块枫木向那些家伙扔去。“别碰我的中午饭!”他会这样喊起来。

他和他的朋友赫克托·伦兹关系很好,他也是乔认识的人当中最鲁莽的家伙。有时在他们斗智斗力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可以对付结成一伙的六个人。

赫克托穿着汉弗莱工装裤坐在凳子上,眼睛往上翻着,笑着说道:“明天早上——他们砍树前,我们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今晚,我在树上搭个台子,爬上去,给那些先生来个突然袭击。”

接着,赫克托便开始准备,把炸药埋在雪地下,铺好引线,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些可能要花他两天时间。

其实,光把炸药弄好就花了他一个半星期的时间,而乔早把这事儿给忘了。直到一天早上,那些人走进树林,边走边像以往那样策划着当天如何对付他俩。他们的左边,在路的下面,轰地一声炸响,他们穿过树林,慌乱地往小山上爬去。这时,赫克托坐在树上笑了,两只耳朵上撑着大大的两张面巾纸。

他们想要做的就是把他俩分开,然后单独收拾他们。房车虽小,但被分割成了不同的战区。乔和赫克托从他们晚上晾的衣服那儿向外看去,只见那些家伙已经举着床垫顶着木箱冲上

来了。突然，一只靴子飞过房子，要不就是一口平底锅什么的，战斗又一次打响了。

午饭时间或者打牌的时候通常属于休战期，要么就是有什么人受伤的时候。就像那个威利，他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1英尺=12英寸=30.48厘米——译注），有一次他挥舞着木棍想打乔时，却把自己的鼻子给打破了。

尽管这样闹腾，工作还是每天都在继续。

乔没告诉亨尼西医生他在森林里干活，但他知道消息终归会传出去的。亨尼西给他说过，不能再去树林里干活了。如果让他知道他现在正在干活，他肯定会让他丢了饭碗。

一天傍晚，轮到乔去小溪打水了，他提着两只铝桶一路走去。那是晚饭前的时候，树林里很安静，有白蜡树的气味，树干耸立，树干周围是一圈圈的白雪，他沿着那条小路走着，四周越来越黑。就在他提着两只装满水的桶爬一个滑溜溜的斜坡时，他遭到了突袭。他根本没时间把桶放下，或者拿它们当武器。他们拽住他的腿，他站不住了。他扔了桶，往后一仰摔倒在地，朝溪边滑去。

等他不再往下滑时，他知道自己腰又伤了。那些人想扶起他，但他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他们只好草草地做个担架，把他抬回房车。战斗结束了，乔的工作也没了。他回了家，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他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有时会去溜石俱乐部看丽塔玩。维尔和迈拉也在那儿玩。维尔从前曾答应过他，说要给他在锯木场找个差事。乔很喜欢维尔，谁对他好他就会喜欢谁。没女人在的时候，维尔总是不停地骂着粗话，可是只要旁边有女人，维尔就会异常严肃地盯着说粗话的人。

如今，迈拉和他形影不离。他对乔总是很客气，经常问他打





猎打得怎样,钓鱼钓得如何,这都是些他自己从没干过的事。所以每次他看见乔,乔就会在一边等他做完手边的事。维尔经常皱着眉,但他只要一看见乔就会变得开心起来,他会说些他和迈拉认为乔肯定会感兴趣的事,或者会问问乔最近过得如何。

“好,很好。”乔会笑着说,低头看着这个系黄色大领结的男人,接着他开始结巴了。乔会说他还在等待求职信的回音,维尔友善而耐心地听他说着。他从来不提锯木场。要是乔讲了笑话,维尔会点点头笑一下,然后转过脸去望着外面的冰。

乔会傻乎乎地站在那儿,不光对着维尔点头笑,还对周围进来的人点头笑。他左脚靴子上开了个口子,露出了羊毛袜子。在寒冷中他会跺着脚小心地朝门外走去,到下面的溜冰场去看中级冰球赛。

像其他人一样,维尔也知道丽塔。她是从下游来的,曾在师范学院读过一年级,交过一个男朋友,但不知为什么最后却嫁给了乔。在他看来,这也就是她的命了。他知道她的家庭,知道她过去照顾过她的亲属,知道她10岁起就开始为他们做饭了。

“嗨,丽塔,现在怎样啊?”初冬时分,他在路上碰到她时会这样问。太阳照在撒在冰上的一铲铲沙子上,丽塔的脸上裹了条围巾,在脖子后系了个结,正费劲地拽着两雪橇的孩子走在人行道上——所以,你看到的只有一堆堆来回转动的脑袋,还有一团团呼出的白气。

“我很好。”她说,接着便跑回去,扣紧多琳的露指手套,或者看一下塔米的帽子是不是戴好了,要么就跑回去拣起一个孩子丢下的玩具。她的腿很结实,因为风,她眼睛里有泪水。

一次,维尔问起乔,他问亚伦·加勒特曾经拥有的那个旧锯木场,他问乔知不知道他是从谁那儿买的,那些设备怎样了。但问完以后,他忘了叮嘱乔别说出去,所以他也没想到乔会在河上到处替他打听这事。一天晚上,他正坐在溜石俱乐部里,乔来

了。乔也不知道这样做会让他尴尬。有时，他到那儿时，丽塔看上去也很尴尬。丽塔是担心乔会让他自己受窘，所以他一说话她就打断他。

只要有人说要给乔找活儿干，他都不会去想他们可能只是说说而已，他都会当真。

乔看见维尔时，总会想他可是个大忙人，又是个大人物，所以尽量不去打扰他。也就是在那一刻，维尔看起来是很忙，也许并不想这样。过了一会儿他会伸出根手指，说道：“怎么样了，乔？”乔会点头笑笑。

一天晚上，因为外面的门砰地响了一声，维尔以为乔走了，他转过头对迈拉说：“你干的好事——我跟你说过，要是看见他进来，就跟我讲一声。我可受不了乔·沃尔什。”

刚开始，乔笑了，以为维尔知道他还在那儿，是在和他开玩笑。但突然，他意识到了，没人知道他还在那儿。他独自站在走廊上。暴风雪就要来了，街上传来扫雪机的声音，所有的建筑一下子变得隐秘而温暖起来。他离开了俱乐部，慢慢走进了黑暗中。

丽塔想让乔和她一起去溜石，乔说他会去的。没走到冰上以前，一切还好，可一走到冰上，他总觉得有点儿不舒服。他觉得自己的努力怎么也持续不了多长的时间。维尔在教他，跟他说怎么握溜石棍，怎么区别不同轮次的玩法。但不知为什么，乔觉得自己融不进他们当中。

丽塔在展示她新学到的技巧，乔站在一旁看。他把两个石壶捡起来，拿来拿去，然后又举过肩膀，好像他不光是在拿自己的力气开玩笑，而且还想让大家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玩这游戏。他从壁橱里翻出件红色的旧毛衣，觉得丽塔想让他穿这件。但当他看见她时，他知道自己肯定是穿错了。他一下子把石





壶扔在冰上，石壶砸破了冰，然后摇晃着突然停了下来。他们只好再补打一局，乔越来越觉得不自在了。

就这样，突然之间，43岁的时候，生活的一切都成了它应该的样子，没有什么不应该的事了。他觉得他凡事都没让她满意过，而现在，他又得让她再次失望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能也不想再去玩溜石了。他不能去是因为他感到丽塔不想让他去。然而，如果他跟其他人说这感觉就是他不想去玩的真正原因，那不仅他们不会觉得他说的有理，而且也不会去寻找证据来支撑他的这种感觉。

让他感到内疚的是，丽塔给他订了双玩溜石的鞋。

“你不懂，”她说，“你得去玩溜石。”

然而，他还是感到她并不是太想让他去。更糟的是，丽塔攒了些零钱准备花在娱乐上，然而她就是用这些钱给他订了鞋子。与往常一样，这件小事让他替她觉得难过——就好像她所有的钱和希望，还有几年来放在厨房抽屉里的那些信封，现在都打了水漂。

“我为什么非得去？我不想去就不去，也没人能让我去。还有，所有队员都安排好了——你也有自己的队，去好好玩吧。”

一天晚上走在树林里时，他想到了这个。她去玩玩也挺好的。其实她就应该去玩。她去玩玩就是挺好，就该这样。

乔也想听听阿黛尔是怎么想的。但阿黛尔什么也没说。她只是生气，因为她正在做一道数学题，他把她的脑子搞乱了——她是这么说的。就像她一贯做的那样，为了给自己辩护，她赶紧说道：“我所知道的是，要是你脑子再不开窍，自己再不好好想想，不到新年，我们就成孤家寡人了，我们这家人——我倒无所谓——可米莉会受不了的——她所有的潜力都会给耽误了——想想，要是你再要个孩子会怎样？”

“我觉得……”乔开始说。

“但这就是你的问题，乔——你根本就不懂，好像你的脑子都变成庄稼地了。你得照看好妈，你不该让她自己出去，我了解那些人，而你不了解。我知道的比你想要的要多得多。我得过溃疡，所以我知道。她和那些我不喜欢的家伙一起溜石。但他们有真正的工作，还有钱什么的——你怎么能让她和他们一起去玩呢！”她生气地说着，只穿着一只鞋就站了起来。“你从来都不动脑子想想——从来没有，你还把我的脑子搞乱了！”她一边喊着，一边拿鞋子在卧室的墙上敲，还把靠垫扔得到处都是。她又说起了过去，那时什么事都不对头，都因为不合她心意，所以不对头。

一天晚上，乔和丽塔在客厅里坐着。她知道他的腿难受，从他抱腿的样子就看出来了。接着他站起来，来回走着。

“你的腰怎么了？”

“还不错，”他说。“很好——不错。”

说话的时候，他在往窗外张望，就好像这么往外看一眼就可以证明他说的是真话——但对丽塔来说，结果却恰恰相反。

他转过身看着她。

“很抱歉我玩不了溜石。”他说，“我总是不知道啥时该干啥。”他笑了。

“是那该死的腰。”丽塔说道。他们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着对方。

乔曾去看过好几个医生，但现在他一个也不想去看了。现在，对于医生，他很固执。只要有人说起杂志上治腰疼的办法，或什么新型的床垫，他眼里就会流露出一不信任的神色。丽塔总是提起什么新型床垫，可人人都看得出，这样的话让他有多生气。这就好像是有人在和他讨论一个问题，可从一开始，他们就错过了整个问题的症结，这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他却不得不听那些治疗手段的高深理论，而那些治疗手段与其他方法却大同小





异。

乔曾去看过医生,也曾治疗过,还差一点动了手术。亨尼西医生建议他,如果下了决心,他可以去圣约翰做手术。

丽塔问他想不想揉揉腰。

“不用,不用。”乔说,“让阿黛尔做。”

“我也可以。”丽塔说。

“不用,不用。”乔说。

他用手撑住墙,慢慢地坐下来,对自己的疼痛满不在乎地笑着。

“如果你明天不去看门诊,我就杀了你。”丽塔说。

第二天,乔到了门诊那儿。他手里拿着帽子,坐在候诊室里看着人们进进出出。等了两个小时后,他进去见了萨瓦德医生。医生让他脱了衬衫,看看他的胳膊,又让他前后动动腿。

“你治疗过吗?”萨瓦德问道,相同的语调乔以前听过十几次了。话里总在暗示一切都是他的错。

萨瓦德的手很小,他摸着乔的腰,让他解开裤子。乔吸吸鼻子,看了看四周。他讨厌医院,讨厌看到那儿的其他人。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他来这里冒犯了他们。比如他路过X光室的时候,碰巧看到一个只穿着胸罩的女人,正在小心地把衬衫叠好放在椅子上。要是在其他时候,他也许会觉得自己还挺走运。可在这时,他却感到悲哀。那胸罩很干净,也很白,好像即使在这里,她还在想尽力穿件合适的衣服,努力做件聪明的事情——就像世界上其他人一样。

他们说话的时候,乔点着头。房间里很热。小护士的左胸上倒挂着一块表,她的手干燥而且温暖。她给他量了血压,他坐在盖尼式床^①上时,她斜靠着,他可以感到她左腿的内侧。医生

^①盖尼式床是一种装有轮子的金属担架,用于搬运病人。

问他是不是在吃止痛药。

“腰是个很难弄的机器，”乔尴尬地笑着说。“好久没烦过我了。”

萨瓦德赞同地点点头。他给乔开了个处方，乔就回家了。他把处方放在外套口袋里，后来就忘了。

15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乔告诉丽塔他会去俱乐部接她。可很晚了，他还没离开，一直在找自己那根皮带，他肯定，那天早些时候，那皮带是在他裤子上的。他和米莉把房子找了个遍。阿黛尔时不时停下手中正写的历史文章——她突然对作业更加认真了——拿起一个垫子看看下面，或用两根手指去摸伸缩椅子的椅背。

接着，米莉骂阿黛尔肥，乔只好来劝架。阿黛尔说她不肥，当头给了米莉一下。这时，拉尔夫进了屋，阿黛尔朝他发脾气，骂他那天早上没来接她，朝他吼叫，说他毁了他俩的关系。此时，乔决定走了。

街道很黑，但天空在树顶上放着桔黄色的光。乔发动卡车，可熄了火，他只好下车，掀开车盖，往发动机里插了把螺丝起子，阿黛尔站在窗前看着他，脸上带着绝望的表情，仿佛那一刻她意识到，无论她父亲修东西如何在行，他永远也不会有钱把事情做成该做的样子。

他朝她和米莉挥挥手。他们的房子既有黄色，又有绿色，窗户大得没有必要。虽然乔把房子里面收拾得不错，但就是没钱





把这房子完全按照他所想的那样弄好。

酗酒的时候,他总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到头来又从租他东西的那人手里借回来,有时还得付高价。他把自己各种经营的想法和信息告诉别人,因此常在竞争中被人淘汰——可他从没弄懂个中究竟。酗酒的时候,他泄露商业秘密,好像因此破了产——可这事还不能提。他还经常把钱送给那些兜里比他还鼓的人。丽塔常站在跟前,拿起随手能找到的东西,像胶底鞋、靴子、平底锅什么的,砸他那颗又大又宽的头颅,问他钱去了哪儿。

“不知道。”乔总是稀里糊涂地回答。“谁知道——什么,不在你那儿?”

有时候,她会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可他只是耸耸肩,不知道说什么。于是,只要她打他,他就固执地转过身,拒绝答话。

今晚,他身上分文没有,于是阿黛尔给了他5块钱。她从楼上跑下来,把钱递给他,他要去溜石俱乐部,她好像是不想让他难堪她母亲,或者是不想让他难堪他自己。不管什么理由,这是她第一次给他钱——或给他任何东西。

从会数零钱起,阿黛尔就抠搜得分斤掰两。甚至对自己也如此。许多年来,她都把万圣节的糖果藏在枕头套里,直到发臭,哪怕这样,家人还得跟她干上一仗才能扔掉。

每月的一个晚上,她把自己省下的钱拿点出来买个比萨饼。她或许会把盒子底上所剩的薄饼或碎牛肉给米莉——掉在地板上的随她吃。

有一次,乔做电焊时,眼睛被弧光刺得暂时失明了,于是躺在沙发上,把茶叶袋放在眼睛上。房子里散发着茶叶袋的气味,还有学校里的草稿本和撕下来的课本封面的气味。屋外,河水泛着黄色,窗户格格作响。

阿黛尔放学回来,看见乔躺在沙发上。她想自己泡杯茶,可家里惟一的两袋茶却搁在乔的眼睛上。

“我要那两袋茶。”她说。

“不能给你。”乔说，“你没看见？我也需要，得放在我眼睛上。”

“乔，我告诉你，好些时候你蠢得啥也不知道。”阿黛尔叫道，“我来月经了。难道你不知道妈说过我得喝茶调理调理？拿来。”听到这话，乔提起一个茶叶袋，睁开眼看着她，她一把夺了过去，跑进厨房。

除了他和丽塔，没人知道阿黛尔不是他亲生女儿。那年夏天，乔在森林干活。丽塔在为娱乐运动协会工作。乔连碰也没碰她之前，她就已经怀孕了。该负责的那伙计去了温莎，不知道这事。此后，丽塔接受了她跟乔结婚的想法。也就是说他从森林里出来之后，她开始更多地注意他了。他爱她走路的样子，爱她干活的样子，爱她笑的样子，有关她的他啥都爱。当他求她嫁给他时——这事他已经想了整整一年——他结结巴巴，面红耳赤。她在自己的院子外干活，弯着腰正准备把那个旧电话亭周围的杂草除掉。乔不知自己在做啥，他把电话亭从地上抬起来，抱着好让她剪底下的草，然后轻轻放下，笑了。他抬起头，看见她正在哭，他不知道为啥。最后，就在他俩快要结婚之前，丽塔告诉了他。她很烦，睡不着吃不下，为了讨他高兴经常疯疯癫癫。因为那事，乔独自蹲酒馆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他总觉得自己不配丽塔，终究有一天，她会离他而去的。

那时候，她梳的马尾辫，穿的粉红孕妇衫，甚至连怀孩子的样子，都使他心烦，怀这孩子让她增了好多重量。阿黛尔出生的时候，乔离家出走了一个月，后来才回来的，他敲开门，帽子揉在屁股口袋里。

很早，阿黛尔就学着如何讨他喜欢自己，总是不睡等他回来。每次他回家时（那时他在开卡车），她总跑上前去。有五六年





的时间,他感到跟她一起不是很自在。后来有一天,当他醉酒醒来的时候,他看见了她,正拿着扫帚和畚箕在屋里转,自言自语在抱怨。她系着她妈的围裙,头发上缠着一条丝带,一边转,一边嘟嘟囔囔,在抱怨什么。从那天起,他对她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但又过了4年之后,他才像现在这样开始喜欢她了。

等他赶到俱乐部,比赛已经结束了,丽塔站在门口,独自一人正扭头往后看。他叫她时,她看着他,腼腆地笑了,乔突然觉得他来丽塔是失望的。就在此时,她的朋友们出现了。乔闻到了酒气,他意识到他们正准备一起出去,而他碍手脚了。

不知怎的,丽塔此时看上去很像米莉,抬头看着他,握着溜石棍在笑。接着,他看见格洛丽娅·巴斯特拉切。不晓得啥原因,她不喜欢他,她瞧他时的那模样总令他感到不舒服。他从来不知道对她说什么的好,对她说话时经常语无伦次。而且他觉得格洛丽娅不喜欢他,他又无能为力。如今看到她时,他心里又充满了那种做错了什么事的感觉。他笑着点点头。看见乔来到俱乐部,迈拉开始叽里呱啦拿腔拿调地说起话来,好像他们在谈论一件非同一般的事情,而他无非是个没醉的人,无法听懂。那些酒喝得不多的人几乎总这样。今晚,迈拉涂的眼影膏在她的眼皮上亮光闪闪,紫色的唇膏与她紫色的手套相配,可这并没使她看上去年轻多少,反而更老些。她侃侃而谈,好像是她组织了这一切,他们要一起去一个什么特殊的地方。

“哦,乔——你来得太晚了,你妻子被逮住了。恐怕咱们这帮人要真正醉一回。”说完,她朝一边看去。

维尔站在后面,表情严肃。他说他们要去喝几盅,为了证明自己已经喝多了,他一把抓住格洛丽娅,给了她一吻。乔笑了,抬头看着迈拉,她突然阴沉起来。丽塔啥也没说,只是紧攥住自己的钱包,捏在左手上。

丽塔想去。而且如果她想去,乔是想让她去的,只是他不能跟她一道去。大家都快活,大家都喝了酒,因此他们应当去。可他却不能跟着去。

“这事我有决定性的一票。”维尔说,“我赞成丽塔跟我们去。”

“而且我是这活动的头儿。”迈拉一边说,一边环顾四周,点点头。

丽塔笑了,看着乔。

“我付钱,真的,我付。”出于某种理由,迈拉说道。

“你们赢了?”乔看着他们问道,仿佛他该说的就是这话,但又感到这话是他被迫说的。

“是的,乔,我们赢了,赢了。喂,你去不去?”格洛丽娅问道,有点被这天真的问题惹恼了。

“去吧——我打赌丽塔想你去。”维尔说。

乔看着维尔,眼睛半睁半闭,好一阵没说话。去不去他不在乎,但他们个个都相信他是在乎的。

“今晚不去。”他说。

“那好。”格洛丽娅说,“丽塔跟我们去,你不介意吧?我保证照顾好她。”

“她不需要问我。”乔说,结结巴巴,努力不去看格洛丽娅。

“这是啥年代?”迈拉说,“人人都是可以乐一乐!”说着,她小跨一步上前,站在维尔的旁边。

乔微微歪着头,依然不朝丽塔这边看,只是笑。

他觉得有件难堪的事情正在发生,这与眼下的对话无关,与丽塔去与否无关,都不相干。相干的是乔是否向他们证明了自己就是他们早已认定的那种人。说到底,这始终是像乔这样的人不得不证明或者否定的事情。

他看了看周围,没有特别对谁地点头,然后离开了。





丽塔跟着乔走到外面。雪正轻轻下着，维尔手里拿着手套，跟在他们后面，走进这软绵绵的黑雪中，嘴里唱着一首新歌。乔很生气，当他掀起卡车车盖准备用螺丝起子发动引擎时，车盖的一头被扯脱了。

“怎么啦？”丽塔问道，脸上带着焦虑。

“没事。”他说。

可是，愈加愤怒的他用两只胳膊猛掀车盖，试图把它完全扯下来。

“车打不燃了？”

“会的，会打燃的。”他说，拿出些鼻烟放进嘴里，然后吐掉。

“喂，丽塔可以跟我们回去。”维尔站在他身后说。

“去吧——跟他们去吧。”乔小声说，“去吧，跟他们去吧。我能把这该死的东西修好的。”

“我就呆这儿。”她说，手握住那把新买的溜石棍的手柄。乔觉得丽塔没懂他的意思，他没多的话好说。此外，他还毫无理由地让丽塔难堪了。

丽塔上了车，坐在那儿，下巴底下缠着条围巾，隔着车窗看着他。

要是做她想做的事情他感到不爽，那不是她的错。跟她认识的朋友在一起，他总感到不自在，因为他总想不出对他们该说些啥。并且丽塔也害怕他说的话或做的事会让她难堪。不过，他知道，人们在自我放纵的时候，才不在乎为啥有人不喝酒呢！问题是，在每一位因为喝了酒而自以为回归真我的人身上，乔看到了他自己。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乔决定去打猎。天刚下了雪，打猎的季节还剩一个星期。他是独自一人去，还是带米莉去，真的无关紧要。对他来说，这个时候紧要的是怎么出去。他下到地下室旧的

那间屋子，他放钓鱼竿、鱼线、纪念品和猎枪的地方。头顶上的窗玻璃发绿，雪堆积在上面。他收拾好自己的背包，把指南针、绳索、剥皮刀和一小块磨刀石塞进包里。可是此时，他做这一切好像是故意的——仿佛收拾行装真正准备出去的人不是他。

这个上午，孩子没托来，于是丽塔决定去那座新建的商场。乔为她发动好车，把那把螺丝起子塞进她屁股后的兜里，然后回到房里，坐在桌旁，卷起一根雪茄，突然抓起一只烟灰缸，朝墙上砸去。

有时候，乔带上米莉，跟他一起去森林，常常睡在一间披屋里。那是他用油布在两棵树之间搭成的棚，用绳索或电线捆牢，他还在棚前生堆火，在进口的地方铺上焦炭，用树干拦好背后，给他自己和米莉搭张床，往往就这样蹲一夜。他常凝望天空，闻着烟味，听米莉讲故事。每次他们走得太远没法回营居时，他都这样搭个棚过个夜。一个人时，他也经常这样，混混时间而已。

今晚，乔要在离营居一英里半的一条小溪边搭棚过夜，米莉坐在一棵倒伏的树上，给他讲自己最喜爱的电视节目《史酷比》和《星舰迷航》。

“后来又怎么啦？”乔问道。

“那怪物卡住了他的喉咙。”

“谁的喉咙？”

“哦——机长科克的。”

“后来又怎么了？”

“用费瑟枪。”米莉打着哈欠说，“用费瑟枪打他。”

乔永远也听不懂女儿在讲些什么。

棚搭好后，乔端给她一杯用平底锅在火炭上煮的汤。因为太烫，乔就端着杯子喂她喝。暮色渐渐深沉。乔谨慎地四下看了看。





“知道吗,米莉,今晚可能会看到驼鹿。”

小姑娘点点头,好像早已知道了似的。去年她跟乔一起出来,从森林里拖出一头公牛,装在卡车后面。到家后,米莉跳下车,浑身血迹,呸呸直吐口水。丽塔只好把她弄进屋里,用了近一个钟头给她擦洗,其间她又哭又叫。可今年,乔不再打猎了。那是他戒酒之后决定不做的又一件事。

乔在她旁边坐下,喝着自己杯中的汤。暮色愈加昏暗,一切似乎更加遥远。远处有块巨石,好像正在消失,他们脚下的那条有白卵石的小溪发出更加奇异、更加持续的咆哮。

父女俩坐在那根树干上,米莉的脚吊着,没有着地,乔给自己卷了支雪茄。空中有风,在他耳朵边冷冷地吹。夜色降临大地,把那些老云杉和树桩变成了动物和人的形状。黑暗中,树枝在颤抖。一朵还没冻死的鲜花从破碎的地上冒出头来,暮色中能闻到颤栗的气息。这里虽然离镇上只有20英里,但似乎是千里之遥了。

“冷吗,亲爱的?”过了会儿,若有所思的乔问道。

“不冷。”米莉回答。

“来,我去煮点热巧克力——然后你回棚屋钻进睡袋,我去河边。”

喝了热巧克力,米莉躺下了,开始摇晃她的睡袋,乔点燃科尔曼灯^①,检查了一下自己的猎枪。

就在他们棚屋的北面,一头雄鹿发出了两次刮擦声。在这既有平地又有砾石坡还有奔腾小溪的茂密树林里,一头母鹿带着幼鹿走过,另一头母鹿独自在走。

米莉睡觉时,乔在棚屋的外面,一边给自己猎枪的枪筒上油、擦拭,一边在头脑里安排明天怎么走。他不愿意带米莉出来

^①野营用的灯具。

打猎，但既然她在这儿，穿着小红大衣戴着小红帽，在林子里走来走去，仿佛她一个人也认识这树林里的路，他就得带上她。为此，他捆扎好带来的背篓，这样行走时她就可以坐在他背上。

就在他给背篓扎紧最后一根带子，然后站进去看看坐在里面是否舒服时，他想起了溜石俱乐部门外的那辆车，那车盖，那个头戴毛皮帽子的维尔，有人在说：“她可以跟我们去。”

因为被这思绪搅得心烦，他隆起自己健壮的双肩，把背篓扔到一边，把双手插进衣袋，用脚往泥土里做了个猛踩的动作。

16

那天晚上，丽塔跟迈拉去了，到凌晨3点才回家。她走进屋，迈拉开走时摁了声喇叭，此时阿黛尔正端着一碗冰淇淋坐在楼梯上，听着风声，穿着她的家居服和针织拖鞋，裹得像个暖茶壶的套子。

“我猜爸和米莉今晚在外屁眼要给冻牢喽！”阿黛尔一边说，一边舔着调羹反面。丽塔放下自己的黑色皮包，在抽屉里乱翻，想找盒香烟。

“你还有烟吗，黛儿——我没了。”

“你怎么知道我抽不抽烟？”阿黛尔问道。接着，她从腋窝下面掏出一包卡米欧牌香烟。

“他们没问题。”丽塔说，“靠床毯子，一袋面粉，乔能在森林里过上一整冬。”

“我看，有的人才不关心他们可爱的小米莉会不会在森林里翘杆儿喽！”





“你跟乔去过森林，你不是也走出来了？”

“那是因为我是这个可恶家庭里的讨厌鬼。”阿黛尔说着，突然嚷道，她把碗往楼梯台阶上一放，朝楼上走去，拖鞋厚厚的鞋底砰砰地踩着地板。此时，一股大风卷起，有棵树发出噼啪的巨响，她那双小拖鞋的声音悄悄远去了。走进卧室，她突然一阵恶心，呕吐起来，同时发狂地挥舞着双手，不让丽塔走近她。

“妈，我还想跟你讲，有些人——有些人很俗，很俗——而你却跟那个格洛丽娅·巴斯特拉切出去鬼混。”

丽塔走到楼梯的顶头，手扶栏杆在说什么，阿黛尔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耳朵。

“我才不关心她。”丽塔说，“她是迈拉的朋友。”在客厅灯光的映照下，丽塔放在栏杆上的手看上去很白。走廊有一把椅子上放着乔的红毛衣。“我跟格洛丽娅·巴斯特拉切没有太多共同的语言。”

“有的是，你和格洛丽娅·巴斯特拉切有的是共同语言！”阿黛尔尖声叫道。

“我不在乎她。”丽塔说，“不要惹我生气。”

“哼，我不喜欢她——而且我不喜欢谁，谁就不好——你得记住。”阿黛尔尖叫道。“一个晚上我都在担心，折腾得胃都不好受了，又像以前那样。你只要去给别人干活，人家就要开你一大堆玩笑。而且他们不喜欢乔，取笑他口吃，我听说格洛丽娅就是那个取笑他口吃的人。你怎么能跟取笑爸爸口吃的人出去？”她说着，突然又哭了。“而且迈拉也和以往那样，是被牵着鼻子走的。她跟那些没用的家伙裹得太紧了点！”接着，她的门砰地一声关了。“我说的就是这话！”

先前发生的事情也让丽塔担心。乔站在溜石俱乐部的门前，他高大的身躯背对着门外的灯光，那车的车盖，还有格洛丽娅抬头看他，然后转过头看丽塔的模样。

大家都说他们很高兴乔不酗酒了。大家都希望他不要再酗酒了。但她觉得,他们希望乔喝酒,她没法否认这种感觉。而且有时候,她自己也希望他喝酒。她还知道,甚至连不认识她的人也因为乔而同情她,但她也知道,这同情是迈拉和其他人做出来的——是装的,跟乔毫无关系,他们不了解他,也不在乎他。有时候,维尔会在她胳膊上捏一下,要人领情似的朝她点点头。

乔第一次戒酒时,她吃了一惊。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丽塔以自己喝醉的方式以示庆贺,结果在台阶上仰面摔了一跤,扭伤了踝关节。乔走到屋外,抓住她的皮带把她提回屋里,当时她声嘶力竭地在高唱着什么。

不走运的是,一周后,她的两个哥哥从艾尔伯塔的莱斯布里奇赶来,他们要乔带他们去所有的地方走,去所有的地方看,而且要像他们那样。

乔在他们面前好像很害羞,因为不酗酒后他不知道怎么招待他们。他们抱怨这里的一切,因为这里的一切,这东部的一切,显然没有他们来的那地方精彩。乔听他们这么说,听他们抱怨,说他们原以为会一样的事情如今却不同了。而且,如果他们没法让乔喝酒(这个他们坚持说自己并不想这样),就不理他。

因为是自己的兄弟回来了,因为一切都令人兴奋,那段时间丽塔忘了乔。结果有一天,她来到楼上的走廊,看见他正坐在角落的那把旧椅子上,虽然不太热,但浑身冒汗,双手放在膝盖上,粗呢背包捆好了,仿佛要去什么地方。他抬起头看着她笑了,用有点焦虑的口气说:

“要是我现在开喝的话——那就没救了。”

“别担心。”她轻松地说,“你不会喝的——你已经戒了!”

那天晚上,丽塔的两个兄弟要带大家去那家新开张的酒馆,他俩忙着准备,可乔却站在厨房里,手里拿着帽子(他们给他带来的那顶牛仔帽),脸上带着同样的焦虑。房间里,初秋的空气





中闻得到刮胡子用的洗液的气味，还有烟味和啤酒味。厨房里的日历还是一个月以前的日期，外面飘来一股铝和锡的气味。水是灰色的，可天空中浮着大团垂着粉红色肚子的白云。这气息，这烟味，还有男人们的歌声，所有这些都让乔感到喝酒的好处——提着瓶子欢笑、聊天，忘掉你的烦恼。

乔跟大家一起坐在酒馆里，喝着番茄汁，丽塔不由自主地跟兄弟一起谈起了往事——虽然这没什么恶意，但对乔来说，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成了个局外人。接着，她兄弟问她原来的那个男友的情况，就是乔在森林干活的那个夏天，跟她一起出走的那个人。兄弟俩不知道这话题对乔来说很敏感。丽塔含糊地回答她好多年没见过他了，乔没说什么。可因为他没有喝酒，所以他第一次感觉不一样了。

她的兄弟把自个儿安排在沙发上，睡在地板上，每天晚上乔干完活回来，就发现他们已经痛饮开了，正等着告诉他当天发生的什么无聊的事。每天晚上，乔都把自己隔离在他与其他男人所共有的那种特点——能喝和想喝——之外。

透过这一切，乔看到了一点——他闷在心里没说出来。他看到了她所纵容和呵护的兄弟根本不考虑后果，因此，从他们身上他只能看见他自己。

于是，两周后的一个晚上，乔发现自己又在倾听发自不同酒瓶的响声。虽然他没想到要喝酒，喝酒在他头脑中虽然还是个非常遥远的想法，但他还是忍不住往自己肚里灌了一瓶。

丽塔对此非常愤怒，朝他大吼，他一挥手把她拂到一边，她一屁股坐在地上。两个兄弟一看见乔又喝酒了，立刻可怜起丽塔来，叫乔坐下来。可是乔笑了笑，用牙齿衔着一个兄弟的皮带扣把他吊起来摇晃。接着，阿黛尔冲了进来，用扫帚打他的头，叫道：“把德伍迪叔叔放下。”

丽塔站起身，跳到他身后。就在大家把他扯来扭去的时候，

另一个叫克莱门特的兄弟打中了他。他猛甩自己的肩膀，丽塔被甩得飞了出去，阿黛尔一直跟在他身后，他每走一步就打他一下，最后他转过身，揪住她的左耳扭。

“不准揪小黛儿的耳朵！”德伍迪说。

“不准揪我的耳朵，你这恶棍。”阿黛尔尖叫道。

这时，丽塔挥舞着两个拳头又冲了上来，试图朝乔的嘴上砸两拳。接着，德伍迪和克莱门特说要叫警察来，说着便去拿电话。可刚一拿起话筒，阿黛尔立刻回过神来，把电话从克莱门特手里夺了过去。

“不要把狗日的警察叫这儿来！”阿黛尔吼道。她砰地一下摔掉话筒，又朝乔走去，跪下去咬他的大腿。

第二天早晨，他们各自睡在房子的不同地方。醒来时，雨漫过油罐往下灌，天空发黑，9月的草潮湿、寒冷。乔是第一个起床的，他拿起一瓶刮胡子用的洗液，混进一些啤酒，坐在桌旁摇晃。接着，阿黛尔起床了，穿上衣服准备出去。她走下楼，耳朵上缠了一大团绷带，鼓鼓的活像只油炸面团。“喂，得有人出去买点东西吃，要不这家人非马上饿死不可。”她对他说。

“亲爱的，你不会扎着——那个该死的——油炸面团——样子的东西出去吧？”他声音颤抖，结结巴巴地问道。

“该扎就扎，否则我的耳朵不流血流死才怪——又像以前那样了，我从女童子军回来，你醉醺醺地回家糟蹋了我所有的饼干。”阿黛尔说完，离开了家。

等丽塔的兄弟起来，乔看着他们，无力地笑了笑。两人悄悄地讨酒喝，乔打电话叫出租车送来一品脱。接着，他坐在那儿，他们训他，煞费苦心给他讲应当戒酒的理由。

由于乔只劝他们多住一天，并且还跟着他们去了火车站，于是他们摇着头上了当天晚上的火车。





17

导致迈拉结婚的自恋也是导致她离婚的原因。也就是说，她看见门把手转了，于是决定结婚；她肯定迈克会回到她身边，于是就离了婚。他俩什么事都要吵，甚至为了前厅挂衣服的衣架。但争吵并非就是为了争吵，而是为了完全相反的理由。她的衣架买得越多，屁股上挨迈克的踢就越多；她越是乱刮他在退役老兵组织的飞镖竞赛中获得的奖品，把它们藏在他再也找不到的地方，她实际上就越不想离婚。他们吵呀，打呀，站在大街上，使劲抓扯儿子拜伦的胳膊，路人在一旁观看，拜伦尖叫着说他们快把他的胳膊给扯脱了。他俩打得越厉害，似乎就越不想相互有什么相干。但就像他俩以前为了婚姻一样，为了离婚，他俩相互需要对方。

眼下，拜伦把自己的朋友带到家里，当着他们的面说他恨她。他黑着脸，在家里进进出出。虽说他年岁不大，但他让她感到害怕，总是让着他。他常常拿她开涮逗朋友笑。接着，他们会一起走进卧室。他会说“喂，妈，奶子咋了？”或类似的粗话。

她担心，这些朋友在根据他能对自己的母亲说多少粗话来量他的本事，而她对他却是那么钟爱，从没委屈过他。

如今，迈拉经常去找神父。面对她人生的新的危机，面对这孤独的感觉，她需要找神父倾吐。加勒特神父是亚伦弟弟的小儿子，这位个儿高、瘦得很不自然的男子是她目前求告的神父。用大学里社会学课程的部分知识，抱着渴望自己被人看做善解人意的愿望，加上对河边生活的那类男人的极度厌恶，特别是像

他叔叔和乔·沃尔什那样的人，他同情地听着迈拉的倾诉。每次去过之后，迈拉便有那种纯洁、善良的感觉——仅仅是因为她向神父倾吐了，当然，他信仰的是那种“新的”教义——这种教义她认为更加开明。她喜欢人们看见她在神父那儿进进出出，或在院子里对“吾父”倾诉。

然而，迈克还是要再婚，没人能改变这个。一天夜里，她去看神父时，他终于把这事告诉了她。

讲完那事之后，加勒特神父说的每一句话意思完全变了。他讨厌她，而不是喜欢她了。他嫉妒她，而不是同情她了。他心里充满着那可怕的虔诚，而不是那样敏感了。突然，她想起来了，还是个孩子时，他坐在外面码头上的装诱饵的箱子上。她想起来了，当时她17岁，他们一起跳《终日跳舞》和《摇滚不止》。他跟着他母亲刚从教堂里出来，他的双脚粘着尘土，他们在叽里呱啦地闲聊，当时太阳刺着他的眼睛。男人们在他周围走动，忙着干活，他们的衣服很脏，在风中他们的脸很精壮。他看着迈拉。他是个身材瘦长的男孩。左脚的鞋上有些干草。

就在他站在她办公室、朝门廊走去的时候，她立刻又看到了这一切，此时，她感到从一开始他俩就在相互撒谎。换句话说，她过分夸大了自己的麻烦，而他却在试图表露自己根本就无法施与的同情。

迈拉离开了神父那儿。她走进屋外的寒冷之中，点上一支烟，接着又点上一支。她闻到纸烧着了的气味和列车卧铺车厢的气味，想起过去的那些年，她本来要搭上这些火车当中的某一辆远走高飞的。突然，她哭了，不无理由地开始诅咒起丽塔来。

“最好的朋友，”她说，“最好的朋友——这是什么最好的朋友？”这时，她迎着风朝家跑去。

迈拉给拜伦准备好，要去参加婚礼。她给他找了件新的白





衬衫，而且她发现他的西服太小了，不能穿了。尽管她抱怨迈克，说他应该给她钱抚养孩子，但最后还是她自己跑到街上，给拜伦买了套新西服。接下来，她还得给他买新鞋。

她想让拜伦看上去最帅。婚礼的头天晚上，迈拉把他所有的衣服全摆了出来，把他的新鞋从盒子里拿出来，放在床脚下，把他的裤子放在椅子上。

这是个清亮的夜晚。空气中散着浅浅的寒气。房车里，有小股的风吹进来，这房车的墙她几乎摸了个遍，但无论怎么摸，就是没法找到风是从哪儿吹进来的。

第二天早晨，拜伦起床后说他的鸡蛋没煎好。有点蛋黄淌出来，因此他不肯吃。只要让他做啥，母亲就要惯着他，一想到这，拜伦就对母亲不依不饶。

“我不喜欢吃这蛋。”他说。

“唉，你得吃。”

“哼，就是不吃。”

迈拉正在一边喝咖啡，一边看着寒冷、平坦、此时有些充满怨恨的大地，她告诉他最好还是吃了。鸡蛋的气味，惨淡的天空，荒芜的大地——这一切令她沮丧。

他打翻鸡蛋，跺着脚走了。

迈拉没有再烦他。她做好准备，走到外面的汽车旁，把车发动起来。

可当她回屋时，拜伦穿着他的旧衣服，正在喂他的虹鳉^①。

“我得开车带你去教堂，拜伦——半个钟头以内你得赶到。”

“不去。”

“你得去。”

① 一种色彩艳丽的胎生小鱼，产于南美洲北部和西印度群岛临近岛屿，在家庭的鱼缸中比较常见。

“就是不去。”

“非得去，天哪，你是引宾人。”

迈拉，这个以前不愿这场婚礼实现、也不想让拜伦参加的人，如今发现自己正费劲地要他准备好去。

最后，她告诉他不去参加婚礼了——一旦告诉他不去，他立刻就准备就绪，冲出家门朝汽车跑去，她拿着衬衫袖的链扣跟在他身后，右手拿着刷子在他头发上刷。

等他们坐进车，拜伦伸出胳膊，让她为他扣上袖子的链扣，她翻起他的袖口，使劲往下拉他的袖子，这时，他看着她说：

“你没把我的头发梳好——弄得一团糟。”

她比任何人都爱他——她生下了他，他对自己对母亲的所作所为该如何解释呢？

18

维拉和内文想办法用自己的储蓄和从塞尔玛那儿借来的钱买了座农场。虽然塞尔玛非常严厉、实际，但她还有一个常人的特点——无法容忍自己成不了女儿生活中的一部分，只要有能力她就要试图帮助她。

12月的一天，维拉在农场上散步。天很冷，雪吹打着她的脸。树木雪白，光秃秃的，草好像很燥，很冷。走右边，条条小径通向墙一般萧瑟的桤木丛，散步时，她能听见头顶上传来的公路上的轰响。

维拉进屋去找医生，迈着自信的、她以为女人很少见的脚步。自从她上大学起，这脚步就成了她的特点，而且好像使她的





颇长更加引人注目。她穿着靴子，迈着大步穿过房间。

她开始谈自己在岸边的房子，应该怎样维护，可此前住的那户人家是不知道维护房子的那类人。她没意识到，医生以及这条路上的所有人，都认识这家人，喜欢这家人——她只知道有她住这儿，事情最终都能办好。

维拉是那种情绪容易激动的人，因为每个新主张新看法都突然的是她的——而且是她一个人的——但过了一两年，她又会转向别的什么。1968年她所赞同的事情，如今则是她激烈反对的。维拉还得显示，她是“为气候在穿衣”，而不像那些“其他女人”穿得很不实在。她敞开大衣，好让医生注意她的大衣，然后往下注意她的毛皮靴子。

接着，维拉开始抱怨圣诞节，说在她看来很可笑、商气十足。不管说什么，她都笑一笑，然后很快地皱上眉头，让听她讲话的人无法确信他们看到的到底是笑还是没笑。

最后，亨尼西医生说——那种彬彬有礼的语气让你觉得他肯定讨厌谁——他认为圣诞节很好，而且他自己就是个活着的圣诞老人。维拉只是笑了笑，接着又皱起额头，环顾了他的厨房。水池上方拉了根晾衣服的绳子，晾着儿双毛袜。收音机开着，放着有些乏味的乡村和西部音乐，一听陈了的沙丁鱼罐头开着，放在桌上。

“我一年比一年更有圣诞心情了。”老医生说，显然，此时此刻，在他注视维拉的时候，他信这话，而且一直要信到她离开他家为止。当他觉得有人自以为是的时候，他就常常这样做。因为维拉以为只有她一人（或者说在医生看来，好像突然就是这样）发现了圣诞节的实质，因此他不肯与她苟同，让她满意。医生知道任何事情都没折衷，而且他已经决定，自己不喜欢她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她的思维方式。

上周的一天，他跟自己的弟媳克莱尔去了趟镇上，到那儿

后,他去看拉尔夫。内文在那儿来回走动。在门口时,医生绊了一脚,帽子差点掉了,他觉得内文在想,他是个愚蠢的老家伙——一想到内文会这样想,他就感到愤怒。

医生越不肯与他人苟同,他的脾气就越这样。长着一头灰白的短发,肩膀厚实,胸骨突出,他愈加古怪、气势逼人。一方面,他看上去很自负、很做作,但另一方面,他的那双大手,那犀利的目光,让大家总感到他在愤怒,令人敬畏。

通常,他讨厌任何形式的残忍。比如,他内心很讨厌马拉车。他从来就没习惯过。然而,要是哪个他看不上的人认为马拉车是残忍的,他肯定会全力赞同马拉车。要是有人抱怨给马喂茶叶让其兴奋,那就多多益善——马应该喂茶叶才有精神——茶叶不拿来喂马又有啥用处?要是有人说他想戒酒,因为看见了圣母玛丽亚——医生就会说,如果喝酒的时候看见了圣母,那把酒戒掉真是他妈个大笨蛋。

维拉边说边笑,用她那双镇静的大眼睛看着他,好像她知道他不可能相信她如今正在做的那些崭新的事情。虽然她并非有意地拿这些新事物去感动他,但她情不自禁地提到了令她生活改变的每一个细节。每次她说了什么,医生都点点头,或清清喉咙。

接下来,喝完苹果酒后,维拉放下杯子,忽地一下站起身,依然面带笑容,说她得走了。这似乎也说明了她现在的境况。医生吃了一惊,因为他知道克莱尔会从午睡中醒来,想要见她。克莱尔是维拉的教母,教过她钢琴,而且挺喜欢维拉,比谁都喜欢。但既然维拉说她得赶紧回家做晚饭,医生没有叫她留下。

他没有变。一走到外面,维拉就对自己说。他一点都没变。路上的气息,麦德吉尔加油站略带桃红色的灯光使她突然感到兴奋和得意。黄昏,一切都更加实在。上边的一条旁路上,几个





孩子在玩耍。她不知不觉地又回到这条河边，正在感受这河的巨大。那些树，那些房子使她产生了这种感受。

她双手插进衣兜，迈着自信的脚步朝低洼的地方走去，头发在身后飘起，耳朵很大，光光地没有遮住。

马房很黑，在那块地的尽头，维拉经常在天黑后去那儿查看马匹。她买了匹老马，但不肯承认自己吃了亏。有时候，拉尔夫会跑来帮她把柴火堆进地窖，听见那匹马在畜栏里发出咳咳的声音。马房里有些干草，还有冰冻了的马粪的气味，因此那马总是在咳。海湾的那边，在晴朗的日子里，你能看见最近那些岛屿中其中一座的尖顶。在它们之上，更远的地方，有座教堂——这省份最老的天主教教堂之一，每天晚上7点，克莱尔姑姑都要去那教堂。拉尔夫得把8英尺长的木头放在一个锯木架上，把木头锯短，然后放在一架劈柴机上劈，再把劈好的柴火装进一辆手推车，是用粗糙的松木板做的，很像饲料槽。维拉把车推到窗前，手上戴着露指手套，胳膊被划伤，把柴火卸下，堆进地窖。虽然天很冷，但他俩汗流浹背。太阳苍白，树林里呈乳白色。那条流进小水塘的溪水结冻了，林中的那条路因为雪加上稀泥和泥沼很难走。维拉在负担下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她瘦削的双腿在摇晃，嘴巴紧闭。

“喂，你怎么看内文？”一天，拉尔夫在给她洗手间安电线时，她问道。她头上缠了块头巾，老奶奶眼镜滑到她的鼻梁上。她已经一连干了5个钟头，没歇口气，想把房子里面密封好。她的衬衫敞开，拉尔夫能看到她的一只乳房，边上有颗痣。冬日的几缕白光射进来，照在那些镜子上，使它们反射出更多的光。她穿一件旧的、曾经属于拉尔夫的桔黄衬衫，穿一条黑色的裤子，套在她瘦骨嶙峋的髁上，使她走来走去时屁股看上去很小，看到这些，拉尔夫感到伤感，一副困惑的样子。

“他知道我的遭遇，他不会让我失望的……”

自从1967年写了那些信件之后，她误以为她和拉尔夫很亲近——实际上，她已经把拉尔夫和阿黛尔呵护在自己的羽翼下了——她笑了。

“他不错。”拉尔夫说道，脸红了。他人蹲着，靴子解开，四把螺丝起子从不同的口袋里戳出来，耳朵背后夹了支铅笔。

“我知道你会喜欢他的。”她飞快地说，脸也红了。

这是维拉和内文的做法，把阿黛尔和拉尔夫分开，以便跟他们说话。当他俩一进屋，维拉就叫拉尔夫去她房间，就在门廊边。她坐在深深的椅子上，戴上那付老奶奶眼镜，看上去（或努力装着看上去）比她实际年龄还老，她会叫拉尔夫坐下，跟她说话。拉尔夫会坐一会儿，坐在凳子的边沿。维拉对他没什么话好说，拉尔夫会坐在那儿耐心地等上15或20分钟。接着，他会出来，走进另一个房间，看见内文坐在阿黛尔旁边，对她在说话，谈这世界的麻烦。阿黛尔睁大眼睛，总是点头。然后，内文会转过身，看着拉尔夫笑。维拉也从她房间出来，笑着——然后，大家又一起坐会儿。内文的一举一动都是做作的，很不自然，但拉尔夫很有礼貌，啥也不说。内文只以为拉尔夫跟他的感觉一样，而且这样感觉最好。

在这样的时候，阿黛尔看上去连只苍蝇也不会伤害——仿佛苍蝇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仿佛她也满怀同样的“温文尔雅”的脾性，她以为这脾性就是她在生活中新出现的这些不同寻常的人的特点。

但当阿黛尔和拉尔夫单独在一起时，阿黛尔会变得很神经质。她会一百次地问拉尔夫他下一年要做什么，要是不能马上得到回答，她就会勃然大怒，对他说他从不喜欢她。然后她会咬他或什么别的東西。





她会像幽灵一样走来走去，在他来找她时拒绝见他。可是接着她又会把他叫来，说她有件礼物送给他。她会看着他，用维拉说过的同样的话对他说：“为什么只有老年妇人才对和平事业感兴趣，嗯，拉尔夫，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拉尔夫回答。

“男人发动了所有的战争——想把事情弄糟，难道不是吗？”

“喂，拉尔夫。”一天，当她特别生气的时候，她说：“谁都知道你没用，都占你便宜。从这房子我就看得出来——人们总是想做啥就做啥，可你却从来不管管，你管过吗？”她离开房间，坐在外面的楼梯上。

“你到底要干啥？”他问道，跟着她出来。

“别为我担心，拉尔夫——我很好。正因为我老爸是个酒鬼，所以我很好。不要担心我。正因为他把我忘在河岸上，我差点淹死——别担心，不要担心，拉尔夫——”

她坐在楼梯上，石头般僵直，可时不时地回头看拉尔夫是不是在注视她。

乔的腰又犯痛了，因此家里发生了许多喜剧的场面。有好几次，阿黛尔得帮助他上下楼梯——应该说是阿黛尔和丽塔两人，米莉跟在她们后面。然后，她们会收起家里所有的枕头放在他周围。他会小心翼翼地把屁股坐在一个垫子上，她们会在他的后腰处放一块，再在他的脑袋后面放一块，左脚上放一块。

半夜，丽塔醒来，常发现乔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或来回踱步。他有萨瓦德医生开的处方，但还没取药。一天夜里，丽塔走下楼，坐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

“乔。”

“干吗？”

“如果痛——就喝一杯吧，没什么的。”

“知道，丽塔，我知道。”

他沉默了一阵。在街上透进的灯光映照下，他的胳膊发白，能看清他手臂上刺的花纹。他的身体依然强壮、精瘦。他的肩膀宽阔，与身体其他部位相配，好像更宽。他曾独自一人背着钢琴爬上迈拉家的楼梯，他还抱起一台机器，从三脚架的地方移到草坪的另一头。他还当过潜水员，帮着把出事的汽车从水里打捞起来。灯光下，他的胸腔骨好像突了出来，房间里有股烟草味。一轮淡黄色的半月在雪地上发亮，远处，树枝清晰地从树上伸出头来。

“即便我喝，醒来后还是要痛的。”乔说，接着他乐观地补充道：“听说特德·里德的腰好多了，因此他只需熬过去就行了。”

他确实没有喝酒，第二天一早他的腰好多了，能走动了，能笑了，还吃了顿不错的早餐。

有天傍晚，拉尔夫带来了一种名叫“冒险”的棋——玩这棋，每人有一定数量的军队，然后要设法占领全球。玩这种游戏，拉尔夫常常很激动，他要所有的人都来玩——大家选阵营，摆阵势。而且他还相信，如果幸运的话，他和阿黛尔定将占领全球。

可乔也确信他能占领全球，他和丽塔一直在计划着如何占领全球，如今这时候到了。

迈拉的面颊涂着红色，新画了眼线，她说她也能占领全球，但她不想。医生也来了，胳膊下夹了一大盒什锦糖果，准备迎接这新的挑战。

“这是什么游戏？”他问。“来，我们来玩——有没有坦克？我要坦克——驱逐舰。我要驱逐舰……”

他把糖果递给米莉，踢掉套鞋，走进厨房。

这棋有许多棋子，棋盘是张稀奇古怪的世界地图，铺在厨房的餐桌上。客厅里的椅子被搬了进来，安放在桌子周围好让每





个人都有座位。迈拉站在厨房后面靠着墙，在三个玉米棒子底下抽着烟，目光阴郁地看着大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玩这游戏。我来这儿——可不知道是玩这样的游戏。”

“咋样的游戏？”医生马上问道。

“嗯——你知道——这种靠攻击、侵略的游戏。”接着她眨了眨眼睛。

拉尔夫坐在桌前，开始解释游戏的玩法。

“看，我们每人都有一定数量的军队，每人轮着在棋盘上布置各自的兵力，占领地盘，直到所有的地盘全占完。最好的下法是不是把自己分散得太开，而是巩固自己，这样就能抵挡攻击，而且也能从自己的位置攻击别人。”

“谁要攻击我？”迈拉说着，坐了下来。她先看了看拉尔夫，然后是阿黛尔，接着是丽塔和乔。

“这只是个游戏。”乔说。

“我知道只是个游戏，乔——我不傻。”

等他们摆好棋子，迈拉和阿黛尔说她们受到歧视，因为是医生和拉尔夫在帮她们摆棋子，因为他们是同队的。

“放这儿，迈拉，你把棋子放下。”医生说。

“没关系——我们重来。”

“对，我不想要美国——我要欧洲。”阿黛尔说，“我们重来。”

乔没吭声。丽塔耸了耸肩，把一支军队从一只手抛进另一只手。

接着，阿黛尔和迈拉开始跟丽塔一起轮着摆放棋子。

“迈拉，我要在这儿放个棋子。”阿黛尔站在棋盘旁边，轻声地说。她穿了件宽大的上装和一条很大的灯芯绒裤子，上面粘了一大团软麻布。“你介意吗？”

“嗯……”迈拉说，“好吧，放吧。本来我想放的——没关系。”

“好的，如果你不在这面攻击我，我保证不在那面攻击你。”阿黛尔边说边放下棋子。

“丽塔，丽塔。”迈拉说，“你占了整个非洲。”她飞快地点上一支烟，注视着棋盘。

“这——好像是没人想要的。”丽塔说着，四周看了看，好像做错了什么事。

“我们大家应当只占部分领土，个人不得占整个国家。”迈拉说。

“在公寓玩的时候……”拉尔夫开始解释说。

“喂，你给我非洲的一部分，我就在南美给你块立足的地方。”迈拉说。阿黛尔依然站在棋盘旁，眨巴着她那双近视眼睛。（她拒绝去检查视力，害怕戴上眼镜。）

最后，大家把所有棋子摆好，军队面对着面，这下轮到乔第一个掷骰子。由于他和丽塔的军队离迈拉最近，乔转向她。

“捡起你的骰子，迈拉，我们要打仗了。”他说。

“为什么是我？”迈拉问，“为什么不打拉尔夫？”

“让他打我们吧——我们等着他呢！”医生说。

“我不知道，那——丽塔，你想我打谁？”乔问。

“来吧，迈拉。”丽塔说道，屁股在椅子上动了动，好像在发出她已严阵以待的信号，双脚紧扣椅子的腿，好像在振作精神准备攻击。

但迈拉说，要是大家都要打她的话，那她就干脆不玩了。医生阴沉地吸着烟斗，每个人都听见风起了，吹着房子的侧面。

这时，米莉爬上丽塔的膝盖想看，并且开始大叫说她没机会玩。接着，阿黛尔要去洗手间，拉尔夫要等她回来才得掷骰子。

最后，到10点了，丽塔不得不拽着米莉上了楼，乔、拉尔夫和医生被单独留了下来。拉尔夫把5支军队抛到头顶，掉下来时这些棋子一头栽进了大西洋。





有时，丽塔会问阿黛尔，她为啥这么长时间地呆在她房间里，为啥不提她的朋友了。

“因为我太忙，没时间为朋友烦恼。”阿黛尔说。

阿黛尔好久没见她的朋友了。自从那天在泽勒商店碰面后，詹妮特和鲁比就再没来打扰她。如今，惟一跟她打招呼的是辛迪，那个衣服上画满和平的标记，跟着詹妮特和鲁比到处跑的辛迪。冬天，辛迪去打冰球，阿黛尔也喜欢去，尽情地朝裁判尖叫，因此身穿军用夹克、头戴便帽的辛迪常在那儿见到她。

辛迪总是招呼：“嘿，阿黛尔！”然后笑笑。她的牙齿是黄的，有一颗还有洞。如今，她晚上跟鲁比一起出去，去过麦德吉尔加油站，她们在那儿开派对。阿黛尔对此不理解，很担心，可不知道说什么的好。辛迪常笑笑，说只要吃药，她的病就不会再发作的，接着，她会眨巴眨巴她那白化了的睫毛，咧开嘴笑。辛迪所拥有的让鲁比既护着她又欺负她的最大本钱就是她的残疾。有时候当她们一同出去，鲁比会把头一甩，说：“你拿个晚上别发羊儿疯行不？”

阿黛尔是知道这事的，如今她担心她们可能会说她什么，而且她想呆在她们圈子里，最重要的理由是，要是她不在，不知她们会怎样议论她。特别担心的是她们可能会议论她父亲——就像她讲的那样，议论他做的各种生意，他印来递给别人的卡片，或者议论他把她留在河中央的一块岩石上，自己划着船穿过激流去钓鱼，或者议论他怎么要把丽塔的兄弟扔出门外的事。阿黛尔不无夸张地给她们讲过这些事，她的脚叩着地，抽着烟，相信鲁比和辛迪会永远感激她告诉了她们这些事。

要是她们讲她的事情，或者取笑她和拉尔夫，那怎么办？要是她们讲她父亲的那些她曾讲过的事情怎么办？讲他过去怎样酗酒，跟路对面的那个大个子德裔牧羊人摔跤的事——还有她

讲过的有关她母亲的事。跟所有十几岁的青少年一样，她认为自己父母的缺点太多。所有这些缺点她都看得见，可现在既然把这些全讲了，她从一个新的视角去看他们，觉得他们并不让人讨厌，似乎在夸夸其谈讲了他们的事之后，她为自己父母犯下的那些错误承担起了责任。

还有一个人过去经常来看望她母亲，那是贝琳达。贝琳达经常和她的小女儿马吉一起来。丽塔总是为她泡好一杯茶，等着她们来。

“今天怎么样，贝琳达？”她会问，“马吉好吗？”

贝琳达不太喜欢人，对年轻姑娘特别提防，害怕她以前的男友维尔，经常在聊天结束时说因为晚上的那些噪音，有朝一日她要叫警察来。说完，给马吉的头扣上帽子，带上丽塔给她的旧帘子，准备用它来擦公寓的雪，或在大衣口袋里装些丽塔给的银餐具，朝山那边走去，消失在鲁特家的房子背后，这时，阿黛尔会大声问：

“她走了吗？”

“走了。”站在楼上台阶瞭望的米莉回答说。

“可喜可贺，终于走了。”阿黛尔会说，穿着自己的家居服走出房间门，在其他人没能看到她之前大步走进洗手间。

贝琳达在的时候，阿黛尔不愿被她看见。可有一次，她站在厨房里被撞上了。

“你好。”阿黛尔说，从她身边闯过，铁青着脸，头发在头顶上蹦上蹦下的。

贝琳达看了看她，点点头。她总是精心打扮自己的女儿。马吉的耳朵穿了孔，圆胖的脖子上挂着一条银项链。每天一套新衣服。

阿黛尔不喜欢这小女孩。她不喜欢每周三托在家里的所有





孩子。“我啥事也做不成。”她常尖叫,把哪个小淘气推得一屁股坐地上。“为做项目我在学习(当她想强调自己功课有多重要时,总用‘项目’这字),有这些歇斯底里的小家伙在家里到处乱叫,我肯定会不及格的。”

丽塔会跑过来,抱起孩子,捡起玩具,衣服半扣半敞,头发梳成马尾辫软软地吊着。只要她母亲想对她做些解释,阿黛尔就打起哈欠,环顾四周,仿佛她正在想着别的什么完全不同的事情。

过去,阿黛尔喜欢在家里穿紧身连衣裤。但现在,她突然变得非常朴素了。

米莉总是从洗手间里出来,裤子掉下,叫道:“我要找点手纸——揩屁股。”然后从厨房餐桌旁经过,走到橱柜前。丽塔总是在屋里走来走去,裤子上的拉链迸开了,用别针别着,因此,在她走路的时候,在下午过半的时间她靠着桌台点烟的时候,你能看见她的黄色内裤。可曾经穿着紧身连衣裤在家里进进出出的阿黛尔如今变得朴素了。一听到什么与性有关的或稍微有点黄的字或话,如今她都会身子一颤,浑身僵直,表情严肃。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阿黛尔开始每天早晨去教堂了。在她那间冰冷的房间里,床头上方贴着冰球手皮特·马荷利奇的新照,她醒来,在寒冷中穿上衣服。寒冷使尘埃显得沉重,整个房子充满着沉睡的气息。她能听见走廊边那间小卧室里米莉发出的鼾声。走廊尽头有一个抽水马桶,她们管那叫洗手间,但主洗手间是在楼下的厨房那头。她会坐在马桶上撒个小便,然后打个哈欠,眨眨眼睛,倾听米莉的呼噜是何等的响亮。于是,她想起看过的卡通节目,讲的是当那家人打呼噜时,屋顶都抬起来了。可不知怎的,她并不觉得这好笑。

接着,她走出前门。树沉重地蹲在黑暗中。迈拉的房车门

口，有盏灯依然亮着。在寒冷的黑暗里，她走过他们的那条街，朝公路走去。那儿，风会刮她——她数着自己的脚步沿着那条人行大道走，那是惟一的一条路。

偌大的教堂几乎没人。达兰神父或加勒特神父会来做弥撒，祭台助手会闷闷地干着自己该做的事——烛火会在晨曦中扑闪。阿黛尔会局促地走上圣坛，领受圣餐。

“这是基督的身体。”神父会说。

“阿门——阿门！”此时，阿黛尔会默默地念叨，睁大眼睛飞快地看一眼那尊大理石十字架。然后，她转过身，裙子垂在膝盖下面，踩着磨秃了的鞋后跟走下圣坛。

103

19

拉尔夫躺在一把长沙发上睡着了，身上盖了条灰毛毯，靴子没脱。雪吹打在窗户上，他能闻到楼下小巷里的雪和木头的气味。这灰毛毯就是烧着了的那张，因此上面有个大洞。他穿着衬衫和毛衣睡觉——他上床时没脱，有时夜半三更他会醒来，脱掉几件，扔到角落。一般来说，他记不住是不是半夜脱过衣服，因此早晨起来常常到处寻找夜里乱扔的东西。

早晨，风吹得远处那扇窗户格格作响，他曾在那儿塞了些塑料。醒来时，他听见楼梯平台上邻居的脚步声。有时他脑子里会冒出个主意，于是爬起来，睡眼惺忪地在地板上摸，直到找到一颗螺丝钉或螺栓。尽管屋里很冷，但他连衬衫也不穿，蹲着身子走来走去，又开始为谁修电器了。

只要可能，拉尔夫从来不在床上睡觉。虽然他从没太多地

19





想过,但在床上睡觉,这想法对他全不是滋味。他在公寓楼里最受欢迎时,别人常用他的床。他的床总有那么股人味。于是,他在床上放了个曲柄轴箱,而且一直就那样放着。

一天,塞尔玛来公寓楼串门。苏贝的房间就在隔壁,她刚去买吃的东西了。塞尔玛进来时拉尔夫不在家,他出去溜冰了,于是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跟伊万·巴斯特拉切聊天。伊万给她讲每次皮拉“法官”把他关进监狱的事情。他反复说所有这些都是他应得的,对“法官的死”感到遗憾。当塞尔玛抽出香烟,伊万就凑过来,问她要一支,然后清了清喉咙。接着,他走来走去,找昨天晚上留在公寓的那罐温过的啤酒。

“我从来就喜欢皮拉法官。”他说道,带着那种专门为人人都忌恨的那种人保留的口气。“没错,法官从没给过我什么好处,但他也从没太重地伤害过我。”

他管皮拉先生叫“法官”,仿佛每个人都这样叫——塞尔玛在那儿坐的时间越长,他就觉得自己越是可以随便乱说了。虽然他装出一副坦诚状,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他责骂拉尔夫把自己的套间搞得一团糟,反复地说拉尔夫应当在那个套间房里养养规矩。伊万还给她讲自己的一生,讲他被压路机碾死的小兄弟,讲他母亲,住在自己孩子家的旁边——跟克雷·艾维利特·麦德吉尔住一起——孩子们每天在人行道上都碰见她,可她就是不肯对他们说话。虽然她不肯对他说话,虽然他和姊妹们得自谋生路,但他还是崇拜他母亲。母亲是不会错的——即使她穿狐皮大衣,而他却穷得连个鸡蛋都找不到,那又怎么样——这没什么好争论的,即使过去要是她抓住他不去教堂就常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她没法把我教好。”他边说边笑自己愚蠢。

一个小时里,他给塞尔玛讲了许多她从没听说过的镇上的事,他自己总是其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总是怎么“差点被杀”

或“几乎走投无路”或“那次脑袋差点搬家”。然后,他看着她,竭力想还有啥事他能讲的,好让她高兴,显示他自己的最佳形象,他左手的手腕上文着“危险”二字,几个指节上分别文着“F. U. C. K”(去你妈的)的字样。

因为塞尔玛是拉尔夫的母亲,因此他想对她讲他自己的母亲。因为她有钱,因此他想告诉她自己母亲格洛丽娅也是如何的富有——而且不想跟她的孩子们有任何来往——这在伊万看来是她的一大优点。他的头发又黑又直,眼睛细细的,说话时左顾右盼,像个中国人。他还咧着嘴,始终带着那种自我鄙夷的笑容。因为他是拉尔夫的朋友,他想告诉塞尔玛,如果离开他,拉尔夫将会是如何的无能为力,他想把拉尔夫好好地责骂一顿,让她知道她儿子被他了解得何等透彻。

他一门心思要把拉尔夫护在他的羽翼下,教他规矩——教他怎么抓鱼,怎么偷猎,怎么捕鹿,怎么猎杀驼鹿。因此,他俩总是一道去森林,伊万扛着一杆又粗又长的双管鸟枪,胸前披挂两条弹药带,一踏上岸便开始射击。他朝松鼠开枪,朝破瓶子和卡车轮胎开枪,想到什么就打什么,“管它是动物还是矿物,死的还是活的。”

他身高5英尺6,智力不错。知道拉尔夫不了解森林或与森林有关的任何事情,但却很想了解,于是伊万把他自己的事全讲给他听,还有他做过的事。接着,他站在那儿,站在一片垂死和冰冷的树林当中,穿着那双小靴子,头戴着尖顶的红帽子,朝天上又放几枪。

去年9月的一天傍晚,正值黄昏,伊万和拉尔夫正在寻找驼鹿。伊万并没有猎杀驼鹿的许可证,但他忘了告诉拉尔夫这事。头一天,他俩来到河边的一处营居,一块清冷的地方,去年春天,伊万被勒令离开这儿。他俩都喝朗姆酒,拉尔夫坐在那儿,伊万讲什么他都笑——而且他笑得越多,伊万就越是把自己的全部





计划告诉他。

接着，他俩走出营居，去找驼鹿。他们径直走进一片沼泽地，污泥一直淹到膝盖，时不时的，伊万会咕哝几声，似乎并不押韵、也没理由。他们走得很艰难，很冷，天开始下起了雨，其实，拉尔夫心里确信，他俩迷路了。

这时，他们听见身后有声响。拉尔夫转过身，看见自己左边黑黢黢的树林里有个巨大的东西朝他们走来。他不知道自己正注视着一头雄驼鹿宽厚的脊背和肩膀。以前他从没见过驼鹿。

“伊万，”他说，“那是啥？”

“啥是啥？”伊万问，浑身打颤，雨水从他的帽檐边滴下来，眼窝里鼓囊着他那双小眼睛。“在那边——看！”

“天哪——啊，妈的，拉尔夫——是头驼鹿。”

话音刚落，他便拔腿在树林中奔跑。“快跑，拉尔夫，你他妈的赶紧跑！”他叫道。

接着，他扭过头开始射击。他脚一滑，摔倒了，人好像消失在黑暗之中。拉尔夫没有动。他没法动。他从没见过整头的驼鹿。他看到了它硕大的犄角，然后是耸成一团的宽厚的肩膀。那驼鹿转过头，呼哧着朝他走来。虽然沼泽里长满了树，但都是雪松，树枝离地面有 15 到 20 英尺。

“爬到树上去！”伊万说。

“可找不到树。”拉尔夫边说边环顾四周。

突然，好像疯狂了似的——仿佛为了保全自己，他整个一生都有点疯狂——伊万步履蹒跚地爬上岸，双管猎枪炸响了。

“住手——你会打中我的！”拉尔夫尖叫道。

可伊万没听见他的喊声。那头高大的雄鹿摇晃着倒向一边，又站起身，朝前冲来。这时，它的前腿折了，鼻孔里流出一股鲜血，在离拉尔夫 4 英尺远的地方“轰”的一声倒了下去。

“死了吗？”伊万朝这边叫道。

“不知道。”拉尔夫回答。

“那，朝它扔点什么。”伊万说。拉尔夫看着他。伊万至今还记得拉尔夫的面颊上有两道鲜血。

因为塞尔玛受过教育，因此他想给她讲自己是如何在“那里面”痛打各式各样的老师，还带着折刀，结果毁了自己的一生。接着，他又向她要了支香烟，沉思着自己讲过的一切。他期望得到的也是 he 一直以来从人们那儿所得到的——即人们会说他们知道他的心地还是好的，只是一开头就不顺。这种开头不顺的说法是他常常听到的，他还希望再听一次。

塞尔玛环顾这套公寓，墙上的污迹，角落里的马达，地板上的收音机，还有“内脏”被掏出来的电视机，叹了口气。她挂了条珍珠项链，戴着小巧的珍珠耳饰，老是用红色的唇膏，这使她的嘴看上去比用别的什么或许更加苍老。这时，伊万在房子里转来转去，试图找个干净的杯子给她泡杯茶。她本来是愿意喝茶的，可她看见他准备烧水的那水壶正是那只她进来时看见里面装了些豆子放在音响上的。

“看来我不想喝茶了。”她说。说完这话，她笑了笑，继续等她的儿子。

可这时，伊万开始在屋里砰砰啪啪地乱踢东西，全然不知他这样会吓坏这位妇人。橱柜的门被拉开，砰地一下又关上，一盒饼干飞过房间。

“妈的不知道他把茶放哪儿去了？——妈的这小子疯了！”他呷一口啤酒，从塞尔玛身边经过，来到外面的楼梯口，叫道：“喂，贝琳达！你有没有茶叶袋？我这儿有个女的想喝杯茶！喂，楼上的人！”接着他咕哝道：“跟这个从贝勒冯特来的狗娘养的住久了，快要把人逼疯……”接着，他走进屋，意识到塞尔玛正注视着他，于是突然笑了。

“我知道上哪儿去找茶叶——我去苏贝家——”





“别麻烦了,真的。”塞尔玛说。

“你会喝到茶的,我保证。要是你那个不中用的小子还是半个男人,你肯定有茶叶……”说着他天使般地笑了笑,丁丁冬冬地下了楼。

在这间令人压抑的屋子里,她耐着性子坐着,等待儿子回来。

“我给你找到茶了——找到茶了。”5分钟后他回到屋子,说:“只是不要问从哪儿弄的。对于这茶的来历,这个小秘密我们还是守住——否则我们俩都会有大麻烦的。”

“哦——知道了。”塞尔玛说道,勉强地笑了笑。就在这时,拉尔夫走进房间,她狠狠地瞪了他一冷眼,好像她已经啥都知道了,好像他在做什么时被当场捉牢了。

“快去给你妈泡杯茶。”伊万突然说道,仿佛他和塞尔玛一起决定了,拉尔夫所需要的就是惩罚。他穿着那件汗渍斑斑的旧T恤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也对拉尔夫大为光火。

20

新年早些时候,乔有事做了。他得出门去维尔家把锅炉管道拆掉,换上新的。他以前答应过要做的,可就是不动手,因此维尔问过丽塔他是不是忘了。丽塔回到家,问他是不是忘了。她看着他,可他把背对着她。

“没忘。”他说,“我今晚就去。”

事实上,当晚他是准备去。可麻烦的是对这事他自己没信心。如果他没把这事做好,大家会嘲笑他。如果他看着可笑,也

许丽塔会认为那是因为他戒了酒，变奇怪了。如果他没把这事做好，他会感到不自在，但一旦他做好了，他觉得可能会发生让他因此而后悔的事情。

乔不愿去想这些，因此决定，管他是不是觉得受了伤害，眼下无关紧要。眼下要紧的是他已经告诉他们了，要去修锅炉。

他带上米莉，晚上8点半左右到了那幢房子。接下来发生的事与乔想像的完全不同。其部分原因是，这幢坐落在背街上的房子里面并不是乔所想像的那模样。除此之外，这房子的墙壁褪了色，挂了些小饰物和日历，这些东西总使乔联想起自己的青年时期。维尔在门口迎接他，仿佛他早就想请他来这儿，而且正等待着这样的机会。维尔跟着他走下楼梯，在他干活的时候站在他身后，带着深切的同情和蔼地跟他说话。

“嗯——你干吗再没去溜石俱乐部了？”维尔问道，声音带着对某件事的诚恳的道歉。

此时，乔正站在一块旧木头上，试图拆松管道，因此没法回答。后来他说：“我很忙。”

“哦——忙——不过，你跟丽塔得多出去。”

乔干得很快，像能工巧匠一般麻利，很少需要什么辅助的东西。如果什么坏了，他经常会找到修理的办法，而且多数人不会做的，绝对难不倒他。

米莉坐在油桶上举起应急灯照着管道。只要维尔一说话，她就斜着眼睛看他一眼，然后又把眼光移到乔那双正忙着把管道安装到位的手上。接着，她又看一眼维尔，然后又看着乔的右手。他的拇指缝合过，以前被锯子锯过。

维尔问米莉想不想喝点什么。

“百事可乐。”米莉回答，眼睛没有离开乔的双手。

“要有礼貌。”乔说。

“请叔叔拿百事可乐。”米莉说。





等维尔离开后,米莉悄声说:“他在地下室里穿拖鞋。”

“那是他的事。”乔说。

“丽塔叫我们不能这样。”米莉自以为是地吸了吸鼻子。

米莉在等着乔向维尔讲那头鹿的事,就是她坐背篓的时候他打死的那头。可是乔没讲。他怎么不讲?她感到奇怪。她继续举着灯,看着他的双手,然后他的双脚,踮着脚趾站在一块木头上,鞋带散了。

等维尔拿着百事可乐走下楼梯,米莉移动灯光,照在他的拖鞋上,然后很快地照着他那张滑稽的脸,接着又照在他的拖鞋上。

“照这儿。”乔粗声地说,那光飞快地照在了他手上。

“谢谢,米莉。”乔说。

等乔一干完,米莉跳下油桶,冲到两人的前面跑向楼梯,消失在了楼梯的顶上。接着,她又跑下来,抓住她父亲的胳膊,此时,维尔正在给他谈锅炉的事。她不停地猛拉他走,可乔不停地叫她安静,因为维尔在说话。维尔低下头看她,和蔼地又笑了笑,每次乔去拍她的头,她总跳到一边去,跳到他够不着的地方。

“我们走吧,好吗?”米莉说,“我们走吧,好吗?”

等她终于把他们拖到厨房,米莉仍然扭着她父亲,脚跟蹬地,拉扯他的胳膊。

此时,乔正试图阻挡维尔,不让他开支票。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麻烦,对此,他自己一直有所准备。维尔企图把支票塞进乔的口袋,好像乔是个孩子。他不想拿这钱,可维尔深信他应当收下——事实上,他必须收下。

可乔不肯收。他俩站着相互看了一阵。乔斜靠着桌台,带着受辱的表情。“不,不——我不想要你的钱。”他说。

“可我得付呀。”维尔说。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米莉开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好像她拉扯父亲累了，好像现在完全忘了回家的事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听见一声响亮的喷嚏，她满脸粉末地跑了回来，手里拿了个小粉盒。“看，妈妈的小粉盒。”她说。

“不，不——那不是你妈妈的。”维尔说。

他看着乔，乔赶紧往一边看，这使得维尔举起手，咳起嗽来。“不，不是，”他说。“那不是丽塔的。”

“我知道不是。”乔轻轻地说。“别说了。”他说，然后清了清喉咙。此时，米莉抬起头看着两人，脸上粘着粉末，手忙着在抓屁股。

接着，维尔笑了，抱歉地环顾四周。乔所能想到的全部心思就是那个小粉盒，以及一切都得否认的想法。比小粉盒在这儿更糟糕的是，得弄清楚它到底是谁的。

事实上，当乔离开这幢房子，背着米莉走下台阶的时候，他肯定这粉盒不是丽塔的。可当他走上自家那条街巷，然后拐进家的时候，他肯定那就是丽塔的。

此后不久，丽塔端一盆衣服时摔了一跤，眼睛磕在洗衣机的一个角上。她不想让乔看到那只眼睛，担心他会带她去医院，人们也许会以为他揍了她。

她用面巾裹了些冰，走过去坐在沙发旁。当一个女人烦恼时，她会合抱双腿坐在沙发边沿，手托着下巴，或斜靠在一只胳膊上，双腿蜷起缩进身下。当一个男人烦恼时，他一般会搬东搬西，轻轻走路或踱步，或突然停在屋中央，好像被当头泼了盆水。

第二天，当家长们送孩子来时，他们看到了那眼睛，充血，青肿。丽塔跟以往一样，进进出出，有说有笑，烟灰缸里燃着一支烟。阿黛尔坐在桌旁吃早饭，多疑地看着每个人，鄙夷地看着那些孩子，叫他们排上队，不要一窝蜂地冲到玩具箱前。今早，阿





黛尔把头发梳成两条印第安人的辫子,那张小脸比鬼魂还要白,鼻子比鬼魂还要尖。对丽塔的伤,她没说什么。米莉一边到处乱跑,忙着让人给她穿衣服,寻找正拿着的东西,已经穿上的东西,一边不停地喊道:“快看丽塔的黑眼圈!”

谣言起了,说乔在俱乐部捉住丽塔跟维尔在一起,他扇了丽塔一巴掌,不许她再去溜石了。

21

1月,维拉感觉不好。她的咽喉疼痛,得了感冒。有几天早晨,她甚至不愿穿衣服,但在寒冷的房间里,在黑暗中,她还是起来了,赤身站起来拉亮头顶上的那盏小灯。天气很糟,断绝了他们与外面的联系。往一边看,他们能看见被冰封住的海湾。她去镇上,看着那座纪念碑和商店橱窗,这些只让她更感到抑郁。

维拉和内文遇见了几位阿卡迪亚^①朋友,跟他们一道沿海岸往南去参加他们的冬季狂欢节。维拉的穿着打扮,突然变成了阿卡迪亚人的模样,别一根阿卡迪亚饰针,穿上传统的阿卡迪亚服装。此时,她更是抛开自己的文化,想成为阿卡迪亚人中的一员,她觉得他们也和她一样是受害者。然而,冬季狂欢节的那天晚上,她和内文却很孤独,没人理睬。那些人似乎想证实他们的文化是多么的放荡不羁。当人们告诉你他们是无拘无束、放荡不羁的,而且真挚质朴,那么他们也在暗示你拘谨内向、安分守己,缺少真挚。

①移居加拿大阿卡迪亚地区的早期法国移民。

那天晚上，维拉感到很伤感，因为她读了梅勒^①的所有东西，听了伊迪丝·巴特勒^②的歌曲，内文参加了争取法裔平等权利的活动，简直自以为对这些事情非常熟悉。她别着那根倡导法语文化的小饰针，坐着雪橇，唱着那些歌曲，几乎以为自己也属于这里面的一份子了。

至于内文，只要他跟维拉在一起，他就觉得自己是在一个恰当的时间为了恰当的理由跟一群恰当的人谈论那些恰好该抨击的事情。

一天夜里，维拉离开房子出去散步。她沿着海滩走，望着海湾对面的灯光。路很黑，在她的上方，大地结了冻，树木发出凄厉的响声。她几乎能把脸伸进火里而不会有什么感觉。她孑然一身，像站在荒野中的一个稻草人。她忘了戴帽子，久久地站在那儿。在公路那边的一幢房子里，人们在举行聚会。吉他弹奏的声音一直传到她站的地方，她能听见尖叫声，时不时的关门声，然后是大声的笑。

沿着那条路转身往回走时，她绊倒在路的一边，扑倒在地，摔得差点没了呼吸。自尊的她从地上爬起来，抖掉身上的雪。远处，她刚好看得见自己那幢农舍亮着黄灯的斜窗户，可是眼泪模糊了她的双眼。

医生叫乔用卡车，然后用斯基杜雪橇^③搭上他去维拉家。维拉和内文的家被雪封住了，而且她还得了病，塞尔玛给医生去了电话。维拉、拉尔夫、丽塔，还有米莉和阿黛尔，他们出生时都是亨尼西医生接的生，还有迈拉和她以前的丈夫。作为一位过了

①安东尼·梅勒，阿卡迪亚戏剧家和小说家。

②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阿卡迪亚歌手，因演唱民族主义歌曲而著名。

③一种机动雪橇。





时的、不合时尚的思想家，他还有个过了时的特点——到患者家出诊，这帮塞尔玛解决了问题。

维拉和内文住在镇外大约 14 英里远的地方，在河的下游。医生的房子在路的对面，从他楼上看得见一英里半远的海湾。从他家的窗户，他看得见维拉家的农场，看得见她家马房的顶和种的地，以及那条通向她家的小路。

医生戴了顶毛纺帽子，穿了件藏青色的旧毛衣，打着蝴蝶领结，穿一双亮铮铮豌豆黄的橡胶靴。走近房子时，他掏出一块烟草，围着雪橇转了一圈，用脚踢了踢雪橇的滑板。

厨房里，内文坐在大的柴炉子边，双手插在灯芯绒裤子的口袋里。维拉的个子几乎跟拉尔夫一般高，很瘦，蓝眼睛，淡褐色的头发。她穿一条黑裤子，松垮垮地吊在屁股上，一件桔黄色的旧衬衫，上面粘着木屑，看得见裸露的胸骨。

整个厨房因为内文用了聚氯乙烯泡沫板来贴墙而显得很黑、很可怕。维拉站在那儿，开始咳起嗽来，然后自豪地看着大家。

仿佛现在他们正在森林里，必须经受一切，比如寒冷和痛苦的处境。乔站在一边，微笑着——眼睛红肿，因为驾雪橇时他没戴眼镜，穿着旧的斯基杜套装，两条腿的地方都撕开了，靴子上溅满了雪。

医生的毛纺帽子扣在头的左边，盖住了他的左耳，上面也有雪。

“哈罗，哈罗，哈罗。”他不耐烦地打着招呼。

一走进厨房，他看上去就很别扭，在沿海诸省任何其他乡村人家的厨房里，他是不会这么别扭的。

内文在看一本水泵和水管安装的说明书，他抬起头注视着乔。乔笑了笑，试图点燃一支潮湿的香烟。

医生朝炉子里啐了一口痰，打开增湿机。

“克莱尔好吗？”维拉问。

“克莱尔……克莱尔……克莱尔。”医生念着，仿佛他在努力回忆这个名字。“哦——好，好。”

接着，他一阵犯疑，好像有人可能要告诉他一些他不想听的事情。这是个多云的天，暴风雨沉重地悬在农场的头上，飘雪堆积在厨房窗户的跟前，从那儿看得见外面的水塘。还看得见远处的一些树林。

“重要的是你好吗？”医生说。

“我很好。”她说，“只是得了流感。”

“那，过来，这儿来，让我来给你看看。”医生性急地说，好像他对这里的布置早就了如指掌了。于是，说完这话，他转过身，跨过一只提桶，朝另外一扇房间门走去。

维拉没有看任何人，跟着他去了。

“什么？”大家能听见医生在说，“别提家务——你不知道什么叫家务。几年前——哼，哼，我是说几年前这些不叫家务……”说到这儿他清了清喉咙，似乎说糊涂了。“来月经了吗？”

接着，他们的声音变得模糊了。

与此同时，这房子里乱成一团。下水管道破了，拉尔夫在那儿试图把它修好。乔站在大门口，让靴子上的雪融化完，他时不时地看一眼内文。

“来，”乔一边说，一边拉开大衣的拉链。“我下去看看哪儿坏了。”

乔在地窖里走来走去，看着横梁。

“你觉得哪儿坏了，拉尔夫？”他轻声问。

空气很冷，有股腐味，他俩呼气时，蒸气从嘴里冒了出来。

“我想在这泵上装根新管子——马达开了——可泵还是不动。”

“这泵谁装的？”乔问。





“我。”拉尔夫回答。

“嗯，不行——你看……”他从拉尔夫手中接过扳手。“你看这样行不？”乔说着，用他大大的指头一次拧松泵背后的一颗螺钉。“今晚谁赢了，帆船队还是老虎队？”

“不知道。”

“以前我也是球队的。”乔说，“左边锋。可那个时候我醉酒——没人要我。有天晚上，我想了个计划。我拿了把枪，放进裤兜里，然后去滑冰。不知道我干吗这样做。我听说河对面有个小伙子，就是蒙克兄弟中的一个，要来把我换掉。那好，我等着他。我用眼角余光看着他过来，好像当时我站在角落里，他一走近我，我便滑到他身下，说：‘玩够了吧？’然后掏出枪——朝他开了火。”

“你把他打死了？”拉尔夫问，脸上咧开抑制不住的笑容。

“只是空枪。”乔说，“不过，可以说我冰球的生涯就这么完了。”他急忙笑了笑，然后轻轻地咳了一声。

乔没再说话，他嘴里也没再冒白气了，四下异常寂静。拉尔夫蹲着，看着他清洗管道。

“还是回到这事上。”乔说，“我们需要更多工具——最好你帮我驾雪橇回卡车那儿，拿些工具回来，在这儿修。”

他们离开了地窖，从储藏室的后门钻了出来。

“我去拿些工具来。”乔说，“马上回来。”

“你别去了。”维拉说。

乔丁丁冬冬在厨房里来回走动。维拉说完后，自己从他身边经过，走进厨房对面尽头的一个房间。她的动作很忸怩，仿佛所有的眼睛都在看她——此外，还有陌生人在她的厨房里走来走去，好像他们是跑到这儿来看她似的。

在客厅里，在冬日的光照下，摆着一张红木桌子，上面折着一张白桌布，桌下放了个篮子，里面装着熨过的衣服。橱柜里的

瓷杯在冬日的光线下发亮。在那间客厅里，有一股织物和雪的气味。

乔朝内文看了一眼，笑了，咳了一下，然后朝周围看了看。秋季的某一天下午，内文曾邀他来看一匹马。树林里刮起了风，院子里每个人都醉醺醺的。他们都喝醉了，似乎买卖马匹必须在你稀里糊涂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时候才能进行。克雷·艾维利特·麦德吉尔在那儿，牵着他的马，内文在围着马转。维拉站在后门，在木头门廊的地方望着他们。

没有其他马可买。这匹马去年拉东西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但活过来了。内文说想听听乔的意见，乔笑了，因为他凭直觉就知道，不管他说什么，内文在跟克雷一起在院子里转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买了。而且在这事没发生之前他还知道，他们会因此而怪罪他的——或者说要是他劝内文不买，他们会生他气的。风从乔的帽子顶上吹下来，在他大衣的袖管里鼓起。泥泞中有冰的气味，门前的院子看上去一片肃杀。树木晶莹、硬脆，把这座农场与亚伦·加勒特的农场隔开。那匹马的左后蹄翻转，静静地喘着气。

“我要买下。”内文说。他笑了。克雷庄重地点点头，内文得意地走出马房。

过了一个月，那匹马慢腾腾地走出马房，穿过田野，爬上公路，沿着那条路走回到它原来主人的家。于是，每隔两天，维拉就要跑过来，耐心地把它牵回去。下第一场暴雨的时候，它被一辆拉泥煤苔的卡车给撞了，躺在医生的家门前，粗一口细一口地喘气，每隔一阵就挣扎着要站起来。

“好嘞——我们该回家了吧？”亨尼西医生给维拉开完处方，告诉她要卧床休息，然后对乔说。

“我想把他们的泵修好。”乔说。

内文执意不让他修，说他自己会修的，可乔坚持说他要修。





当他下到地窖，却发现活已经干完了——他意识到他们雇了河下游的一个人来修了。乔知道这人可能向他们要了很多钱，而且把管道全装错了。

内文看上去好像没觉得他房子有问题，事实上他觉得一切都如他所想的那样。他刚刚申请了政府的一项资助，想建个风车磨房——每个人都突然觉得这主意绝对新颖、富有创见。

既然他们的房子没啥问题——既然一切都是密封的、井然有序，因此内文不想让乔他们修泵了。自从搬这儿来，他已经花了好几百元了，可如今几乎全坏了。本来准备够他们用两年的钱已经花得所剩无几了——因此，一切都已经修好了。

医生坐在拉尔夫旁边的椅子上。维拉从另一间房间里出来，很快地关上门，从大家面前经过，朝里屋走去，然后又把门关上。

但乔坚持要把水泵修好，否则，他们走后再出问题就太迟了。他把所有的管道全拆掉，然后作为临时代用，他就地把一截新铜管跟他从车里拿来的一截管子接在一起，因此看上去很难看——冷冰冰的，毫不入时。但却顶用。

维拉流着鼻涕，脑袋疼痛，胃不舒服，如今能用厕所了。当她走出洗手间，冬日的暮色在她所有的香料罐、全麦粉罐和格兰诺拉麦片^①盒上反射出灰暗的光。

维拉的病在恶化。她的体温升高了，呕吐起来。

开始，她以为这病可以自己治，于是喝了一周的蔬菜汤，然后洗了个冷水澡，接着又洗个热水澡来变变体温，结果却患了肺炎。体温升到 104 华氏度，他们只好把医生叫来。

那天早晨，亨尼西医生看完病人，钻进自己的汽车，开到那

^①在燕麦卷中混有许多配料的食物，如干果、黄糖和坚果，尤指早餐食品。

条小路,把车停靠在路边,然后朝维拉住的地方走去。雪一直到了他的膝盖,他好像很喜欢这样在野外行走,每走一步都得踏破坚硬的冰面,护住自己的眼睛遮挡耀眼的阳光。

她浑身大汗躺在床上,赤裸的身上盖着两床大被单,内文在门外来回踱步。楼上的房间冰冻似的冷,那天早晨,维拉试图爬起来,却倒回到床上。

维拉的头发很长,很好。她的脸很大,手和脚也很大。一边乳房上有个樱桃颜色的痣。亨尼西医生给她量了体温,然后朝门口走去。他环顾了一下这房间,看见她试图原封原样保留这房子的模样所费的心思,他感到悲哀。

像内文这样的人,医生见得多了,或者他认为自己见得多了,而且他总是很讨厌他们。

“喂,内文,”他说,“我看你把她照顾得很好哇?”

“哦,是相互照顾,她也照顾我。”内文说,朝躺着的维拉笑了笑——似乎想用得体的方式取悦于在场的所有人。

“相互——我不喜欢相互这说法。从来不。要么全心全意,要么毫不相干——从来就这样。我看不用多久,人们开始共同生活时就要签协议或什么的了——你要是洗个碟子,那我就刷个锅……任何头脑正常的人再也不肯屈尊俯就了——这会发生的。”

医生心里清楚,维拉和内文就是签了这样的协议,不过他装做不知道这事。他对着那根准备注射用的针嘟囔着。

她床边桌子上摆放着许多小的瓶瓶罐罐,还有一个女人在玉米地里的照片,有关玛格丽特·桑格^①和乔治·桑^②的书籍和格里尔写的《女宫》,还散发着壁板和壁橱的气味。她那张大脸、

①玛格丽特·希金斯·桑格(1883~1966):美国护士,广泛宣传控制生育,1929年建立美国计划父母联盟(1942年)组织。

②乔治·桑(1804~1876),法国作家,其小说、戏剧和杂文以妇女独立与自由为题,作品包括小说《莱利亚》(1833)和《康素爱洛》(1842)。





那双大脚、走路时那傲气的步伐,让这打着红蝴蝶结的医生心里充满了同情。他看上去就像庞蒂亚克牌^③汽车保险杠旁边那些图片中的40年代老农夫的那种模样。

内文站在门后面。他的头发发灰,眼睛灰白。红色的吊裤带看起来很新,头发蓬乱得恰到好处——精心摆出那副操心的模样——亨尼西医生常常从那些守护病员的人身上注意到这模样。

医生说 she 得去医院,他开车送她去。

于是,维拉叫内文帮她穿上衣服,她收拾好一个过夜的包,上面印着“1967年博览会”标志,放了几本书进去。就在内文扶着她下楼的时候,医生站在厨房里,看着水池旁边她那些罐子里的各种谷物、大米和药草,厨房有些穷酸,让他感到凄凉。

医生把车开到房前,然后载着他们以每小时35英里的速度朝医院开去。他们三人坐在前排,因为后排被垃圾占了,他经常说要扔掉,可似乎从没动手去扔。

医生收下维拉,检查了她脖子上肿大的淋巴,发现肺的一叶有积液,给她用上抗生素,然后让一个护士守着她。

麻烦的是,这才是流行性感冒的开始。天气很冷,河面上笼罩着阴霾,那些白色的房子披上了一层洁白的光泽,可在沿河的那些房子里面,人的体温在上窜,人们在冒汗、呕吐。此时,医院里的士气相当低落,护士们害怕有病不能上班,怕写进她们的档案。一半的护士上班时呕吐,只得被送回家去。

正是在这个时候,那个小个子华裔护士来上班了。她跟着亨尼西大夫走来走去,医生整夜长篇大论,掀翻东西,举止可怕,还讨厌任何人。小个子护士老是害怕护士长,内心却暗暗为自己仍保持着4英尺11英寸的身高而继续工作感到得意。她曾让来医院看心脏病的卡车司机心脏重新跳起来,曾在烧伤科帮过

^③美国的一种汽车品牌。

忙。她曾给垂死的人注射过吗啡，躲过医生撞倒的东西。她的名字叫“Rose Wrong”，有一次亨尼西医生对她说：“是呀，你当然该叫‘Rose Wrong’——要是你叫‘Rose Right’^①的话，那在这该死的医院里我们或许能做成点什么。”

可现在，就连她也无能为力了。门诊的病房挤满了病人。人们带着各种表情到处躺着，似乎都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气愤。这时，有个男人走进来，他被陪着来到观察室的一张床前。他和衣躺下，仰头看着她，问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亚洲型流感。”她说，俯看着他笑了笑。

风的声音撞击着窗户，有7至10级，雪的最上层被吹得来回飘动。

体温最低时，维拉变得神志不清，每隔几小时就得沐浴一次。他们得抽干她左肺的积液，但不幸的是，这个治疗之后，她那叶肺衰竭了。接着，又担心持续炎症——就像亨尼西医生每次看见塞尔玛就反复说的那样：“还有接踵而来的并发症。”

每次拉尔夫来看他姐姐，他都给她带点什么。她的脸在医院白色病员服的衬托下显得尤其长，她那颗硕大的头颅，额头上的伤疤，那双瘦骨嶙峋的手放在被单外面的样子，这些让拉尔夫不能忘怀，他觉得来看她时他得戴着面具，以前他们谈过话都是废话，如果今后他还要对她说什么，那他会完全不一样了，他会弯下腰，吻她的额头。

^①此处医生用“wrong”（错）和“right”（对）的谐音在发牢骚。



22

有时,乔常会在镇上见到维尔。他努力不去看他,但却无法避免。像所有流言一样,他听到的有关丽塔的那段流言已经被新的流言所吞没,事情也忘记了。几周之后,好像根本就没人心心此事了。

维尔和迈拉开始来串门了。他们来时,迈拉总是做出一副俨然平息了乔和丽塔之间的一场争吵的样子——而且正因为如此,他们现在更加亲近。

哪怕乔对丽塔说再小的事,迈拉都会说:“不,不。”一边朝乔摇着指头——好像谁都知道,作为离过婚或分过居的人,他俩是如何让乔和丽塔重归于好的。

但由于乔的腰时而疼痛,这令他心烦,由于他觉得要是找不到固定工作就不能为这个家做点什么,他有时觉得自己对别人没啥用处。因为冬天要是不干活不喝酒就没啥可做,所以到了43岁,乔成了自己曾经发誓决不会成为的那类人。也就是说,靠自己的老婆挣钱——靠玩击彩盘买彩票度日,希望能中头彩。

他腰疼这毛病把什么事都弄得很别扭。虽然他依然强健,但却不能随时进森林,因为万一病犯了,他就没法走出来。而且痛得厉害时,他也不能开卡车。他只能呆在家里。如果他呆在家里,看见丽塔做家务或自个儿搬东西的时候,他总是笨手笨脚地跟在她后面,于是她会叫他去坐着。

乔的问题是他妒忌丽塔,一直是这样。他比她大8岁,而且不是她的第一选择。她的第一选择是她遇见乔的那个夏天使她

怀孕的那个家伙。她一直与他相爱，这毫无疑问，后来他跑了，丽塔突然开始跟乔认识的那帮人来往。除第一选择之外，大学里还有其他跟丽塔幽会过的人，这些人如今在镇上做生意，个个都比灌了17年黄汤的他有所作为。

乔在贫穷中长大，书没读完，对他来说，他跟丽塔绝对不般配，而且他觉得她也会这样想。这使乔感到很蠢。一度他跑到教堂去做志愿工，跑去做些维修的事情，检查教堂的建筑，下午则独自一人坐在那儿玩单人纸牌，然后回家吃晚饭，丽塔问他去了哪儿，他总说是去找人谈他补贴的事，或是看看有没有再受雇的机会。她相信这是说谎，而且他俩都从不掩盖这个事实。

喝酒减轻腰疼的想法往往是在晚饭后他进屋看电视的时候冒出来的，有时，这想法一直萦绕在脑子里，直到上床睡觉。

我不能喝，他会告诫自己，可就在几年前要是有人对他说这样的话时，他会生气的。要是我喝了会怎么样，他会思忖。痛或许会减轻点，或许不会——可即使会——那我又要开戒了，那一切又会变得比以前更糟。

不过，要是特德·理德的腰疼会好一点，那我的也会，而且比我糟的人还多着呢——我该想想自己所得到的。唉，我不能喝酒。不能行走，而且不能工作，不能焊，不能唱——事情本来还会更糟的……他会这样对自己说，心情会愉快些。

新年之后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中学开始学成人教育的课程。他学的是基础数学和英语。乔学数学从不困难。可为难的是单词拼写。他没告诉丽塔他在学课程。

去中学几周之后的一天晚上，乔坐在餐桌旁。只有他和丽塔坐那儿。乔的袖管挽起，粗大的肘关节搁在桌上。“丽塔！”他声音很大，突然结巴起来。“叫——我拼写单词——好吗？比如，叫我——拼——Wednesday（星期三）。 ”

“干吗要我叫你拼单词？”





他看着她，突然害怕起来，脸涨红了。“不知道。”

“怎么拼写 Wednesday？”她问。

“W-e-d-n-e-s-d-a-y。”

丽塔看着他，笑了。

“拼得不对？”

“对，拼得正确。”

“我知道。”他笑了，把鼻烟吐进一个罐里。

23

大约6周后的一个晚上，维拉病好了点，她和内文去看望克莱尔和亨尼西医生。维拉给克莱尔烤了些葡萄干面包，她知道克莱尔会喜欢的。她还有些咳嗽，还在吃药，药就放在她大衣口袋里的。

医生正在水槽边忙着清洗胡瓜鱼。他吹着口哨，对着那只相思鹦鹉闲聊，说要是它一直叫下去，他就让它出去。

晚上很冷，医生的家从来就没暖和过。内文犯了个错，一进门就感谢医生出诊给维拉看病，还把她送去医院。

“可现在她看起来像啥？”医生说，“像稻草人。看看她，眼睛多大——一身骨头——她没照顾好自己——克莱尔！”他大声喊道。

“有家务要做。”维拉说，自豪地看着他。

对她，他不想伤她，因此没说什么。他用手拍了拍自己的后脑勺，点上烟斗，然后放下烟斗，拿起香烟，好像把烟斗全忘了似的。他把烟斗插进后面的口袋，嘴上叼着香烟，又去洗胡瓜鱼。

了。

“你把裤子烧着了。”维拉神情严肃地说。

“啊，是吗——是吗？”他抓住烟斗，抽了出来，往台面上一扔。接着，因为那鸟在叫，他走进厨房，朝它吼道：

“只有做了该做的事情，才会有该有的东西。”

可内文和维拉有种感觉，他不是在对鹦鹉吼叫，而是在朝他们吼叫。

“你母亲怎样？”亨尼西医生问。

“不知道。”维拉答道，和刚才一样严肃。“我好久没去镇上
了。”

医生还在洗鱼——他说话期间，声音变得更深沉、更嘶哑，香烟的烟雾在他头顶上打圈。风通过一根管道吹了进来，整幢房子响起一阵哀鸣。

“家务，”他说，“唉，我才不为家务浪费时间呢！”

他的房子简直一团糟。书籍和小册子堆在椅子上，到处都是外衣。空气中有股羊毛袜子和毛衣的气味。

医生说话断断续续，尽力在找事情说。他看着头戴帽子、虽然坐在椅子上但耳罩依然拉下的内文，彬彬有礼地观察他。这态度他总留给那些他讨厌的人。

“医院的事怎么样？”维拉问。

“那地方啥事也做不成。”医生说。

接着，他又吼了一声，他的弟媳下楼来了。她叫克莱尔，跟他一起生活了5年，照顾他，听他抱怨“外头的事”。上周他从镇上回家后对她说：“外头的事越来越糟——最糟糕的是，如今有人居然相信和平主义。”

克莱尔比他会处这世间的事，而且每周都去迈拉的店做头发（即使医生老是抱怨说闻起来很闷人），她朝维拉和内文笑了笑，似乎在表示她想请他们两位原谅她姐夫，两人接受了她的歉





意,于是大家立刻都心领神会,每个人对医生的看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谁想吃胡瓜鱼?”

显然,医生和克莱尔之间发生过什么争执——像往常一样——因此医生在做点什么吃的来缓和关系。

克莱尔想接过手,但他叫她去坐下。她60岁,是个小个子女人,头发染成蓝色,穿一条裙子和一双短袜。

无论何时克莱尔说年轻人了不得,医生就会怒吼,说年轻人没什么了不得,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啥值得一提的。要是她认为那些不管时尚如何仍然人云亦云的人了不得——要是她去上诗歌课(克莱尔参加了一个诗歌班),要是她在中学组织“交朋友”小组^①,夸耀陶杯,试图阻止几场战争——那就随她去了,想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

医生不喜欢谈论的话题包括:援助贫穷国家,凡是助人的话题,保证变革的话题,所有变革的话题,休闲(休闲方式的话题,比如瑜伽——凡是瑜伽的话题),任何与相信人能改变系统——任何系统——有关的话题。

不过,要是维拉或内文提及这些话题,这也不要紧。虽然事实上他们从没提及过,但医生仍然会有什么要对自己抱怨的,比如他们说话的音调或什么的。虽然他试图对他们好一些,但时常发现自己冒火。

就在克莱尔跟维拉和内文聊天的时候,胡瓜鱼的香味充满了房间。自从维拉还是个小姑娘时,就没吃过这种鱼了。事实上,自从“绿色和平组织”^②抗议猎杀海豹的头一年起,她就开始

①在美国和加拿大开展的一种典型的无固定组织形式的精神治疗小组,成员通过以自由交谈及对内心感情做出反应等方式增强自身的敏感性、反应力及情感表达能力。

②西方民众成立的著名环境保护组织。

不吃肉和鱼了。可现在，跟面粉和黄油一起做的胡瓜鱼引发了她的食欲。但她不敢要。如果她要，医生也许会把她往坏处想——这是她脑子里流过的想法——于是，她坐在厨房里，忍受着那香味，看着水槽上的那个钟，还有冰箱上的那个钟，以及炉子定时器上的那个钟——所有钟都指着不同的时间。

接着，克莱尔提起教堂的那条得站在圣坛前领受圣餐的新规定，她想知道维拉对这主意怎么看。维拉感到很恼火，这么明摆着的事克莱尔居然不知道？她确信自己的无神信念是明摆着的一件事。她穿着很大的一双海豹皮靴，大衣上系着带子，朝内文看了一眼寻求支持。接着她说自己不是那么常想教堂的事了。内文耸耸肩说：“我是个新教徒。”然后看上去好像是刚说了句什么幽默的话。对内文来说，天主教是如今每个人都可以摒弃的宗教。

医生觉得他们在小看克莱尔，于是为了护她，他搬出往常的做法：他叫她住嘴，不要再烦人了——吃她的鱼然后去睡觉。

接着，他问维拉和内文想不想吃点，在桌上放上了两盘，然后拿开一把椅子上的几件衣服，坐了下来。

他的衣服一件件的满屋子都是。克莱尔给他收拾家务好多年了，有一天他读到一篇文章，暗示说要是没有女人“为男人做所有的家务”，那他们就没法生存，于是，上个月他对此话做出反应，对她说他不想要她为他做任何事了。如今，他把自己的衣服到处放，本来要飞去参加一个医学会议，结果丢了机票（其实他并不想去），还骂她不爱“收拾”。他还自己做饭。所有这些事把克莱尔给气疯了。

医生戳着自己盘里的鱼，用手指把鱼分开，理出脊骨，放在桌子上，泼了点醋在一条鱼上，很快地塞进自己的嘴里。他的口袋里有鼻烟（在森林里吸的），烟斗（在办公室吸的），还有香烟（在懒得不想清洗烟斗时顺手吸的）。





医生把鱼传给大家,这时,克莱尔谈起公告上刊登维尔和迈拉的婚礼的消息,她说很高兴,迈拉有机会幸福了。医生又皱起眉头,又觉得维拉和内文会取笑她,因此又来帮她,说她疯了,结了婚的人从来没有谁幸福过——他能罗列一百个婚姻,却找不到一对是幸福的。

医生说的话以及他说话的方式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内文和维拉都看得出他对自己的弟媳非常无理,因此也没提及本来想要说的事。这时,克莱尔站起身去泡点茶,要是红茶,维拉也想要一杯。

“节俭、斋戒,过生活就得这样。”医生说。“唉,维拉——不像我们这些饕餮。”他一边说,一边戳起另一条鱼。

“斋戒。”他重复道。维拉笑了,看了看内文,好像没有吃她想吃的鱼,好像喝了杯她从来不喝的红茶,她便向他展示了她的全部自我。

医生在想着赶紧退休,好开始他“另外的职业”,用假蝇钓鱼^①,可每个月,那家走廊发灰、床位太少的医院总出现病危的人,因此这迫使他再干上一个月,让那些在他周围的人颇感不安。

如果你看到他,你会认为他哪还能够去关心别人?你只消回志愿队去看看他厌恶女人的那模样,想想他是怎么叫自己弟媳克莱尔回家,叫她不要用她的和蔼和关爱去打扰病人。可这个时候,他却有个最大的关心,那就是:那些干得好的护士应得到公正的对待。

医生打着胡蝶领结,戴着又厚又黑的眼镜,留意着身边的事情。在医院抢救事故伤员或危重病人时,他总看见同样的情景:他不仅能从失去亲人的人的脸上看到忧愁,而且还能从他周围的那些人脸上看到由迫近的死亡所激起的兴奋。在这一点上,他对志

①一种使用人工蝇作诱饵并通常使有投掷功能的飞竿来钓鱼的方法。

愿服务有不同看法，因为这让偷看死亡的人可以合法地去打扰丧失亲人的人。另外，人们的志愿服务也可能是有选择的，而且他不觉得因为你是无私的，你志愿服务的动机就是良好的。

因为失眠，他常常彻夜醒着，然后从中午一直睡到下午很晚。靠自己的毅力做到人一醒就起床，他常常把被单一掀便站起身来。他经常穿着裤子睡觉，赤裸的胸脯依然显示着健壮的痕迹。他常聆听着学校的校车飞快驶过，然后朝窗户外张望，看见雪大块大块越过后院的栅栏掉进来，看见金属般灰蓝色的天空下，上学的孩子穿过被雪封死了的车道走回家去。

接着，他会在自己卧室的水槽里洗脸、刮胡子，再看看窗户，看见那轮太阳，在远处黑黢黢的云杉的反衬下显出粉红，看见那些白杨树苗几乎全被雪盖住了。然后，他会打开角落里的那台电视机，看最后15分钟的肥皂剧《黑夜之边》。

有时候，他会欺负他的弟媳，气得她哭，然后他会觉得对不起她，会想法补救。但是他们两人之间性情完全不同。她60岁了，也许是因为寡居，没有孩子，她好像突然找到了很多要做的事情，加入了“吉伯特与沙利文兴趣组”，参加了“历史协会”。医生总认为这些协会的人假装真挚，人们却误以为高雅，其实并没真正地去花时间。因此他讨厌他们。但他仍然向她打听他们的很多事。

“今晚聚会罗伊去了吗？”

“去了。”

“当然他会去的——这种协会他喜欢——这一类的协会。”

“哪一类的协会？”

“所有那一类的——就是你们吃小三明治的那地方——就是那一类——音乐协会。他想在这儿来个理发店四重唱^①，哼，

^①以俗套和声法即兴演唱的流行伤感歌曲。





结果没唱成，现在又是什么历史协会，寻找 1785 年从弗吉尼亚来这儿的是哪一位亲英分子——这跟你苏格兰人或我爱尔兰人都没关系，可还得认做是我们的传统。”

“那，你干吗不参加爱尔兰或苏格兰协会？”克莱尔说，“他们每年都举办大型聚会。”

“我讨厌他们——才不愿跟他们有什么来往——他们身上没有一点真挚的东西。而且，我才不需要谁从都柏林跑来这儿告诉我祖籍在哪儿，引几句爱尔兰诗人的话，这样大家就认为他们很高雅了。我情愿被一枪崩了或在睡眠中被人勒死也不愿去。”

问题是，这样的对话不是偶尔一次，而是每个月五六次。克莱尔还很关心内文和维拉，很爱他们，但不知什么原因，医生因此觉得他被背叛了。内文和维拉来访得更勤了，每次他们来时，克莱尔笑容满面，忙里忙外，因此那种被什么背叛了的感觉总压在他心上。实际上，正因为如此，内文深信医生是他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最抱偏见的人，或至少是思路反常的人。

可是，真正让医生心烦的是他透过表面原因对人们所说的任何话进行深入思考后的那种感觉。有时，不论谁称赞某人的美德，他都对此冷嘲热讽，有时，那些干了被看成是丢脸的事情的人，他却对他们和蔼可亲。他的毛病是，在试图护着那些遭谴责的人时，他的道德的调门很高。内文不知道，妇女救助协会的两太太曾在教堂背后议论他和维拉，医生已经严厉地申斥了她们，说维拉和内文有足够的权利按照他们选择的方式生活。

一天晚上，他犯了个错，给内文和维拉看克莱尔写的诗歌《爱啊爱》，是为纪念她丈夫写的，可克莱尔求他不要拿出来看。“怎么不看？”他吼道，“我觉得可以拿出来看——她常读约翰·济慈，以及别的什么诗人的作品。”他不知道为什么说这话。

医生正在储藏室里扎一根钓鱼用的饰带式长毛钩，因为提

起了诗歌，于是他突然心血来潮，跑到楼上，找到她那本绿色的诗歌本，拿下楼来。她写这诗已经很早了，有5年了。她丈夫去世后，整整一年她试图找点事做，于是开始写诗。

医生来到楼下，克莱尔涨红了脸，闭着眼睛。他把有线纹的诗页递给维拉朗读，自己站在她身后看着诗页，煞有介事地吸着自己那个有圆凹的大烟斗。

维拉朗读完，把本子还给他，没有评论。

“写得不错。”医生说，维拉的沉默令他尴尬。

克莱尔朝他们笑，好像很害怕。最后，医生把本子递给内文。内文看了看，把整页浏览了一遍，然后还给了克莱尔。克莱尔把本子握在手里，抚摸着，笑了。

“写得很糟糕。”克莱尔说道，语气不真实。

“哦，不。”维拉说，“不糟。”

医生情不自禁地模仿起克莱尔的声音说：“写得很糟糕。”他对诗歌一窍不通，而且感觉到展示克莱尔的诗歌绝对是个愚蠢的决定。此时，他知道这全是他自己的错，因此很气恼。“莎士比亚太太，”他很不自然地笑着说，“诗好得很——哈哈。”

这时，老亚伦·加勒特也来一起聊天，跟医生分享半品脱的朗姆酒，这才缓解了这痛苦的窘状。

过了阵儿，医生跟克莱尔吵了起来，吵她是不是最终该成为一个佛教徒，一个写诗的老妇人。“有他们赞同而我也赞同的事吗？没有！我赞同的事他们会赞同吗？也不会！”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驼鹿，也从没见过——却痛骂那些猎杀驼鹿的人。他们糟蹋了荣军纪念日^①，因为他们对其一无所知，他们的和平运动也是同样的情况。这当中他们以为自己是预言家。换句话说，他们看到的、预见的只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而那些受苦更多、爱得

^①加拿大和英国人的节日，最接近11月11日的那个星期天，加拿大和英国在这一天纪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将士。





更深的人（此时他忍不住想起了克莱尔）却毫无功劳——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别管他们，自己过好日子！”

这就是医生整个一冬对克莱尔说话的口气。他告诉她说她的想法像个旅游者。这是因为她对手工艺变得有兴趣了——可在所有的东西当中，医生最恨的就是手工业。当然，同样，他不会说自己为什么恨。

既然克莱尔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些突然爆发的情绪，她就保持缄默。有时，医生从医院回来，坐在楼上走廊里，一边摇晃一边抽他的烟斗。克莱尔会料到他吼了萨瓦德医生，或辱骂了谁。

医生非常清楚是什么使他有时候与萨瓦德医生过不去。当然与法语和英语的问题毫无关系。然而，每个人却认为那其实就是法语和英语的问题——认为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

医生发现自己到了这样一个年龄，不应当对自己怎么想或怎么感觉做出任何解释，或者对自己不解释原则问题的做法给出任何解释。就像乔一样，开始接受自己的过去。

一天，维拉独自一人出去多砍些木头。她拿起链锯上了路，走进亚伦·加勒特农场后面的那块林地。天不冷，雪很深，灌进了她的橡胶靴。树底下的雪是天蓝色的，还很硬。太阳暖暖的，天空浆糊糊的，这些总让维拉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树林要朝她劈头盖过来似的。

锯末以及结在锯条上面的油的气味使她心里充满了一种恐惧，惧怕摆在她面前的这些令脑子麻木、身体酸疼的活。她把头发盘起，埋在旧帽子下面，帽檐扣在她黑眼睛的上方。这样，她一口气干了两个小时。她干活时，任何人都能看到，她瘦削、顾长的身躯里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和坚强的意志。

听到锯子声，老亚伦走过来跟她聊天。他坐在一棵砍倒的枫树上，卷了支雪茄，接着又卷了一支，像在家一样把衬衫敞着，

像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那样，头上还戴了顶托克帽。他的口袋里装满了面包，只要一撩起口袋，灰噪鸦就会落在他头上。他会笑笑，嘴里没牙了，然后把面包往上一抛，鸟儿们就会四处飞散开去。

老亚伦告诉维拉自己拉了一车猪是怎么惹上麻烦的。他为一个朋友把这些猪运到河的下游去。猪被挤到车的后面，车门松了，结果每次转弯就有一两头掉下来。最后，警察把他拦住了，罚了他的款，还把他送上了法庭。警察称猪装得太拥挤了。可把猪装进车里的不是亚伦——是猪的老板干的。被告一方的鉴定人懂得运猪这行，也是亚伦的朋友，他说这样装运猪他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是他坐上证人席以前的看法。

“你会像这样装运猪吗？”对方问他。

亚伦的那位朋友看了看警察照的照片，看了看法庭上的众人，看了看亚伦，然后摇摇头，仿佛突然害怕起来。

“不。”他说，“我绝不会把猪放进那种车厢。”

亚伦的律师想方设法让他改变主意，还想方设法让他说出在私下说过的话。但这个人被弄糊涂了，也有点愧疚了，他口中嗫嚅，说自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车厢”装了这么多的猪。

法官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表明自己对残害动物的现象所持的观点，这种现象相当普遍，于是，他对辩护律师，对法庭上的所有人发表了一通演说，还称赞了亚伦的朋友，他看上去依然很害怕。

自从因为这些猪的事背叛了亚伦之后，他的那位朋友看上去好像对他非常生气，而且气还生了很久，至今还不肯原谅他。亚伦被罚了500元，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每年他从那个朋友那儿买2000只小鸡，可如今他不知道还要不要买。他想，他的朋友一定很生他的气，可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已经70岁的人了，可天知道干吗还去法庭？





维拉听着这故事,没说什么。她坐在锯子上,双腿分开,靴子伸得很远。她一边听一边给自己削了个桔子,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不是对老亚伦讲的故事,而是对他耳朵边的头发、木屑和酒的淡淡的气味。她想到他在家的那个穿着一件蓝色的夹克坐在门廊里的儿子。

维拉多么想变得像这位老头儿一样。毕竟,她本来是个胆怯的人,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一把锯子上,双腿叉开伸进雪里,跟任何她不信任的人在一起,削着桔子,点着头。海湾那边传来一阵巨大的破碎声。光秃秃的树林里缭绕着烟味,树芽尖湿漉漉的,很孤寂。

亚伦笑了。“你干活跟你叔叔亨尼西医生一样能干。”他腼腆地说,“我喜欢这样——就像丽塔·沃尔什——强壮得像头公牛。”说完,他用又粗又黑的手在她头上轻轻地拍了拍。

维拉很激动,笑了,像个刚被称赞了的孩子。

24

维尔去看贝琳达,因为他有事要做。他去是因为他想向贝琳达证明,他非常怀念他们的过去——一切都原谅了,他仍然喜欢她。一度,在她怀孕时,他曾许诺娶她,可这个诺言没有兑现。在房子背后她那套公寓里,燃着丽塔给的降临节^①的蜡烛,因为贝琳达想完全照着她朋友那样庆祝刚过的这个圣诞节。任何人来敲门宣讲,她都会听他们说。就这样,她收集了几十种小册子,有

^①圣诞节前包括4个星期日的期间。

摩门教^①的，有耶和华见证人派^②的，这些她都骄傲地摆放在自己的咖啡桌上。

贝琳达早就原谅了维尔——因为她担心那是她的过错，而且她想让他喜欢她。她害怕惹怒维尔，这一点维尔知道。

维尔进来时，贝琳达正坐在椅子上看肥皂剧。她站起身，一把抓住身穿T恤和草莓色短裤的马吉。马吉看着维尔笑了，贝琳达把马吉抱在自己的右髁上，立刻跑去给他倒茶——这是她以前总为他做的一件事。不论他何时下班回来，她总是在炉子上放一壶茶。她穿着毛皮拖鞋，左脚后跟扎着绷带，一瘸一跛地穿过房间，然后坐下来。

他的穿着与她们的穿着相比，差别立刻便看出来。马吉差不多3岁了，肯定是穿得最好的——但她的衣服总有些褪色的感觉，包括她脖子上的项链，还有贝琳达给她戴的那对小小的耳饰。当然，这与褪色的衣服没关系——而是整体的面貌。贝琳达穿的衣服使她看上去比原来更臃肿——一件妈妈服，袋状的裤子和一根黑色的皮带。

虽然她曾经非常漂亮，但维尔对她现在的样子感到不舒服，令他气恼。他并不想小看她，但最终却总是这样。

那孩子也让他气恼。每次看到这孩子，他就会想起她在婴儿床上抬腿的样子，像个什么信使。

他跟她说话时，贝琳达用严厉的目光看着他，好像这目光她已经训练了好长时间，专门为他准备的。可她一看见他，就把马吉抓得更紧，嘴唇开始颤抖，并非出于其他原因，而是以为他也许会取笑她。接着，她让孩子坐在膝盖上，手挠着自己的右髁，

①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1830年由美国人约瑟夫·史密斯（1805～1844）创立。

②19世纪后期由查尔斯·T. 卢梭在美国创立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认为世界末日在即，主张个人与上帝感应交流。





环顾这套房子，仿佛对开裂的灰泥墙和从中冒出的管道感到吃惊。

维尔一边跟她聊天，一边看着外面的霓虹灯招牌。雪是黄的，很脏。他低头看了看外面，打了个哈欠。街道空无一人，霓虹灯暖暖的，在门边那块光滑的雪地上投下红光。他告诉贝琳达他要结婚了，事实上，跟她一样，他自己也很吃惊。“想想。”他突然说道。她和善地笑了笑，接着脸红了。因为她总担心他会嘲笑她，担心他会就她的孩子说点什么——她从来没敢去想过那会是什么——如今她只有高兴，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事实上她意识到，之所以告诉她结婚的事，那是因为他正在尽力用自己的方式友善地待她。

婚礼将在联合基督教会^①的教堂里举行。由于与加勒特神父交谈所经历的那段苦痛，迈拉突然成了联合基督教会的信徒。她再也不想跟加勒特神父和他的教会有任何来往了。此外，维尔也是联合基督教会的成员。

突然之间，维尔试图充当起拜伦的父亲了。这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如今，维尔装出他非常了解拜伦的样子——知道他为什么做他做的那些事，为什么冲撞他母亲。他，维尔，知道自己必须被拜伦接受，因此他努力地跟他说道理，还穿着西装裤跟他一起玩公路冰球^②。所有这些好像都是按照一种既定的仪式在进行，他们谁都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拜伦不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因此每当维尔出现时，他都心存戒备。

维尔要做他的父亲了。有时候，维尔会站在拜伦一边，而不是迈拉一边，于是迈拉就会说：“哦——你们俩父子！”于是，拜伦会看着他们两个，俨然是在质疑他们的动机，企图揣测出什么来。

①由福音归正会和基督教公理会总会联合而成的美国基督教会。

②加拿大流行的一种在公路上比赛的冰球。

维尔和迈拉以前的生活只有依稀的痕迹。如今，他们过着全新的生活，用的是全新的词汇，去的是全新的地方，喝的是全新的调和酒。他们放弃了溜石，开始打网球了，晚上相约5点而不是7点——然而，一切仍然是那么熟悉。比如，维尔认为他应当爱她，但他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这样。迈拉想要兴高采烈，想要感到一切都是新的、激动人心——可在她内心，她却没这种感觉。

他俩开车从一处新商场跑到另一处新商场，拜伦坐在后排，好像在打量他们，有时，迈拉说了点什么惹他心烦的话，他就伸出手在冬日的光线里乱舞，有时，他突然做出一副吃惊的模样，好像他看到的迈拉不同以往了。

拜伦没什么朋友，时常被人从学校撵回家。有些孩子常在女修道院附近伏击他，因此他总是长途跋涉，绕道穿过医院的停车场，经过那些大房子，在黄昏中冲过公路，跑到特科特家外面，翻过栅栏，走过乔·沃尔什家后面那片没膝的雪地，然后来到门外。丽塔常走出来，挡开邻居的那些孩子。拜伦一看见丽塔，便用需要时就有的那种机灵照着哪个无意间转身离去的孩子猛踹一脚，然后冲进丽塔的家，脸上罩着滑雪时戴的面具，只有眼睛和嘴巴还能看见。

“给我水。”他会说。

他围巾上粘满了雪球，眼睛又恢复了那种瞧不起人的淘气神情，他跑到角落坐下来，喝第二杯水，嘴唇还看得见，有点像清水池中一条疲惫的鲑鱼。

但只要他有事做，孩子们总会望着他，讨好他。拜伦常把15只老鼠装进笼子，提到泽勒商店去卖——他住的房车和他生活的环境跟孩子们现在的环境完全不同，让他们觉得自愧不如，于是他们常跟着他，看着他径直走进那幢建筑的背后，说：“老鼠。”然后看着杰拉尔德接过笼子，放进仓库，再付钱给他。





有时，迈拉会感到欣喜，因为有那么多的孩子找他。他穿上自己的童子军制服，头上翘着那顶新的童子军帽，常去看电影，所有的孩子都会跟他一起去。最凶的那个孩子伊万，就是那个他付钱叫他假装挨了他揍的孩子，会在那天成为他的好伙伴，那天，他会（用卖老鼠的钱）挑他们中的四五个人去看电影，请他们的客，然后坐在那儿，带着一种闷声不吭的得意，观看电影。

看完电影，他们在黄昏中步行回家，傍晚的气息在每家房子里，在雪地上冒出的白杨树苗当中飘散，四点钟的火车穿过镇上时，所有的房子都在颤抖，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背景当中，他回到家，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他那条怀孕的、被他叫做“西班牙的伊莎贝拉”的虹鳉。

“玩得好吗？”迈拉问他。暮色中，当她进屋来抚摸他的头发时，他会盯着她的臀部。有时候，当她来拍他时，她大腿的上半部碰着他的肩膀，他会用蔑视的声音说：

“你是个笨蛋老妈，你啥也不知道。”他会伸出手，打开水缸的灯光，以便更清楚地看到“西班牙的伊莎贝拉”。

有时，拜伦会去拉尔夫的住处，坐在管道旁的那把椅子上，等着他回来。拜伦常谈起虹鳉和剑尾鱼，会谈得非常兴奋。他的头发刚好触到衬衫衣领，迈拉不停地给他做发型。如今，放学后他开始去体操馆练举重了，又在娱乐中心学柔道。他的眼睛越陷越深，像他父亲。他告诉拉尔夫，学校里有个叫吉洁的姑娘，是住在十字路口那边的法裔小女孩，这姑娘是他要喜欢的。

他在上6年级，学校将举办溜冰聚会。他母亲要开车送他去，他们要去接上吉洁，然后一起去溜冰聚会。他要给她买根热狗。他不要他母亲站在溜冰场外看他——她可以回去，然后再来接他。

“我还要多带点钱——买很多东西——然后9点钟的时候，

我会送她回家。”拜伦边说边拉起自己的手套，然后用鼻子吸着气，等着拉尔夫答话。“她将是我的怀中宝贝。”他说，“就像阿黛尔是你的一样。”

“阿黛尔是我的怀中宝贝？”拉尔夫笑着问。

“没错，我知道。阿黛尔就是你最大的怀中宝贝——吉洁是我的——我请楚得很。”

乔有时候也去拉尔夫的住处。他常在街上来回踱步，像是要确保阿黛尔不在那儿，然后才走到楼前，抓住扶手，拄着出门时偶尔带上的那根拐杖爬上楼梯。

“我好一阵没怎么豪饮了。”乔对拉尔夫说，“我能感觉到是主的考验。我喝酒的时候，腰就没这么疼。你认为这是不是主的考验？”

“也许是吧。”拉尔夫回答，他仍然相信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不太知道乔在说些什么。像所有的年轻人，他也认为戒酒协会^①有点讨厌，因此不想去管他们的事。虽然他喜欢乔，而且为他感到自豪，但他有种感觉，觉得自己应当对阿黛尔忠诚，上个新年除夕，她把乔酗酒的事全给他讲了。他望着乔额头上的胎记，望着那副看上去无比强壮的宽肩，还注意到有时候乔的眼睛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看着你，比他坐的地方更远，透过这些，拉尔夫似乎能看见那幢破败的房子，厨房里那盏坏掉的灯，以及那些丢掉的工作和失望。丽塔的双手。阿黛尔往裤里拉屎。

拉尔夫烦恼的事不少。他得听维拉、内文和他母亲塞尔玛的话，还要尽力让阿黛尔不生他的气。他会在放学后在公园里见她，在喷泉附近。三月，温暖的日子来了。地上可以看见一块块的黄色，长凳很湿。有时候，商店里有股太阳逗留在砖墙上的气味。有些夜晚，他坐在住处的楼上，喝着啤酒，天很暖，能闻到

^①即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嗜酒者互诫协会。





地砖的味，以及去年秋天的石蜡残留的气味。男男女女的聚会没了。窗户依然是破的，墙上依然有个枪打的洞。从《阁楼》杂志上撕下来的一幅裸照依然贴在洗手间的墙上，一把只有三根弦的旧吉他依然在床下积尘。如今，它们又是孤孤单单的。

有天晚上，阿黛尔对他说话时，天刚刚暗下去。霓虹灯光照进屋子。拉尔夫知道她心里时而很乱，时而悲伤，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告诉她一切会好的——突然他笑了。她看上去俨然是一个坐在地板上的小公主。他伸手去摸她的头发，轻轻地抚摸。他一直这样抚摸了很久很久。

那个冬天，拉尔夫不知不觉成了那种有些人无法离开的听众之一，因为不论怎样，他总是站在那些人一边。

大约在这个时候，拉尔夫在矿上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井下干活，体重也增加了。他常常径直离开矿区，5点钟便来到沃尔什家的门前。阿黛尔很高兴，他在干许多年前乔干过的工作。在乔以为她会生气时，她却在高兴。

拉尔夫拿到第一笔薪水之后便来到沃尔什家，给每人买了一份礼物，还买了一双新的工作靴。他还想给这家人一些钱。

“你瞧，丽塔——我在这儿吃了一年了，来这儿比回家的时候还多——我要你们收下这钱。”

大家都知道这钱用得着，但除了拉尔夫，人人也明白丽塔和乔为什么不肯收下。

拉尔夫志得意满地走来走去，起爆雷管还揣在自己的衬衫兜里（拿走矿上的东西是违法的，但他忘了），他兜里还有一大块矿石，他想放在显微镜下仔细研究研究。对丽塔和乔来说，那肥皂的气味非常熟悉，熟得就像他们生活的气息一样。

如今，拉尔夫要开始嚼烟草了。如今，他要开始给自己搭座营居了。

所有这些勾起了乔怀旧的思绪。“格伦还在那儿吗？”

“当然在。”拉尔夫回答。“他是我老板。”他这样说，好像突然自己拥有了个老板，而且拥有老板是件好事似的。他喝了口啤酒，递给丽塔一瓶，挠了挠米莉的痒，然后讲起那天他听到的事——可能有场罢工。实际上，拉尔夫好像在努力说明罢工是件重要的事，仿佛他和其他人一样需要罢工。但他不想罢工，因为他刚开始工作——他好像没有意识到，很多人之所以谈论罢工，是因为他们想要休假，但休了一周左右之后，他们不仅想回去干活，而且还不满他们的工会代表，因为他们认为，是这些人一开始让他们罢工的。

在拉尔夫的一言一行中，乔看见了许多年前的自己。首先，拉尔夫是怎样自得其乐，全然不知自己都说了些什么蠢话。他讲矿井下的工序，好像乔不知道似的。他讲有些人说的事情，好像乔从没听到过。他讲有的人是如何野蛮，根本没去想乔曾经也去过井下，或许也曾和那些人一样野蛮过。

25

乔常说，祸不单行。当他受了伤，得在医院里躺3个月的时候，或当他去看医生——在这种时候，他发现自己将面对一些他知道无法改变的事实时，他会突然想到这句话：“祸不单行。”

可是，他必须面对的不仅是没了工作，而且还没了自尊。因为这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他知道自己得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不论他生活中发生过什么，他都得忘掉它，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不管他是否有病，不管他能否得到阿黛尔——他最最钟爱的





人的同情。

于是，他在酒吧找了份保镖的工作。他没向丽塔和阿黛尔提这事。他得从星期四一直干到星期天。

3月中旬，傍晚渐渐暖和了。走廊里散发着须后水和肥皂的气味，塑料窗帘软软地垂着。房间角落里有尘埃的味道。地板上有大堆要洗的衣服，垃圾桶里有绵纸尿布。一个叫伊万的10岁的男孩几乎全托在丽塔这儿。他跟他母亲和祖父母住在河岸边。他总是不停地惹麻烦。通常，他早晨到丽塔家来，上学前吃点土司。中午再回来吃块三明治，喝杯牛奶。放学后他回到这里，站在厨房里问米莉在不在。丽塔于是告诉他，他可以留下来吃晚饭。

乔常在傍晚时出去，说要去参加个会，他要么过河，要么穿过某个保护区，然后把卡车停在皇家银行的背后，步行去上班。麻烦的是，所有那些熟面孔——同样的笑声，烟草和啤酒的气味——常使他想起他醉酒的那些时候。

可现在不同了。他站在楼上衣帽架旁，或收拾桌上的啤酒杯，蹒跚着走来走去，默默无声。没等这一夜完，他总能看出谁要打架了，谁会大吵大闹了——不过他不在乎这些了。有些时候他甚至还揍谁，这个他也不在乎了。有的人他会叫他们离开，有的他会用手把他们提起来，送到门口。晚上打烊后，他会锁上前门，从后门离开，穿过小巷，闻着黑暗窗户里透出的春天的气息，往家走去。

丽塔会醒来，拉亮灯，看着他爬上床来。

“你去哪儿了？”她会问，“都1点了——米莉等着她的冰淇淋。”

“她的啥？”

“你答应给她买冰淇淋的。”

“哦。”他说。

一天夜里他在干活的时候，格洛丽娅和迈拉进了酒吧。格洛丽娅看着他，然后头扭到一边，朝一个人笑笑，朝后面的那张桌子挥挥手。迈拉走上前去。她一直在喝。今天是她的送礼会——可只有她和格洛丽娅还在——其他朋友全散了，回家了。

“乔，你知道你不该在这儿。”迈拉说。

她悲哀地看着他，仿佛已经等待了好长时间才等来了这个可以对他讲这话的时刻。然后，她用一只冰凉的手去摸他的胳膊。她脖子上发出香水的气味，短小的上衣有颗纽扣没扣。她画了眼影，还撒了银粉，脸看上去很肿，好像一直在哭。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的确湿润了。

“乔，我就是想不通你呀。”她说，眨巴着眼睛，以便眨出一滴泪流下面颊。“难道你还要让丽塔经历这——”

乔笑了，结结巴巴，但他啥也没法说。有时候，尽管一个男人或女人完全没错，尽管毫无理由这样，但看上去或做起事来仍然像有罪的样子。如果只是迈拉在场，乔不会心虚——但当着格洛丽娅的面。格洛丽娅抬头看了他一眼，她黑色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是他眼角所能看到的全部。

“来，”格洛丽娅说，“我们去那边找张桌子跟彼得一起坐。别担心，乔。”她说，“你可以喝——我不会告诉你妻子的。”乔不知道为什么此时“妻子”这词听起来如此严厉。

大家终于发现了乔当保镖的事，因为有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头被榔头的爪子那头砍了个洞。那是在酿酒工罢工的时候，有伙人从边境偷运啤酒。在院子里，雪地上还依稀飘着雪茄的气味，他被揪住了——有人以为乔身上有仓库的钥匙。当他们没法把他摔倒在地时，当他做好架势，站稳步子，准备把他们摔倒时，有人用榔头击中了他。他倒在地上，捂住自己的头，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朝码头退去，身影顺着那条被雪覆盖的道路消失了。





鲜血淌过他的眼睛，他的脸。丽塔尖叫着，想法把他送去医院。

乔摇摇头，说他只需要一张面巾。

“那些狗日的小子疯了。”乔说。

每个人都以为阿黛尔会晕倒——因为她常常看见一滴血也会晕倒。她第一次来月经时，便倒在地上像扇门板，要是有人割伤了自己，她也是这样。可这个时候，她的脸却充满同情，这同情总焕发出美来。

“乔。”她说，眼泪盈眶。“哦，天哪——乔。”她不知道自己竟然还敢做这种事情：她揭开那张面巾，看着那伤口。

26

所有的婚礼都一样，别人是怎么办的，维尔也想那么办，包括只准男士参加的交谊会——交谊会上看4部裸体色情影片——维尔跟他的朋友坐一起，好像男士看的电影以及过去的一切将是他从今往后即将抛弃的东西。他们谈的是冰球和舞会，对这些他不感兴趣。那本写蜜月里可能发生各种事情的书，他认为很滑稽，因为这种书就应当滑稽。他的手很厚实，他的脸喝了酒后变得呆滞，有时阴郁。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看了下四周，朝他的朋友们笑了笑。

这时，大家叫来了一个酒吧女郎，她应当把维尔领去另一间屋子。维尔跟她一起去了。她看着他笑。房间里很冷。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许跟其他婚礼完全一样。维尔喝得太多了，喝到最后对她说他爱她了。

“我也爱你。”她说，“我们接下来做啥？”她手里拿着个多色的彩纸玩意儿，正全神贯注想把它扳开。

“我不知道。”维尔说，“我啥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下午，多云，阴冷，维尔得去看他母亲。他记起酒吧的那个小姑娘，她身上的文身——记得过了一阵之后，大家怎么都生她气了。她的脖子闻起来多像嫩枝。

最近，维尔在这样想他母亲：她已经真的不再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可他依然对她有责任。因此，当他坐在她房子里，坐在有塑料垫的椅子上，告诉她结婚的事时，他并没因为她似乎没听懂而感到吃惊。他并不吃惊，但却禁不住失望。他拿出一张迈拉的照片给她看——迈拉斜倚在河下游一间小屋的门前。他们搞了次野餐会。出于某种奇怪的理由，维尔总想拿这张照片给他母亲看。照这像的时候，迈拉正装作一副放荡不羁的离婚者的样子——四处交际，名声糟糕——把拜伦留给丽塔照顾，一心想报复她的前夫。可维尔想给母亲看的就是这张照片，而且他很失望，因为母亲并不觉得迈拉如照片所示的那样放浪。

当维尔走进家时，太阳照在门廊上了。这地方一团糟。客厅依然很黑，但维尔不想拉开客厅的窗帘。到处都是瓶子。桌上放着熏牡蛎罐头。一盘饼干和干酪看起来湿漉漉的，像是有人在上面泼了些啤酒。他想起了自己跟那个酒吧女郎说话的事，想起他俩坐在床边，给她讲了自己所有的事，好像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吐露衷肠的人。眼下，他担心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担心她不会在镇上到处讲他。他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感到沮丧和不安。

迈拉和维尔结婚了。迈拉在婚礼上哭了，因为她忍不住。她想样样都要胜过其他人的婚礼。

在社区中心的招待会上，她不得不两次走进厨房，穿着她的





白色礼服，披着婚纱，找到包办婚宴的人，对她说菜肴上的不对。拜伦坐在主桌，枯燥得把刀叉敲得丁当响。下午微弱的光线落在印有迈拉和维尔名字的火柴盒上。迈拉的母亲神色阴郁——在这样的光线下看上去就像20年后迈拉的那副样子。头天晚上，不知为什么事她跟迈拉吵了架，而且还没了事。三个小堂弟一边尖叫一边围着桌子跑，拜伦时不时地朝他们的方向扔块小圆面包。每次有人叫拜伦不要扔面包，他都左顾右盼，仿佛扔面包的人不是他，然后看着他身穿白礼服的母亲，好像她很蠢，这让迈拉很伤心。

丽塔坐在主桌，可乔却坐在屋的另一头，靠着墙，同桌的是河对岸来的两对夫妇，乔不认识他们。

酒吧间打开了，里面有香槟。迈拉脸很苍白，当乔向新娘祝酒时，她看了看他。维尔亲吻她，大家用调羹敲响杯子，迈拉脸红了，又看了看乔。

这是下午晚些时候。天空苍白，开始下起大片的雪。心形的纸花写着迈拉和维尔的名字，钉在主桌上方的墙上。

舞会开始了，迈拉和维尔一同跳了起来，维尔身穿一件灰色的男士无尾夜礼服，扎了根黄色的宽腰带，然后他俩笑着走出舞池。接着，维尔跟丽塔一起跳。维尔对她说了些什么，丽塔脸红了，也笑了。这时，迈拉朝乔走去，请他跳舞。

乔跟她跳了起来，而且迈拉也开始笑了，虽然乔觉得他并没说什么逗笑的话，不过他觉得自己是想对她说点祝福她幸福的话。

整个下午，阿黛尔只是坐在那儿观看，脸跟迈拉一样苍白。她不停地看拉尔夫为她生日买的那块小手表，不过她的生日还有两个星期才到。拉尔夫不能来参加婚礼，他得下井工作12小时。

喝了4杯香槟之后,维尔朝乔走去。他坐在他身旁,说要是乔有什么事往心里去了他很歉意。他看起来很伤心,鼻子前面弯弯的,眼睛使劲在眨。他告诉乔,对他来说,丽塔就像他妹妹,他们只是朋友。

“眼下——我们要做的事是——给你找份工作。”维尔说道,突然同情起乔的处境来。这时,丽塔走过来,坐在他们旁边。她从桌上端起一杯香槟喝了,笑了——她的牙齿呈钩形,使她显得更加漂亮——而且她的眼睛很黑,很热。

突然,乔毫无前兆地非常想喝酒,他简直像是尝到了朗姆酒的味道了。他对自己说:“要是阿黛尔抬起屁股去上厕所——那我就喝一杯。”

刚好,阿黛尔的确站起身,不过只是为了把一个大气球重新固定在墙上。

然后,她看着乔,不知什么原因,她看上去很害怕——这模样她8岁那年得溃疡时才有过,那个夏天他们住在车站附近,空气中有焦油的气味,风吹过牛蒡,一度,当他醉酒的时候,牛蒡和风的气味好像曾使他害怕过。这时,阿黛尔突然跑到屋那边远远的尽头,小心翼翼地坐下来,俨然刚走进一家餐馆。

丽塔跟维尔跳了舞,然后又跟河对面的有个男的跳,又跟克雷·艾维利特·麦德吉尔跳了两曲。接着,她又喝了杯香槟,继续跳起舞来。此时,舞池里全是跳舞的人,但不知怎么,乔觉得很可笑。他知道自己独自坐在角落,看上去也很可笑——但他没心思让自己做什么。他的前面有两把椅子,那个挺着大乳房、皮肤橄榄色的西莫尼·巴丝正和她父亲亚伦·加勒特坐一起。大家说她是“认的女儿”。这儿有新泽西来的人——就是河下游的那片森林,迈拉的亲戚就是从那儿来的。这儿有皮肤上扑满香粉、频频举杯要茶的老妇人,还有十一二岁的姑娘,戴着让自己适应的乳罩,跟比她们矮许多的堂兄弟学着跳舞。





乔看了看四周,但与其说他在看人,不如说他在看安装的电灯、插座,在听水管和下水管的声音,因为5年前,他跟塞西尔和莫法特·麦克杜莫一起建了这个中心。他在想着昏暗的暮色中雪地里潮湿树皮发出的淡淡的气味,想着森林的气味,里面黑黢黢的树木潮湿、古老,想着落在上月暴风雪残迹上的新雪的气味,想着那些窗户上黄昏留下的最后一抹红光,还有汽车经过的声音。

不喝酒这种事太可怕了。他想起那个逍遥之地和那个友善地嘲笑他的神父——他自己也是个酗酒者。可如今,对曾经赞赏过这位神父的乔来说,这是不是更滑稽可笑?还有那音乐?乔在想,每个人一听到音乐就不能自己了,他们以为这音乐是专门为他们演奏的,其实跟他们毫无关系。一旦出去走进雪里,没有了音乐,他们会迥然不同。乔感觉到了。

而且无论他怎样地想让每个人玩得尽兴,那也无关紧要,因为只要有痛,谁还能尽情尽兴?

维尔又从身边走过,可这次没说话,而是朝一边看,头垂着——仿佛他们的话已经说够了。

天越来越黑,雪在下,落在门上,窗户上和汽车的车盖上,落在社区中心的窗户上,中心里面的灯光呈小四方形照在荡漾的暖流上。

“圣帕特里克^①总在这时给我们带来风雪。”大家说,然后一齐祝酒。

迈拉很少喝酒,但今天也已喝了3杯香槟了,她手托杯子站在角落里,抽着香烟,婚纱折在她的头发后面。这时,一辆扫雪机从路上开过,整个建筑颤抖起来。

迈拉穿着白礼服站在那儿,样子看着好像10年前早结了婚

^①圣帕特里克是爱尔兰的保护神。

——当时就像现在这样，有雾，开始下雪。一时间，屋子的中央只有那件礼服，马口铁屋顶生了锈，飘来一股让人昏昏欲睡的气味——似乎社区中心开着三盏灯，暖暖的，似乎她是个孩子，曾兴高采烈地在黑暗中踩着一堆堆污迹斑斑的积雪走了。

再开口说话时，她朝厨房望了望，看见厨师们正在吃东西，然后回过头，看着正对她说话的人。

“一切都恰到好处。”那个从新泽西来的小妇人对她说。“是的。”站在旁边的另外一个女人说，好像不太自在。

“而且舞跳得很好。”

“是的，是的。”迈拉边说边把香烟塞进一只空瓶子，稍微屈了屈身子。她的礼服太臃肿了，要走动得把半截衣服全撩起来。她的高跟鞋是白色的，白色连裤袜上的网孔露出小块小块平滑的肌肤。

女厕所的门前排着队，好在多数男人都跑到外面中心的背后去方便去了，所以阿黛尔钻进男士的厕所。她穿了件棕色的衣服，兜帽是嫩黄色的。她的脸很白，眼睛很大。

她洗了洗脸，拿出一张纸巾，打湿，放在自己的脖子上。她开始咕哝，好像在说什么外语。接着，她镇静了一下，又走了出来。

阿黛尔走进屋子，坐在一个角落里，凝视着一个啤酒杯。她看了一阵，这时米莉跑了过去，想坐上她的膝盖。

“走开。”阿黛尔无力地说。她站起身，左右微微翘起，朝后门走去，然后抓住吧台的边缘。

“再来一杯可口可乐？”酒吧招待朝她笑着问。她勉强地笑笑，摇摇头，然后又朝前走去。门开了，有个男人从她身边走过。雪吹了进来，从外面森林和空廓平坦的海湾吹来的风夹着傍晚的冰朝她迎面扑来。

“唉，”她说，“我还是再坐会儿。”她返回男厕所，坐在地上。





跃。

卡车引擎和雪的气味使他昏昏欲睡。他虽然喝了伏特加,但他没再喝第二口。有一次,刚戒酒不久,他去迈拉家参加一次聚会。格洛丽娅·巴斯特拉切给了他一杯加了朗姆酒的摩卡咖啡。可他刚喝了一口,吞了块巧克力,就把其余的全吐了。格洛丽娅道歉地说:“只是杯摩卡咖啡,又不是毒药。”然后身子一扭,用对待乔的一贯态度对丽塔说她犯了什么错。从此,格洛丽娅好像比以前更生他的气。乔只好离开聚会,去了镇上。走了大半个夜晚,他觉得自己好像喝了酒,而且既然已经喝了一口,那又是什么在阻止他再喝一口?如果没有什么在阻止他,那他干吗不喝?喝了酒,他为什么又不可能侥幸一次呢?各种各样的理由向他袭来。此时此刻,他的思绪也是如此。

一开始,他的腰是怎么受的伤?因为他喝醉后曾经想做什么事。天黑之后他把拖拉机开了出去,想独自一人把森林大火的火路切断。他也几乎成功了——至少在他扑火的这段路上,可拖拉机朝他压来,他被卡在下面,周围全是燃烧的大火。火朝他逼近,乔躺在那儿,前后左右地摇动那轮子想把自己腰以下的身体抽出来。

不过,喝酒不是更好?没人烦他。他自由自在,给任何人都没添麻烦。那是强壮男人惟一的弱点,这个事实谁不知道?除了所有这些理由之外,说到底了,那也没啥不得了的。那他有啥在乎的?别人谁也不在乎。

在十字路口,雪在下,轻轻地落在路口附近那5幢房子的门廊和堆放柴薪的木棚上。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到这儿来。他本来出发去医院的,却拐上了这条路。他摇下车窗,闻着清冷的空气,喝了一口塑料瓶里的酒。树林很静。从车窗望去,满天的雪下在树上,在一间干燥小屋敞开的门前一缕缕地飘洒。乔心想,拥有这地方真好,太像圣诞

“你们现在肯定恼火我了。”阿黛尔挣扎着说，“可我爱你们。”不知什么原因，她脚底有雪和水。

“我是恼火你呀——血流得快死了。”亨尼西医生说，“下次你打算要孩子时，告诉一声。”接着，他的样子很愤怒，好像是知道人们或许反对他说的话。

米莉和拜伦一同站在外面。此时，拜伦对一切都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音乐停止了，接着又开始响起，但仿佛给大厅投下了先前所没有的阴影。拜伦手里拿着一大瓶百事可乐在来回踱步，时不时地用下嘴唇咬住上嘴唇，摇着头。

时间到了，迈拉和维尔该回家了，她穿着婚礼服没法走，于是乔护着她走下楼梯。路边的一条雪堤很平，漆黑，风在上面呼啸。迈拉把脸贴在乔的肩膀上，然后扬起头看着他笑了。接着，她问他什么时候去医院。

乔不知道说什么的好，只是摇了摇他那颗硕大的头，好像什么也没听懂。救护车开上路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在了后面。就这样他留下来了。医生、西莫尼、丽塔，他们都走了；一切都变黑了，道路平坦。他记起医生穿着薄袜和鞋，踩在一块冰上，然后在飘雪中踩着膝盖深的雪转过身，救护车的门打开了。只要听到身旁有人受苦，丽塔就更像丽塔了。他能闻到迈拉温暖的气息扑在他冰凉的脸上。那里面有香槟和巧克力的味道。

“乔，告诉我你喜欢他。”迈拉突然说，仿佛要哭了。维尔站在门口，在入口处躲风。

“当然。”乔说，稍稍有点结巴。“只要你喜欢他。”

“乔，我想要你喜欢他——我想要你和丽塔喜欢他。”

此时此刻，除了他确实喜欢维尔之外，乔啥也想不起来。突然间，也许是因为从她圆圆的嘴巴吹到他脸上的暖气，他按捺不住地爱上了他们所有人。

“度完假回来，你、我、丽塔还有——我们聚在一起组成个家





庭。”她激动地说，两人跌跌撞撞地走进飞雪中。

“肯定。”他说，“当然——肯定。”

然后，他们抓住维尔的小腿，把他塞进汽车。他们推着汽车，左推右推，终于把车推到了路上——大家挥手道别。

突然，迈拉探出车窗，挥手喊道：“乔——乔。”这时，汽车摇晃着车尾，驶出了视线。一时间，万籁俱寂。只有湿润的雪片，远远地，他们能看见汽车尾灯摇晃着远去。

“我看她想让你跟她去。”有人在他背上拍了一掌说，乔突然环顾四周，非常严肃地点点头。

这时，乔在台阶上坐下，汗水贴在他的胸脯和大腿上，他安静了下来。他转过头，仿佛有人在对他说话，可是没有。他看了看手中的铁铲和曾经被雪覆盖的石竹，看了看自己的裤子，上面有块阿黛尔的血迹。他站起身，想去喝放在台阶上的一瓶水。可首先，他朝海湾望了望。此时，穿着借来的那套缝着大口袋的西装，他感到冰一样寒冷。应当去医院，他坐在那儿这样想。他又一次觉得听见有人在对他说话，可他还是没看见任何人。他右手拿起那瓶水，深深地喝了一口。那是瓶伏特加酒。

“你又喝酒了，乔？”克雷·艾维利特说，“你拿的是伏特加。我以为你上车走了。”克雷站在他旁边。两个人个头差不多。

乔突然装出一副早就知道瓶里有伏特加的样子。

“婚——婚礼上不喝。”

“阿黛尔怎么啦？”克雷问，“病啦？”

乔看着他，一时无语。头顶上的电线在漆黑的夜空中哀鸣，远处黑暗中的树木也发出同样的声音。

克雷和乔谈了一阵马匹展览，谁要加马进去，还有去年秋天的猎人大会，乔当时没去。

格洛丽娅来到入口处，对克雷说了几句有关喝酒的事情——乐队还在演奏。她对什么事情说了几句愤怒的话，然后飞快

地看了乔一眼——就像平时她看他一样，她没理他，却漠然不起来。乔向克雷要那瓶子。克雷虽然对他人总是很冷淡，但他始终尽力不得罪乔。有两次他俩差点打架——虽然克雷不怕乔，但却敬重乔。

“当然啦，”他说，“这瓶是你的。”然后笑着进了大厅。

乔走到卡车旁，然后开车上医院去了。

27

153

要是维尔走的是别的路，那他不会出事。8号路和11号路仍然可以通行。但他选的那条道从这两条路当中插过，横穿森林。

迈拉没有注意维尔在做什么，即使当他跨过那座桥沿着沙砾路驶向郊外，她也没在意。车里很热，暖气开得很大，她在想自己是不是把该做的事都做了。她看了看维尔。穿着夜礼服，他看上去很滑稽、很夸张，肩膀和身躯很厚重。他的手很短，指甲一直修到红指头的指尖。维尔是从没出过省但在自己的狭隘中依然自负的那种人。他耸耸肩，看了看周围，然后驾车冲下一座小山。

雪落在车灯照出的那条路上。远处，他们能辨认出一棵大松树正在迫近。迈拉想起来以前见过那棵松树。

“在这条路要开多久才上公路？”她问。

“不知道。”维尔回答。此时，两人都觉得他们应当折回去，但奇怪的是，他们却转了个弯，继续往前开。

“只要上了那该死的公路，我就能找到方向了，或许今晚能





到家。”维尔说的是他兄弟的家。

就在这时，车抖了抖，突然朝一边滑去，然后又转了个弯。

他们开始朝一座小山上爬，车轮飞转，维尔和迈拉笑了。他把车放在低档上，爬上陡坡。上坡时迈拉的头撞了一下，有点颠。然后他们开始下山。

开到一半，汽车熄火了。维尔试图发动引擎，可发现车底下有堆吹积物，于是决定倒车。但在下坡路上倒车太困难了。

“该死的！”维尔说。接着他喝了口香槟，也给迈拉喝了口，然后发动汽车想越过那堆东西，结果车失去了控制，差不多一头扎进积雪中，雪盖住了车盖和挡风玻璃。迈拉一把抓住他，汽车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推到一边，滑下一堵5英尺高的雪堤，然后又熄火了，前轮离开了地面。空气中突然有股汽油味。除了雪，四下一片寂静。

他们大约用了20分钟想把车发动，但蓄电池没电了。

灯光变暗了，维尔把它们全关了。黑夜吞没了他们，道路雪白、死寂。树木在车窗外嘎吱作响。

“我们怎么办？”迈拉问。

他们上了这沙砾路已经开了五六英里。在此之前，最后看见的那幢房子有两英里远。迈拉想起过去曾有人叫她冬天在手套箱里放些蜡烛，再放些意大利腊肠。整天她都没饿过，可现在她突然感到饥饿，她问维尔身上带没带什么吃的。他递给她一小块放在兜里的新郎吃的糕点。

维尔试图尽力而为。他喝光最后一口香槟，把绿瓶子朝外面黑暗中一扔。那瓶子“哧”地一声落在垫子一般的雪上，然后丁当一声掉进沟里。

维尔告诉迈拉，他得原路回去，找人帮忙。他正说着，风吹得汽车左右摇晃，而且这风好像要持续很长的时间。

“锁上门。”维尔告诉她，然后笑了。他没有准备，没法在暴

风雪中走 7 英里路,但他不知道。一旦走出汽车,他并没感到有那么冷。他想,如果一个人能 4 分钟跑一英里(那是他想的),那他可以在不到一个半小时之内走 7 英里。

汽车后排有条新围巾,他把它缠在自己那件中长大衣的衣领外。问题是他没有靴子,只穿了双皮鞋。

他看了看车内的迈拉。“有的路没雪。”他说,“我很快会回来的。”接着,好像是后来才想起的,他把头伸进去吻了吻她。

“给我带点吃的回来。”她说。他取下自己的手表递给她,告诉她数分钟,一直数到他回来。

他转过身,突然滑了一跤,一条腿跪在地上。就在他趔趄着站起来时,身体突然显得很笨重。

他走了一阵,很快便意识到,其实到处都被雪覆盖了。有时雪到了他的胫腿。有时他踩到路的外面,雪到了他的膝盖。他点燃打火机,照着回到路上。有时,白色的雪堆高耸着像他从来就害怕的动物——自从那次去钓鱼,他朋友跑到他前头,他迷了路之后,他就没有喜欢过森林。眼下,他看了看周围,树离他很近,那条路几乎成了条小径,只有一些旧栅栏的木桩作为标记,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走在这条路上。

到处是雪。落在他光光的头上,他的耳朵背后。他的嘴唇尝到了雪味。他想起了在纪念塔旁碰见的一位老兵,看见铁灰色的天空飘下冬天的第一片雪时,他说:“真是精确般的完美。”然后转向当时还是军校学生的维尔,笑了,然后可笑地踢着正步,阴郁地看着前方。

维尔突然想起把小女孩抱在髁关节上的贝琳达。虽然男人更强壮,但他们没法像女人那样轻松灵巧地抱孩子。此时,对感到孤独的他来说,这似乎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不过他不知道为什么。他气愤这些树,这风的呼啸。

他休息了一阵,擤了擤鼻涕。这时,他想起了还在车里的迈





拉,于是继续往前走。他咒骂着这雪,这风,朝黑暗的夜空两次挥舞起拳头。但这毫无结果。他的鞋浸湿了,左腿麻木了。于是,他停了下来,试图把袜子拉得更高,然后吹起了口哨。

他用打火机照路,跌跌撞撞,继续朝飞雪和雪堆里走,粗实的大腿开出了一条道——一条依稀可见的足迹,仿佛很早以前有孩子在这儿玩过。

因为喝了香槟,迈拉得下车小便。她从后座拿起大衣,裹在身上。雪很深,她挣扎着走到一块几乎干燥、没树的地方,来到那棵她曾经看到过但忘了的白色巨松下面。维尔的手表滴滴答答已经走了47分钟了。风雪更大了,不过,在树下那块光秃秃的地方,她能闻到松子和夏日干枝的气味。

她站在那儿,婚纱散了,在风中飘。雪落在她脖子上。她用手拍了拍雪,好像是想把什么东西都抹掉。此时,她想起最近来找她理发的那个女人,想起她漆黑头发下的脖子是多么的白。接着,她觉得眼睛里有泪水。

她还想起了拜伦跟他的鱼和老鼠——有时,晚上他俩单独在一起时,他常为她演戏。他身披一张浴巾作斗篷,装扮凯撒。这是他一直装扮的角色,换句话说,他自己觉得凯撒大帝就得这样。有时候,他会让凯撒杀掉家里每一个人,而有时候,他会让凯撒厚着脸皮,躺在她怀里。

可眼下,当她准备往回走时,她觉得自己听到了一声动物的叫声,浑身冰凉。她突然想到在这大风雪中自己是孤独的,离最近的房子有几英里远,她害怕了。一棵树吱吱作响,接着是另一棵。从站的地方,她看不见汽车在哪儿。听起来好像那野兽正在她身后,她惊慌失措,拔腿就跑。

她朝森林深处跑了30英尺,接着试图找到返回的路。雪覆盖了她的大衣和裙子的前面。一根树枝刮破了她的脸,缠住了

她的头发。

她坐在一根圆木上，看了看周围，好像是在等着谁告诉她做什么事。眼下，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这儿来的，也不知道怎么出去。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瞧了瞧维尔的表想看看时间，她得把表壳上的雪刮掉。表停了。森林对迷途者来说是孤高的。人们咒骂让他们迷途的森林，仅仅是因为它太冷漠了。

最好的办法是循着她的脚印往回走，这也是她试图做的。几个小时以前，她坐在主桌旁，司仪一个接一个地讲她的笑话——可现在，没有什么好笑的了。所有的笑话都变了味，一想到那些说过的话，她的心就往下沉。她继续往前走，可在这漆黑的大风雪中，她只是挣扎着在树林中越走越深。她的心尖仿佛都变冷了。

可正是因为没有找到路——因为有棵被刮倒的树撕破了她的裙子，她只好向左转，蹒跚地走下山，在黑暗中抓住一截树枝——因为来到一条小溪但害怕那是一片沼泽于是又返回山上——因为她停了一会儿发觉一双鞋全丢了——因为等了几秒钟尝了尝被划破的面颊上的血——正因为这些，她救了自己一命。

如果她不是这样，哪怕是早一刻或晚一刻——或朝另外地方偏离了点儿方向，或在那棵刮倒的树上多坐一会儿看时间，或晚一点从汽车出来小便——那她绝不可能在亚伦正在把卡车倒出那块林地时跌跌绊绊地撞到他的车灯跟前。同样，如果亚伦不是像当时那样正好走出房子，他也绝不可能发现她。

一开始，亚伦甚至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可他继续往前开，再一次打开远光灯，看见迈拉正好瘫倒在地。当他走近时，她没有认出他来，而是捡起一根朽树枝好防卫自己，而他则站在一棵树背后，疑惑地看着她，心想她这是要干啥。接着，他笑了，气息中喷着朗姆酒味，脸上堆起皱纹。

突然，她一边试图理平自己的衣裙，一边看着他，然后坐在





雪里。看见她这样做时,亚伦又笑了,伸手把她抱起来。迈拉对他说还有维尔,可此时他情不自禁地把她抱在自己苍老的怀里,两只胳膊在颤抖。

维尔用打火机照明挣扎着往前走。可风一次次地把火吹灭。雪已经盖住了他的肩膀和头发,掉进他脖子后面。他左手拿着手套,那是他的习惯。

一个小时过去了,可他还没走上大路。他把腹带脱了,现在却后悔了,因为雪和风透过敞开的大衣直吹着他的胃。

接着,他决定折回去,回到汽车那儿去。可走了一阵,摔了两跤,他来到一个岔路口,但两条路他不知道该走哪条。

突然,他记起乔和克雷·艾维利特能在森林里走,这使他们对他们很生气。此外,他听见一声关车门的声音,可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接着,他看见马吉在朝他笑,就是他去贝琳达家那天。突然,他打起哈欠来。

过了一会儿,他像是被什么领引着,不可抗拒地朝森林走去,时不时地停下来数数大衣上剩下的纽扣,试图把它们扣起来。他想起当男人们把他抬到汽车跟前时,他是多么自豪地坐在他们手上。所有那些叫喊、欢笑好像变得可笑、悲哀。他为自己没有多说点什么、说点好听的,或换个不同的说法而生自己的气。

在第一座山的山顶,维尔就拐错了弯。他偏离了汽车驶过的路,不知道自己走进了采木的曲径。他的打火机再也打不出火了,手套落在一棵树桩上。围着这树桩他不知不觉已经转了好几圈了。他用手摸的那些树往往是20分钟以前刚从旁边经过的树。他被领引着走向森林,高声喊着迈拉的名字,直到再也喊不出声来,屁股就坐在一个小时前他落下的那副手套上。他掏出手帕,想起了在教堂男宾相把它塞进他衣袋里,还夹了张纸

条。他还没看呢,眼下,他没看见这纸条掉进了雪里。

维尔不知道此时有 20 个男人正在找他。

此时,拉尔夫正蜷在一个黑洞里,灯熄了,在抽烟。他浑身炭黑,只有眼圈是白的。由于头盔很硬,加上泥土,他的头发压得平平的。他尤其没想到的就是阿黛尔怀孕了。对此他自己也一无所知。

他在地底下一英里的地方,正在思考一个微积分的问题。换句话说,他在思考一个人是怎么从过去步入现在这境地的。他不知道,不过他相信这一旦发生,那是很自然的事。而且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不自然的事,或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如今他蹲在地底下洞的洞里,脚踩在一根旧烟斗上——那可能是 7 个月或更久以前被丢在那儿的——抽他自己裹的烟卷。

拉尔夫在这样想:开始他根本不想下井,没这打算。他打算去化验室。他申请的是那种工作。

可现在,他在这儿,在地底下,不是在收集、分析泥土样本,收集溪水和池水样本,而是口袋里揣着起爆雷管,铲矿石、放炸药、搞其他人的恶作剧——有时候头顶着一吨重的矿车爬上斜道。所有这些使他感到自己很特别,他不知道为什么,既然成了这样子,这就是他要做的

工作。他坐在那儿抽烟,聆听着滴水声,他知道自己没别的地方可去。一个物体下落时,它并不知道将掉在哪儿,但在它下落的每一刻,它就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了。

在他头顶上很远的地面,暴风雪在嚎叫,但在这儿,在地底下千米深的地方,在一条陈年巷道的裂缝里,在一个寂寞的小洞中,他看到了隧道尽头两个人的头灯,还有两点香烟的光。

乔朝他的营居开去。岔路的地方雪很大,他停车想考虑考虑。他把车停到路边,看着雪从挡风玻璃上塌下来,在车灯前跳



贺卡了。他擦了擦脸，又喝了一口。

他又多逗留了 10 分钟，时而呷一口酒。可就在他准备掉头返回时，乔突然有种沿着这条他熟悉的雪道再往山上开的欲望。那儿太寂静、太安宁了，他禁不住想去那儿。车窗没有摇上，他的脸能感到空气在吹，他继续朝森林深处开去。他一直想着要去那山上，去看他的女儿和未出世的孙子——跟他们在一起——可他总是做其他的事，时而下车，砰地关上门，呆望着天空。还有一次，他离开道路往林子里走了 40 码，去看前年秋天他用树搭的一个亭子。当他出来时，有两只科伊狗^①从他前面跑开了。接着是一头硕大的雄驼鹿，背上盖着雪站起身，笨重地朝另一个方向走了。乔觉得万物都在这儿，这儿的一切都以它们理所应该的方式存在着。

这时，他转到卡车后面，在一堆旧纸箱、旧轮胎中，在一些厚木板下寻找，找他的雪鞋和绳子，他肯定自己有这些东西。

他绑好雪鞋，回到车上，打开收音机听音乐。

他又开着车，上了一条去年秋天新开辟的采木用的道路，出于突如其来的灵感，他选了这条路。他想知道自己能不能沿这条新道走出去，一直到那条小溪。就是他和米莉在附近露营的那条小溪。他不知道迈拉刚才见到的就是那条溪流。卡车引擎在运转，夜空中有股汽油的味道，雪越来越深。他又停下车——检查一下看带没带他随身该带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带了，只是想更保险一点。

他来到那条路上，走到那间披屋，点燃一支烟，在那儿盘坐了一会儿，看了看四周。在身后很远的地方，他闻到了风的气味，也听见了那头驼鹿撞断东西的咔嚓声，还听见了科伊狗的叫声，紧接着，一切又沉静了。

^①丛林狼和野狗的杂交后代。





他回到车旁，穿上雪鞋，朝小溪边走去，手里提着那瓶伏特加。雪落在他脸上。这儿，在一片黑乎乎的桤木下，小溪变宽了。树桩早被犁入土中，雪盖在树桩和桤木上。他的左边是一座水池，在那儿有座海狸以前垒的土坝怪里怪气地矗立在黑暗中。

他在布鲁克维尔的营居坐落在水池上游两英里的地方。于是他朝那个方向走去。夜晚走在小溪旁，他惊动了一只小动物，大概是只鼯鼠，那小东西跑了，在雪地里漫无目的地跳，飞快地逃进一片灌木丛。在水池上方的某一处，他跨过小溪，来到几条采木用的旧道旁。他踏上其中的一条路，朝他的营居走去。

他望着脚下，不时看见一排凹痕，几乎被新下的雪掩埋了。他看着这些脚印，心想谁会来这儿，接着他又想，也许在大风雪的天气里雪就是这样积起的。于是他没在意这痕迹。

他在营居生了堆火，点燃提灯，在周围找了一圈，然后察看了一遍墙壁，想看看有没有冻坏。接着，他情不自禁地看了看那瓶伏特加，突然把酒倒进了雪里。

他躺了下来，渐渐地陷入睡梦中。一根原木在火中劈啪作响，余烬还在燃烧。

一个小时后，他猛地一下惊醒了，好像他有什么立刻要做的事。是的，他得去医院。他穿上大衣，把雪鞋重新套上，出发了。暴风雪停了。一些干雪沿着高高的雪堆乱飞，月亮刚从依旧被风摇晃和折腾的树林背后升起。风更清新、更寒冷，他的眼睛水汪汪的。

好长一段时间了，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很好，很幸福，头脑没在想什么特别的心事。

就在这时，他恰好走上了一条采木的道路，这条路斜连着他上来的那条路，通向他刚刚跨过的那条小溪。因此，从这条路走，他会走到小溪的上游，但会更快些。他往前走着，此时，月亮已经上了树顶，雪地里他又看见了那些凹痕。他蹲下身，更仔细

地看着这些脚印。他看到这脚印是在慌乱中穿过这条采木道路，弯来拐去进了那片林子的。要么是有人在取捕猎的夹子，要么是有人迷路了。

乔花了点时间才发现并注意到了那些树，他意识到不论这人是谁，他走的圈子已经是越转越小。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他又回到那条采木的道路，想像出一条直通那些圆圈中央的线路，直插进去。他翻过一座小山，在那儿，在离小溪约 50 英尺的地方，他看见维尔蜷缩在一棵树桩旁，双手捂着脸。

这时，维尔抬起头看着乔说：“我把手套丢了，乔。”接着他笑了，仿佛丢了他的手套会是乔最关心的事。接下来，他又陷入了昏睡。

乔脱下自己的大衣，围在他身上。他扶着他站起来，不停地摇晃把他摇醒。

接着，他驮着维尔跨过小溪，穿过一块空地和矿渣地，朝自己的卡车走去。他的腰有些疼痛，但他没有怎么感觉到——虽然不知道这一切发生的过程，但他惟一懂得的是，因为这事发生了，所以现在无法改变。





Le Conseil des Arts
du Canada

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Acknowledgements

The publisher and translators of this novel
would like to make their grateful acknowledgements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 and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nada.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readership,
they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their thanks to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for its generous support and ardent commitment to the promotion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Canadian people.